118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CL
JUL 25 1960
5061/5600.1

# 中國語文

# ZHONGGUO YUWEN

5
1960

# 1960年5月号(总第95期)目录


語言科学要为农村的文化教育建設服务(社論) ……………………………………………(201)

在毛澤东思想的紅旗下——对毛主席語言的学习和研究

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进一步推动語言学的发展 ……………潘尔尧(203)

毛主席著作中的語言波瀾 ……………………………………………赵洪勛(206)

学习毛主席对文字表达精益求精的精神 ……………………………朱泳燚(208)

毛主席树立了使用方言詞的典范 ……………………………乔惟森、肖淑(211)

关于助动詞 ………………………………………………………梁式中(213)

也談助动詞 ………………………………………………………王年一(217)

补《試論副动詞》 …………………………………………………陸志韋(220)

动詞后的"給"的詞性和双宾語問題 ……………………………胡竹安(222)

关于語言学中的結构方法及数理語言学应用語言

学問題的討論 ……………………………………〔苏联〕Б. В. 高尔农(225)

对《語言学中的一些理論問題(导論)》的意見 ……………〔苏联〕A. C. 契科巴瓦(227)

关于問題报告書《語言学中的一些理論問題》 ……………〔苏联〕C. K. 邵勉(233)

关于語言結构分析工作的决議 ………苏联科学院文学与語言学部普通語言学委員会(236)

电子学和語音学家 ……………………………………〔英国〕H. J. F. 克拉貝(238)

傳注訓詁例述略 ……………………………………………………蔣礼鴻(243)

讀《金元戏曲方言考》質疑 …………………………………………潘庚(244)

語文短評

749—770 ………………………………………………………………(248)

語文笔記

"聞"的轉义用法时代还要早 ………………………………………孟倫(216)

动 态

南开大学中文系积极开展語言科学研究 ……………………………張西萍(202)

西北大学中文系积极研究毛主席的語言理論和語言实踐 …………馬天祥(212)

湖南师范学院語言教研組的教学和科学研究 ………………………秦旭卿(250)



中國語文

編輯者：中国語文編輯委員会 北京西城端王府夹道7号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45号
印刷者：北京京华印书局 北京虎坊桥
总发行处：北京市邮局
訂購处：全国各地邮电局
代訂另售处：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月 刊

1960年5月22日出版 每册定价人民币 0.24元(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1 25,183 代号 2—44

社　論

# 語言科学要为农村的文化教育建設服务

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上，李富春副总理做了"关于1960年国民經济計划草案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李副总理明确地指出："为了促进农业的迅速发展，工业、运输、商业、金融、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各个部門都要把支援农业当做自己的重要任务，并且适应这个任务的要求，具体安排本部門工作。"

农业是国民經济的基础。农业的迅速发展不仅能够保証粮食、飼料和工业原料有充分的供应，而且必然会促进工业以及科学、教育、文化等上层建筑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各个部門支援农业，在一定时期內，将使农村人民的思想、政治各方面的水平大大地提高，使农村的面貌起根本的变化。由于农业生产水利化、机械化、化肥化、电气化，农民将会跟現代工人一样，能够操作各种机器和自动装置，农民和工人的差別就会消除；由于农村的电气化，房屋、街道、交通运輸和物質生活各方面的現代化，城乡的差別将会消失；由于农村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农村人民的文化、教育、科学水平的普遍提高，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差別将会消失。这一切意味着，为我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由此可見李富春副总理的指示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作为科学事业的一个組成部分，語言科学当然也要支援农业。这里所謂支援农业是指語言科学要为农村的文化、教育建設服务。具体說来，語言科学要面向农村，特別要使广大农村的人民掌握語文，从而掌握現代文化、科学、技术。这里所謂掌握語文，事实上就是掌握汉族語文，这是一方面因为汉族人民占我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另一方面因为各少数民族也自觉地認識到，除掌握本族語文外，还有学习汉族語文的必要。

語言科学所以要为广大农村的人民掌握語文进行研究，是因为汉語需要規范化，同时文字又在改革的进程中。我們有必要研究广大农村的人民在閱讀上和書写上所接触到的詞汇、語法和有关問題，以便編写适合他們用的語文教材、詞典和讀物，首先是扫盲和业余高小、业余初中用的課本。

中共中央最近发布了关于推广注音識字的指示，指示指出："提前扫除青壮年文盲是提前实現农业綱要四十条的重要关鍵之一，因此，推广万荣县的多快好省的扫盲經驗是一項重要任务。"目前各地农村正在大力扫盲和大办业余高小与初中，已經有十几个省用拼音字母給汉字注音来加快扫盲的速度，巩固与扩大扫盲的成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这群众文化革命的新势形面前，我們語文工作者应当做而且能够做的事是很多的。比如說，注音識字是一項新的工作，教材、教法两方面，特別是如何改进拼音教学和結合注音教学汉字，都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我們希望各高等学校中文系的同学們騰出一部分时間，亲自到农村参加这項研究工作。这是联系实际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同时同学們还可以参加农村的生产劳动，这也是有很大好处的。农村的扫盲和业

余学校的教师的文化水平一般較低，如果他們能得到高等学校学生的輔导，他們的教学質量可以得到提高，这对于农村的扫盲和业余教育是很有利的。

中共中央这次的指示还指出："为了加速扫盲和减輕儿童学习負担，現有的汉字还必須再簡化一批。"現在已經正式推行的簡化字只有五百一十七个。还有偏旁类推的簡化字大約一千二百多个，因鑄制銅模需要时日，还沒有正式推行。很明显，現有簡化字还不够用。各地流行的簡化字比正式推行的簡化字多得多。由于这些簡化字的使用有某种程度的混乱情况，我們就有必要进行整理工作。如何整理尙未正式推行的簡化字，并进一步簡化更多的汉字，是急待研究解决的一个重要問題。

簡化汉字的工作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减少笔画，另一方面是减少字数。为了便于学习，我們应該多造形声字和在不引起混淆的情況下，尽可能采取同音代替的办法。指示說："这一任务必須依靠广大群众，广大群众对此是十分热心和有办法的。"我們希望語文工作者跟群众在一起进行研究，多想办法。

教学汉語应該以詞为单位，这是大家公認的。但是由于詞汇的研究工作沒有做好，我們只是零星地教学詞語，沒有能够拿出一套詞汇来进行系統的教学。詞汇的研究工作首先要把普通話的詞汇和方言詞汇、現代詞汇和古代詞汇加以区分，然后把現代普通話詞汇加以整理，編成一套現代普通話的常用詞汇，加以注釋編成詞典。这样的詞典不独可作为編輯課本和讀物的依据，还可以作为学习詞語的工具書。

农村广大人民需要学习語法，以便能够正确地使用汉語。語法学家曾經做了不少关于汉語語法的研究，也写了不少書，但是这些書絕大部分都不适合工农学习。工农大众需要的是能够获得用詞造句和作文的基本知識的簡易、通俗的語法課本。我們希望高等学校的师生們为研究編写这样的語法課本而努力。

我国农村正在經历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从土地改革开始，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完成，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改变，到了人民公社的創立，农村的政治、經济、文化各方面都以飞跃的速度前进着。在这个大好形势和光明燦烂的前景的鼓舞之下，讓我們語言学界的同志們响应党的支援农业的号召，为使广大农村的人民掌握語文，从而掌握現代文化、科学、技术而奋斗！

## 南开大学中文系积极开展語言科学研究

在党总支作了"高举毛澤东思想旗帜，树雄心，立大志，努力攀登科学頂峰，为实現1960年中文系各項工作全面大跃进而奋斗"的动員报告以后，南开大学中文系語言学教研組的科学研究，已經积极开展起来。今年1月份出版了«同义詞分析»第二輯。«古代汉語讀本»也将在6月以前出版。在此基础上，师生結合，現在又掀起了一个大搞語言科学研究的群众运动的新高潮。

今年，我們的重点研究項目有«毛澤东論語言»«习作講义»«現代汉語句型研究»«同义詞詞典»和«古文观止选譯»，等等。«現代汉語同义詞詞典»将作为党的四十周年生日的献礼。

«現代汉語句型研究»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我們編写这本書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讀者的語言修养，使他們知道哪一种意思常用哪一种句子来表达；哪一个动詞能造哪种句子，不能造哪种句子等，这样就可以很快地掌握汉語的造句法。同时，这本書也为研究汉語的人提供了較丰富的句型材料，可以进一步促进汉語規范化。目前，我們已經掌握了三百多种現代汉語句型，全部編写工作将在今年国庆节以前完成。

党的坚强領导是我們胜利的保証。我們正高举着毛澤东思想紅旗高歌猛进。（張西萍）

# 在毛澤东思想的紅旗下——

# 对毛主席語言的学習和研究

## 学習毛主席的哲学著作，进一步推动語言学的發展

潘尔堯

最近听到几位同志談，学习毛主席著作应該从三方面有联系地进行：第一，要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拿它来指导我們的研究工作；第二，要学习毛主席的語言学說，这对于語言科学有更直接的指导意义；第三，要学习毛主席的語言实践，因为毛主席的語言是現代汉語的典范。他的哲学思想、語言学說在指导我們的語言实踐、促进汉語規范化等方面都有极其偉大的意义。我認为这三方面确实是很重要的，这里想就第一方面談些粗淺的認識，希望得到同志們的指正。

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貫串在他的全部著作和言論中，它不是一門簡單的課程；必須联系实际，不断反复地学习。也就是說，必須用毛主席所闡述的認識論原理来指导我們学习他的著作，才会有成績。就学习認識論原理說来，我看《实踐論》和《矛盾論》是最重要的文章。这两篇哲学著作对我們語言科学工作者有哪些教益呢？

一、"理論的基础是实踐，又轉过来为实踐服务"，①实踐——理論——实踐，这是毛主席在《实踐論》中所指出的馬克思主义的哲学辯証唯物論的两个显著特点之一。它是对脫离实际的研究态度的針砭。我們有些語言学家，口头上也承認这个眞理，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是另行其道，至少过去是这样的。就以几位有成就的語法学家为例吧。王力先生在《汉語語法綱要》的"导言"里公开宣揚脫离实际的主張。他說：

> 現代語言学里的 grammar 只是对于某一民族的語言事实加以分析，并不怎样着重在矫正坏习惯，更不会企图改善語言。②（原无着重点，下同）

呂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第5頁也有脫离实际的論調。他說：

> 我們为什么要学习文法？本来，学习文法只是在学习外国語的时候最为重要。汉語是我們从小学会了的，他的文法条理已經不知不觉的印在我們脑筋里面，无須再学习了。但这只是理論上的說法，事实上，假如我們小时候会的是一种方言，我們学习标准語就得注意标准語的文法。③

从理論上說果眞无須学习語法了嗎？显然不能这么講。高名凱先生也在其自我批評中提到自己曾經認为"搞理論的人可以不解决汉語的实际問題"。④ 总的看来，脫离实际是相当普遍的毛病。

由于有些語言学家不想解决实际問題，所以他們的研究工作也就可以不顧語言事实，拿主观的想法到語言中去找証明，合則取，不合則弃。以高先生自我批判的原話来說，就是"喜欢为某种学問或問題搭起理論架子，而不注意（甚至不管——引者）这种理論是否从实际中来"。这話說中了某些語言学家的通病。搭起架子然后找不到实际証据怎么办呢？方便得很，自己創造！于是"我的心象水似的"应該补充成为"我心里的干淨象水的干淨似的"。还有这样重重迭迭的句法："他的儿子的先生的儿子"，"那个最有学問的女人的最难看的臉孔"。⑤ 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实，就是語言学家沒有以馬克思主义辯証唯物論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

① 《毛澤东选集》第一卷，1951年10月，人民出版社，283頁。下文所引，卷数从略，只注頁数。

② 参看《中国語文》1959年1月号，刘建輝等同志文。

③ 参看《中国語文》1958年10月号，熊正輝等同志文。按：呂先生解放后的提法已經改变，见1951年的《語法修辞讲話》、1952年的《語法学习》以及1953年的《語法三問》等著作。此处轉引，旨在說明語言学界有过严重脫离实际的思想。

④ 见《中国語文》1958年10月号，高名凱先生自我批判的文章。

⑤ 同注②

作的必然結果。两年来对資产阶級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学术思想作了不少的批判，可是从某些語言学家的答辯或自我檢查中，看得出旧思想并沒有完全挖掉。为了眞正地树立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点，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是刻不容緩的。

毛主席在《实踐論》中指出："只有人們的社会实踐，才是人們对于外界認識的眞理性的标准。"(283頁)語言的运用离不开人的社会实踐，語言的正确与否只能以約定俗成的标准来衡量。約定俗成的規范就是經人民群众長期的社会实踐檢驗过的眞理。語言学家从事理論工作，其任务是根据"十分丰富(不是另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錯觉)"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論理来"。(289頁)这样，語言学才能指导实踐，才能为人民服务，如果閉門造"句"来証实自己想当然的"理論"，就会給讀者带来損失。毛主席一再强調，"一切眞知都是从直接經驗发源的"，(287頁)"从認識过程的秩序說来，感觉經驗是第一的东西，我們强調社会实踐在認識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踐才能使人的認識开始发生…。"(289頁)語言学家必須記住这些話，要从語言的实踐中去研究語言。然而我們决不否認理論的重要。毛主席又說："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質，反映事物的內部規律性，就必須經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覚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眞、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論的系統，就必須从感性認識跃进到理性認識。"(290頁)这一段話最簡要地說明了理論的重要性。只有理論才能"更深刻、更正确、更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290頁)不过这种理論不是"先搭架子、后造例子"的胡編，而是科学地处理丰富材料的結果。所以，强調从实际出发，絲毫也不貶低理論工作的意义，相反，倒是对語言学家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要求他們刻苦鑽研，提出切合实际的理論来。

从实踐过程中总結出来的理論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它反过来又能指导下一步的实踐。毛主席說："馬克思主义看重理論，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291頁)我們的語言学家，都程度不同地有"我只搞理論，自有人去联系实际"的思想。有些專家对推广普通話、汉字改革等重大的实际工作出力不够，而一心一意地去搞"高深"的理論。这种态度不仅犯了把理論和实踐割裂开来的錯誤，而且还多少有点权威思想作祟。

語言学家要为人民服务，就必須把理論用到实踐中来。毛主席写《实踐論》和《矛盾論》都是为了克服教条主义，这件事也就是理論为实踐服务的范例。我們应該学习毛主席的这种精神。

二、必須彻底克服教条主义，才能推动語言学的发展。任何事物总是发展的，人的認識也是这样。某一个时期的科学成果，决不是万世不易之理。"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們的認識运动是沒有完成的。任何过程，…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們的認識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293頁)語言学上的教条主义表现之一，就是不大願意去肯定語言发展的事实，新的、不合乎旧框子的东西就認为不好、不对。于是"工作有新的起色""教育他們彻底了解…土地改革政策"这些句子都在指責之列。① 誠然，我們应当反对損害祖国語言純洁性的現象，但是好的、符合人民交际需要的新形式不应該一律反对。如果拘泥說"起色"沒有不是新的，因此就不能講"新的起色"，那么"新的发展""进一步发展"能不能講呢？显然，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完全同意的。

不願意正視語言发展的事实的人，不仅拿旧框子指責新的东西，而且还拿現代的框子去給古代的語言現象起各种各样的"变种"的名称。比如語法方面，古今詞序不同的，就把古代的叫做"倒装"或"变次"等等，儼然古人把現代的句式"倒"了一下似的。其实，說明語言的现象有必要作历史的比較，但古今語言只有发展上的联系，不能作为衡量正确性的标准。古今乱套也是一种教条主义。

語言学上最严重的教条主义是洋教条，其害处也最大。我們語言学界的前輩大多数都受过欧美資产阶級語言学的影响，他們介紹外国語言学里的好东西，当然是有功的，但是也每每把糟粕搬回来了，这就应該批判。

十九世紀欧洲普通語言学并沒有概括汉語以及許多东方語言的材料，所以"普通"二字很有問題。不同的語言是不同的社会里的交际工具，它們各有自己的发展过程和特殊規律。可比附的現象不是沒有的，研究汉語可以借鉴，但是不能原封不动地搬来硬套。而且洋教条不只是硬套，甚至还附和污蔑汉語的論調。

搬弄教条比之深入研究当然要省事得多，搬洋教条更不容易暴露家底，可以装腔作势吓唬人。毛主席在《矛盾論》里批評教条主义者是懶汉，"他們拒絕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776頁)这种不肯做艰苦的研究工作的人，有不劳而获的思想在作怪。

洋教条和教条主义者的思想方法同样是形而上学

---

① 参看《中国語文》1959年1月号，刘建輝等同志文。

的，他們"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767頁)这种思想方法的實質是主观唯心主义。有人几乎把外国資产阶級汉学家当作"教主"来崇拜。①难道我們研究祖国的語言还会不如那些"教主"嗎？洋教条是扫除未淨的旧东西，必須把它肅清才能够树雄心立大志。

語言的規律性有一般的，有特殊的，拿印欧普通語言学的理論来解釋汉語不是都行得通的。毛主席說："我們的教条主义者…，一方面，不懂得必須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認識各別事物的特殊的本質，才有可能…充分地認識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質；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們認識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質以后，还必須繼續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776頁)姑不論印欧普通語言学沒有概括丰富的汉語材料，即便其中有些理論对于汉語也合适，我們仍然要深入地研究汉語，尤其是汉語发展中新出現的东西。洋教条妨碍我們向这一方面努力，我們必須听毛主席的指示，深入地去发現汉語和各少数民族語言的特点。

洋教条不但拿印欧普通語言学理論来套汉語，甚至还拿某一种印欧系語言的規律来套汉語，这在語法的研究上尤其突出。②这种研究的方法害处很大。試想，如果說某种外語所沒有的現象汉語就不能有，它有而汉語沒有的就要硬凑一条，那还怎么談得上深入研究汉語、掌握其規律呢？

毛主席在《矛盾論》里引列宁的話教导我們"对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这是医治教条主义的良藥。

十年来的語文工作証明：凡是理論联系实际的，成績就大，比如推广普通話，制定拼音方案，推行簡化汉字，等等。凡是深入調查研究的工作，成績就大，比如汉語方言的普查，学話手冊的編写，少数民族語言簡志的編写，等等。凡是打破旧框子的大胆創造，成績也就大，比如一些高等院校的青年同志編写的語言学教科書和論文集，等等。举不尽的事实都証明毛主席所論証的認識发源于实践的正确，以及克服教条主义的重要。

另外，还得提一下教条主义在語文教育方面的危害性。据我們了解，有的高等师范学校的中文系同学在教学实习中不善于批改作文，个別人甚至把欠通的句子改成大不通，平日所学的語法修辞不頂事。这是我們高师語文教学脫离实际的反映。教师編写講义依据通行的几本語法書以及杂志上的文章，例句展轉抄襲，有的著作連解釋例句的語言也是千篇一律。这一类文章多了，讀者就会失望，他們学来学去就限于那么些內容，很难提高。高师学生实习时只能講解熟悉的例句，特殊一点的就束手无策。某些專家的著作，虽說是教科書，其实很不适合于教学。比如《新著国語文法》，光以名詞为例吧，名詞分三大类：特有名詞(略别为六种)，普通名詞(再分为三种)，抽象名詞(再分为三种)。特有名詞中所謂"略别"为六种是什么呢？就是人名、特种团体名、地名、国家种族名、时代名、書篇名。普通名詞、抽象名詞的細类不必列举了。③試問：象这样的分类对学生的語言实踐有什么指导意义呢？照这样分法，要分为好几百类也不难。斯大林說："文法把詞和語加以抽象化，而不管它的具体的內容。"④語法分类一加上意义內容，势必煩瑣不堪。不仅不能解决具体問題，倒給我們的教学工作带来不小的害处。至于为分析而分析更是浪費时間，⑤其流毒也是不下于煩瑣的分类的。

三、語言科学也必須大跃进。十九世紀欧洲語言学对我国語言学有过好的作用，比如历史比較法对于汉語音韵学、方言学的研究都有好处，拉丁語法系統(所謂"学校語法")对于汉語語法的研究也有启蒙之功。但是由于西欧資产阶級学者的观点方法有問題，所以对他們的理論就不能无批判地接受。某些欧洲汉学家如高本汉等对汉語的污蔑，更要严加批判。即使用来解釋印欧諸語言，普通語言学的原理也要經常修正与补充；用来研究汉語，更有必要通过批判才能接受。毛主席一再教导我們，学习古人和外国的东西都要批判地接受，不能死搬。《实踐論》中所闡发的認識論原理告訴我們，在无止境的运动过程中，認識的发展、深化也是无止境的。語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研究語言也必須联系社会的历史去寻找規律。⑥語言学本身也永远是发展着的，欧洲語言学更不能限制我国語言学的前进。

我国語言学有无限的美好前途。許多工作需要鼓足干勁去做。第一，摆脫洋框子，从語言的事实出发，深入研究汉語。一本規范性的現代語法是迫切需要的；語音、詞汇的研究也不能忽略。这些研究对于促进

① 《中国語文》1958年10月号，高名凱先生自我批判文。又1959年1月号，严修等同志文。

② 参看《中国語文》1959年1月号，刘建輝等同志文。

③ 见原书，1954年18版，102—111頁。

④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譯本，21頁。

⑤ 参看《中国語文》1959年1月号，刘建輝等同志文。

⑥ 同注④，20頁。

汉語规范化都有重大的意义，这是科学为政治服务的最具体工作。研究汉語，除了研究普通話以外，也要研究现代方言和历代的書面語。近几年发表了不少关于方言語法的和历史語法的文章，方言普查也产生了一些初步报告。汉語方言和汉語史的研究都是建立严整的汉語語言学的必要前提。毛主席在《矛盾論》中說：

> 就人类认識运动的秩序說来，总是由认識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識一般的事物。人們总是首先认識了許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識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776 頁)

这一段話不但对于建立汉語語言学有重大的意义，并且对于通过我国各民族語言的研究来丰富普通語言学有极大的意义。

第二，及时总結汉語研究以及少数民族語言研究的成果，建立眞正的普通語言学。这一方面語言学家的責任更大一些。我們不但能以各族語言研究的成果来充实普通語言学，而且也能总結实际語文工作的經驗来解决語言学为政治服务的新課題，后一点是西方国家的普通語言学所沒有做过的。

第三，語言学方法論的探討也是我們的重要任务之一。破旧必須立新；不立新的，旧的就会复活起来。我們批判資产阶級語言学家的方法論，必須建立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的方法論。我們完全有条件这样做：我們有毛主席哲学思想作指导，有十年来实际工作的丰富經驗可以总結，有前人的經驗可以借鉴，有苏联的經驗可以学习。建立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的方法論对于我国語言学的发展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这个方法論应該包括两方面的內容，一是处理語言材料寻找語言規律的方法，二是語言教学法。为什么后者也列入語言学的方法論呢？因为随着文化建設高潮的到来，語言教学的重要性将日益提高。在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里，語言教学的效率如果提高，对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設的作用将是不可估量的。**（甘肃师范大学）**

# 毛主席著作中的語言波瀾

赵洪勛

我們閱讀毛主席著作的时候，常常被那深入淺出、概念准确、感情洋溢、气势磅礴的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踐相結合的理論所鼓舞。这种效果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毛主席有深厚的阶級感情、广博的知識和卓越的見解；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毛主席运用了准确、鮮明、生动的語言。正是这样，也就形成了毛主席文章的独特風格，而这种独特風格的表現之一，就是文章中的語言波瀾。

这里提出的語言波瀾，是指語言运用的变化，它包括夹叙夹議、語气变化、反复論証，等等。这是綜合性的修辞手段，是使文章生动的重要条件。我們認为，毛主席著作中的語言波瀾有下列三个特点：1）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有机地交錯表現，抽象概念和具体事物相互映发；2）語句所表現的感情在論証过程中有着激緩揚抑的变化；3）在辯論过程中，批駁反面意見，突出正面意見。

把邏輯思維領域中的抽象概念和形象思維領域中的具体事物交互反映出来，簡單地說也就是夹叙夹議。这种表現方法首先是在一句抽象的邏輯論証中突然停頓下来，插入足以概括和說明某些道理的短語，加以形象生动的叙述，使議論显豁明朗。这所以說是插入，是因为假若从文章里抽出这些叙述性的句子成分，上下文同样可以連貫起来，并不影响文章的严密性和系統性；但是一經插入描繪，就能通过插入的比喻、諺語、成語等使原来的意思更加形象地感染讀者。例如：

> 1）如果避免了战略的决战，“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烧”，虽然丧失若干土地，还有广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促进并等候国內的进步、国际的增援和敌人的內潰，这是抗日战爭的上策。(469—470頁)
>
> 2）要胜利又忽視政治动員，叫做“南其轅而北其轍”，結果必然取消了胜利。(443 頁)
>
> 3）說理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給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們大喝一声，說：“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們治疗。(854—855頁)

插入的另一种形式，就是插入的內容比較完整，用一句或几句完整的句子来闡明已經被提出来了的論点；或变換原来的笔調，以扩大論証的效果。这种較完整的插入的句子是和上下文紧紧相連的。插入的內容是比喻、神話故事、詩句、古語、对偶句、成語典故，等等，因此能深刻而广泛地闡明道理。如：

> 1）…沒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实踐統一的态度，就叫做沒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
>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說：墙上芦葦，头重脚輕根底浅；山間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
> 对于沒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誦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詞句的人，对于徒有虛名并无实学的人，你們看，象不象？(820—821頁)

2）我认为現在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轉折点。世界上現在有两股風：东風，西風。中国有句成語："不是东風压倒西風，就是西風压倒东風。"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風压倒西風，也就是說，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上的发言）

夹叙夹議的另一种方法，就是先进行抽象的說理，然后描叙。在严密的論証过程中考虑到論証的邏輯性、系統性，不便插入形象生动的叙述，只好把抽象道理說完，再来描述或評議。这可以看作是抽象說理的后續，后續可以加强論証的思想性、形象性，同样可以使讀者获得完整的深刻的印象。如：

1）中国共产党依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計了国际与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內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須打敗的，而且是能够打敗的。当着天空中似乎是黑暗的时候，我們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暴風雨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

2）可是我們的同志看問題，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釘子。"水滸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敗仗。（779頁）

上面說的这些都是把抽象的概念和具体的事物交錯表現的一种比較簡單的形式。这种在一个論証过程中只出現一次的夹叙夹議，只有一个波浪；但是在毛主席的著作中还有一种复杂的形式，那就是使夹叙夹議在論証过程中反复地穿插进行，层层解析，步步深入。这象大海中的波浪連綿起伏，变化多端，使道理闡明得淋漓尽致，詳明透彻。如：

游击战爭的領导者对于使用游击队，好象漁人打网一样，要散得开，又要收得攏。当漁人把网散开时，要看清水的深浅、流的速度和那里有无障碍，游击队分散使用时，也須注意不要因情况不明、行动錯誤而受損失。漁人为了收得攏，就要握住网的绳头，使用部队也要保持通訊联絡，并保持相当主力在自己手中。打魚要时常变換地点，游击队也要时常变换位置。分散、集中和变换，是游击战爭灵活使用兵力的三个方法。（374頁）

語言波瀾还表現在語句的感情变化方面。我們不可能設想，一篇論說文中的語句感情平靜得象一池死水而能感动讀者的。这种語言感情的变化首先是表現在說話方式的变化。論說文一般是用第一人称写成的，但毛主席的著作中有时就轉換为对話，引人的說話或对讀者的說話等方式。这样不但使文章內容的思想感情更加强烈，而且也使讀者感到格外亲切。如：

1）于是問題是：中国会亡嗎？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嗎？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爭是持久战。（405頁）

2）这是很明白的，这样的政府一定要反对，卖国政府应該打倒。你們看，孙中山先生远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是当时政府的叛徒，他反对了滿清政府，并且推翻了滿清政府。（526頁）

3）于是有人說："哈！你弄顚倒了，乱說一頓。"（笑声）但是，同志，你别着急，我讲的多少有点道理。（833頁）

語言的感情变化还表現在語气的变化上。在陈述句中夹入一些詰問、疑問和感叹句，通过这种語气变化的形式，就能更好地感染讀者。毛主席善于运用不同的語气詞来表現不同的語气，眞是变化万千，感情眞切。如：

1）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讲其信仰三民主义，或者信仰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你們看，希特勒不是也讲"信仰社会主义"嗎？墨索里尼在二十年前也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呢！他們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法西斯主义！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馬克思主义嗎？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张国燾不是也"信仰"过馬克思主义嗎？他现在到那里去了呢？他一小差就开到泥坑里去了。（530—531頁）

2）现在你們将大門敞开，不怕賊来么？假使敞开大門而賊竟不来，却是什么緣故呢？（926頁）

毛主席著作中的語言波瀾又一个特点，是把論証中的反面意見提出来，树立对立面，再对它进行分析批判，由反到正，也有先提出正面意見，然后引伸出反面意見，加以批駁，由正到反。这样反复进行辯論、对比，把矛盾展开来，文章就有变化，一方面突出了正面意見，另一方面也加强了論証的邏輯性和思想性。如从正面意見到对反面意見的批駁：

1）"沒有調查就沒有发言权"，这句話，虽然曾經被人譏为"狹隘經驗論"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許多人，"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議論，提意见，这也批評，那也指責，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敗。（811頁）

2）革命的政治家們，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門家們，他們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領袖，他們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見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閉門造車，自作聰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貴族式的所謂"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級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資产阶級政治家的原則区别。（888頁）

从反面意見的批駁到正面意見的論証：

1）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貪污腐化，風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484頁）

2）替法西斯卖力，替剝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还輕。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1025 頁）

从上面一些簡單的分析，我們知道毛主席著作中的語言波瀾，不仅具有鮮明的思想性，而且表現了多样性和独創性。因此，我們不仅要学习毛主席博大精深的語言理論，也要学习他在实踐中創造性地使用祖国語言的表現技巧，語言波瀾就是其中光輝夺目的一例。（山东交通專科学校）

# 学習毛主席对文字表达精益求精的精神

朱 詠 燚（yí）

《毛澤东选集》卷首“本書出版的說明”中，有这样几句話：“选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經著者校閱过，其中有些在文字方面著者曾作了一些技术性的修改。”我們認为，把选集中的著作和未經著者作技术性修改的同篇著作对照分析一下，对我們研究毛主席著作的語言、促进汉語規范化等工作，都会有很大的启示作用。本文准备对这个工作作初步的尝試。

本文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东选集》和解放社編、新华書店发行的《整風文献（訂正本）》（1949 年 6 月初版，1950 年 3 月訂正再版）两种版本中选擇下列六篇不同类型的著作进行对照比較。

《反对自由主义》（1937 年 9 月 7 日）；簡称“反”。

《“农村調查”的序言和跋》中的“序”（1941 年 3 月 17 日），《整風文献》上題为《“农村調查”序言二》；簡称“农”。

《改造我們的学习》（1941 年 5 月）；簡称“学”。

《在陝甘宁边区参議会的演說》（1941 年 11 月 21 日）；簡称“在”。

《反对党八股》（1942 年 2 月 8 日）；簡称“股”。

《关于領导方法的若干問題》（1943 年 6 月 1 日），《整風文献》上題为《中共中央关于領导方法的决定》；簡称“关”。

对照比較上述两种版本中的同篇著作，可以看出，修改稿中文字的表达要更准确、更鮮明、更通俗易懂，用詞和标点也更高度的規范化。下面我們分类来談。

## 一

經过毛主席作技术性修改的著作，文字的表达具有最大限度的准确性。每一个詞，每一句話都十分貼切而牢靠。毛主席在加强文字表达的准确性方面，常用下面几种方法修改：

添加詞語。首先談添加定語。有的文章或講話中的某些詞語，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人們一看、一听就懂，不会引起誤会。但隔了相当的时間以后，就可能引起誤会。所以毛主席常在这一类詞語之前添加适当的定語，使这些詞語所表达的意义更加明确。例如：

1）而要这样做，就須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学，原文中沒有“一时的”“死的”）

2）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进行那么大的反侵略战争，斯大林在七月三日发表了一篇演說，还只有我們《解放日报》一篇社論那样长。（股，原文中沒有“反侵略”）

3）我們党內的一些违反了馬克思主义的人則发展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股，原文中沒有“违反了馬克思主义的”）

有时候，为了使称代明确，也添加代詞，象“它們、这、那种”等。例如：

4）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許”，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脫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沒有結果的。（股，原文中沒有“这”）

5）我不是說甲乙丙丁等字不能用，而是說那种对待問題的方法不对。（股，原文中沒有“那种”）

改用詞語。先談实詞的改用。有些詞語意义极相近，象“保持、保存”，“克服、消除”，“奸計、毒計”，“不辞辛勤、不惜辛勤”，等等，毛主席在修改时都根据語意仔細推敲，換用了最确切的一个。例如：

6）或者輕描淡写地說一頓，不作徹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反，“保持”原为“保存”）

7）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組織的状态。（学，“克服”原为“消除”）

8）…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我們如果还对他們寬容，那就会正中坏人的奸計。（股，“奸計”原为“毒計”）

9）各位参議員先生不辞辛勤，来此开会，我很高兴地庆祝这个盛会，庆祝这个盛会的成功。（在，“不辞辛勤”原为“不惜辛勤”）

再談虛詞的改用。某些作用近似的介詞、助詞，如“使、把”，“到、向”，“么、嗎”，“吧、罢”等，在修改后有了明确的分工。例如：

10）一切忠誠、坦白、积极、正直的共产党員团結起来，反对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的傾向，使他們改变到正确的方面来。（反，“使”原为“把”）

11）…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关，“到”原为“向”）

12）总之，不看实际情形，死守着呆板的旧形式、旧习惯，这种现象，不是也应該加以改革嗎？（股，“嗎”原为“么”）

13）我們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来一个“八股”，以毒攻毒，就叫做八大罪状吧。（股，“吧”原为“罢”）

## 二

毛主席在进行对著作的技术性修改时，常常删去一些詞語，力避語意的重复。例如：

14）他們一心响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說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学）

（原文：他們一心响往的，就是他們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說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15）我們还沒有能够抛弃背得烂热的抽象的公式。（股）

（原文：我們还沒有能够抛弃那些背得烂热的老生常談的抽象公式。）

經过删改的句子，原意不变，但是比原句簡洁精煉。

改变詞語的次序，能使文句組織严密，从而增强了表情达意的鮮明性。例如：

16）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眞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学）

（原文：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眞理才会抬头，革命才会胜利，党性才会巩固。）

17）那时的許多領导人物，还沒有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股）

（原文：許多那时的領导人物，还沒有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

改变句式，用另一种更明确、更暢达、更有力的語句来表达原来的意思，这也是使文字鮮明有力的重要手段。例如：

18）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語言。（股）

（原文：第一，要学人民的語言。）

19）…也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也就达不到加以摧毁廓清的目的。（股）

（原文：…也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对于这些东西的摧毁廓清，也就达不到目的。）

修改后的句子，都比原句語气加强，簡捷明快。

## 三

毛主席对著作作技术性修改时，还非常重視力求通俗易懂这个原则。譬如，他常常把原文中的一些文言詞語尽可能地換成通用的詞語，使語句更口語化。例如：

20）大敌当前，我們有打倒它的必要。（学，“的”原为“之”）

21）…然后利用这种經驗去指导其他单位，…（关，“这种”原为“此种”）

22）一机关、一学校、一部队内部也有若干单位，該机关、該学校、該部队的領导人員也須这样去做。（关，“也有”原为“亦有”，“也須”原为“亦須”）

23）…除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結合的方法以外，都須采取指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結合的方法。（关，“都須”原为“均須”）

毛主席还常常用口头的詞語代替某些較抽象的詞語。例如：

24）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股，“意思”原为“目的”）

25）… 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碼知識。（股，“起碼知識”原为“A B C”）

例24中用“意思”代替“目的”，例25中用“起碼知識”代替外文“A B C”，这些修改，都发揮了使文字表达更加通俗易懂、平易近人的作用。

毛主席还經常把單音詞改成同样含义的双音詞。例如把“但、或、虽”改成“但是、或者、虽然”，把“可”改成“可以”，把“应”改成“应当”等。这样修改以后，显著的效果就是文句容易讀，也容易懂：

26）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反，“但是”原为“但”）

27）…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貼在自己房子里的墻壁上。（股，“或者”原为“或”）

28）“沒有調查就沒有发言权”，这句話，虽然曾經被人譏为“狹隘經驗論”的，我却至今不悔；…（农，“虽然”原为“虽”）

29）…共产党員应当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在，“应当”原为“应”）

30）我們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風就可以获得充实，…（股，“可以”原为“可”）

## 四

毛主席在进行技术性修改的时候，还处处注意运用詞語的規范化。把定稿与原文对照比較，可以归納以下几点来說明。

連詞“和、与、及、同”的有規律的修改。凡是原来用“与”担任連接作用的，修改后都改用“和”。例如：

31）沒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輩子也不会眞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农，“和”原为“与”）

32）許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团結积极分子組成領导核心，…（关，“和”原为“与”）

原来用“及”担任連接作用的，修改后改用“和”。例如：

33）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組織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反，前一个“和”原为“与”，后一个“和”原为“及”）

34）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旣无知識，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学，“和”原为“及”）

原来用“与”担任介接作用的，修改后改用介詞的“和”

"同"。例如:

35）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眞理一經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学，"和"原为"与"）

36）… 不注重和不善于使这种領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結合起来，…（关，"和" "同"原为"与"）

助詞"的" "地"的明确分工。原文中状語中心詞中間用"的"的，修改后都改用了"地"。例如:

37）一般地說…特殊地說…（农，"地"原为"的"）

38）上級机关也不要不分輕重緩急地沒有中心地同时指定下級机关做很多項工作，…（关，"地"原为"的"）

添加必要的連詞和助詞。某些并列成分中間，修改后添加了連詞"和"；某些定語和中心詞中間，修改后添加助詞"的"；某些状語和中心詞中間，修改后添加了助詞"地"。例如:

39）象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則对于国內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績，但是对于国內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內和国际的政治、軍事、經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們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学，加着重点的"和" "的"原来都沒有）

40）认眞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眞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学，"地"原来沒有）

量詞、代詞的修改。如把"二"改成"两"，把"他"改成"它":

41）两样貨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反，"两" 原为"二"）

42）它是一种腐蝕剂，…（反，"它"原为"他"）

簡称的改用全称。有許多簡称，在过去的历史环境中，十分流行，大家都听得懂；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使用它們的机会逐漸减少了，有些人对它們的含义就会不太清楚。或者，有些專門詞語在时代变换的情况下，再用它們原来的簡称可能引起誤解。因此，毛主席在修改的时候，常常把这些簡称改用全称。例如:

43）最后一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論宣传的民族化。六届六中全会是一九三八年开的，…（服，"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和"六届六中全会"原文都写成"六中全会"）

44）党內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簡要讀本》結束語第四条所說的那样。（服，《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簡要讀本》原文写成《联共党史》）

45）这就是說，他們违背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諄諄告誡人們的一条基本原則…（学，"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原文写成"馬、恩、列、斯"）

## 五

标点符号的精确使用，是《毛澤东选集》中文字表达方面的一个特色。对原用标点符号的极为細致的修改，是毛主席技术性修改中的一項相当重要的內容。

按照語意，把原来的标点符号改用其他更适当的标点符号，是最常見的修改。例如，把逗号改为分号、句号、冒号，把句号改为逗号、分号，等等。

46）自由主义有各种表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說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是第三种。（反，句中两分号原为逗号）

47）同时也要請各位党外同志贊成我們的主张，了解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小团体。不是的，共产党是眞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在，中間的句号原为逗号）

48）这些人，馬克思主义是有的，自由主义也是有的：說的是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反，中間的冒号原为逗号）

49）这种作風，拿了律己，則害了自己；拿了敎人，則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則害了革命。（反，句中分号原来都是句号）

这样修改以后，使語句在表达意思时，层次更加清楚（如例46例49），句子更加簡洁（如例47）。这一切都为准确、鲜明地表达思想內容提供了条件。

此外，还有根据需要添加某些适当的标点符号，使語意表达得更加清楚的；也还有删去一些标点的。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从以上仅是初步的归納說明中，我們可以知道毛主席对自己各个革命时期的著作进行了极为細致的文字修改工作。因此，这些收入《毛澤东选集》的宝貴的革命文献，不仅在政治方面、历史方面和理論建設方面具有偉大的意义，而且，在語言的运用方面，也更加提高一步，达到了现代規范化汉語的最高水平。

語言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发展的，經过一段相当的时間以后，原来流行通用的某些語言材料和叙述方式，会显得不合新时期的要求。这就有必要适当地进行修改，使文字能最准确、最有力地表达思想內容。在过去紧張的、艰苦的革命战爭的环境中，由于受到时間等条件的限制，毛主席对自己所写的一些著作，在某些詞語和标点方面不可能作最充分的推敲。因此，当革命胜利以后，由于全党、全国人民的需要，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要把这些著作汇編成冊时，毛主席对革命文献采取了高度負責的态度。他亲自校閱原著，并熟練地运用規范化的现代汉語，在文字方面作了技术性的修改。而且修改得十分謹愼、細致，

甚至一个标点都不輕易放过。毛主席对自己著作的高度責任心，也就是对于革命事业的高度責任心。这种态度值得我們好好学习。（**江苏教育学院**）

# 毛主席树立了使用方言詞的典范

乔惟森　肖　淑

一般人都認为文学語言不宜濫用方言，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比如說，某一地方性概念在普通話中沒有相当的詞語，或虽有而不能准确地表达出地方色彩或感情色彩的时候，可以使用。但是有的作家并未遵守这些原则，本来可以不用方言的地方也用了，給讀者造成了許多麻煩和困难。毛主席在他的政論文中，也有一些用方言詞語的地方，但是却沒有一处不是恰到好处的。因此，我們学习毛主席如何运用方言詞語，也是学习毛主席的文風的內容之一。

毛主席使用方言的情况，可以归納成三种类型。第一，已被普通話吸收的方言詞；第二，带有地方色彩或特殊感情色彩的方言詞；第三，普通話中沒有相当詞語的方言詞。

第一种如："垃圾、吃力、倒台、枪杆子、二流子、打算盘、象煞有介事"，等等，这些原都是方言成分，但已被普通話吸收了。这一类可以不加分析。

第二种如：

1）假如我們的敌人少估計了这一点（中国多了頗为新鮮的游击战争及其他东西——作者），他們就一定要在这一点上面触一个很大的霉头。（367頁）①

2）因此，群众就不欢迎他們枯燥无味的宣传，我們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859頁）

3）他們（国民党的頑固分子——作者）每天都在等待着边区"塌台"。对于这种人，我們用不着和他們辯論，他們是永远也看不到我們"塌台"的日子的，我們只会兴盛起来。（917頁）

4）毛主席看到路旁秆粗穗大的谷子时，接連向陪同他参观的譚启龙、裴孟飞和中共历城县委第一书記呂少华等同志贊扬說："你們的小米長得不孬嘛，我看群众干劲不小！"（《毛主席視察山东农村》，见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

以上例中的方言詞，在普通話中都有大致相当的詞。"触霉头"普通話中有"倒霉"；"蹩脚"相当于普通話的"差劲""質量低"；"塌台"就是"垮台"；"孬"，是"坏"等。普通話中既然有相当的詞語，为什么要用方言呢？这是因为这些方言詞都带有地方性的特殊感情色彩，或兼有他义。如例1，"触霉头"是吳方言。有"倒霉"的意思，但与"倒霉"又不尽相同。这差别就在"触"上，"触霉头"包含"自找"的意思。这个例句中用它，眞是再确切也沒有了。試想一下，日本人来侵略中国——这可是"自找"，而战争的性質和法西斯主义本性的愚蠢在一开始就决定了他們的失败——这是"霉头"，两者联系起来，可不是"触霉头"么？若用"倒霉"是不能有这么貼切深刻的。例2中的"蹩脚"虽然意思是"質量不高"，但带有諷嘲的感情色彩——看不起。当然，毛主席这样用，是善意的，希望所有的宣傳家都成为好的宣傳家。例3中的"塌台"也是方言。它有"倒台""垮台"的意思，还有"丢臉"的意思。当年国民党的頑固分子妄想边区的每一建設、每一政策都失败，使共产党"丢臉"，以至整个垮台；毛主席用了这个方言詞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这种狂妄心理。例4中的"孬"是山东方言。在这个例句中，是可以用普通話中的"坏"来代替它的。但是，毛主席說这句話时，身在山东历城乡下，周圍的人可能都是山东人，这样用，就会使听的人更感到亲切。周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也說过："只会說普通話的人，也要学点方言，才能深入各个方言区的劳动群众。"② 这里，又看出了毛主席处处为群众着想，处处是有的放矢。

从以上分析来看，这些方言詞虽然都可以在普通話中找到意义相当或相近的說法，但很难調換。这充分証明了毛主席使用方言的愼重，而从其运用的恰当、妥貼上看，又充分証明了毛主席的語言修养之深。

第三种如：

5）在农民势力极盛的县，农民协会說話是"飞灵的"。（32頁）

6）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語言无味，象个瘪三。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象我們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858頁）

7）同志們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間来的；从亭子間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經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經历了两个历史时代。（897—898頁）

以上例中的方言，都是普通話中沒有的。例5中的"飞灵的"是湖南方言，这里用它，不仅告訴了人們农民协会說話之有效果——"灵"，而且也告訴了人們这种"灵"的实現之快——"飞"。在下文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下文說："农民协会要早晨捉土豪劣紳，知事不敢捱到中午，要中午捉，不敢捱到下午。"这句話

① 本文例句除例4外，均引自1951年10月人民出版社平装本《毛澤东选集》。

② 见《人民日报》1958年1月11日。

里的"不敢"与"灵"相呼应，这"捱"同"早晨"与"中午"、"中午"与"下午"的对比，就具体說明了"灵"的实現之快。象这样的詞，普通話中确实是难以找到相当的說法来調換的。而毛主席这样运用，更表明了他对湖南农民运动的歌頌与贊揚。例6中的"癟三"是上海方言，原指城市中无正当职业以乞討或偷窃为生的形容枯槁的游民。毛主席在这里用它来形容党八股，眞是形象之极。試想，一篇文章如果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沒血沒肉，"顚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詞"，这不象小癟三一样的精神委瑣、形容枯槁么？例7中的"亭子間"也是上海方言，这是一种小房間的名称。这种房間多半在房子后部的楼梯上部或旁边，狹小阴暗，所以租价低廉。在旧社会里，貧苦的文艺工作者、机关职員、知識分子等人多租这种房間居住。毛主席在这里用它，不仅是因为在普通話中找不到相当的詞，而是用它表达了一种深刻的意义的。：第一，当时的上海是白区，"亭子間"的狹小阴暗象征了白区社会的漆黑一团。而文艺工作者从"亭子間"跑到革命根据地，实在是从一个黑暗的社会里跑进了光明的世界。第二，在白区的許多进步文艺工作者，多半是小資产阶級出身的。他們不滿旧社会，他們暴露旧社会的种种黑暗，但是他們很少接触或根本不接触工农群众，他們的創作是在自己的狹小空間中进行的。"亭子間"就隐射着这种个人的狹小空間。从"亭子間"跑到革命根据地，这就是从狹小空間跑到广闊的天地里来了。所以毛主席才說："从亭子間到革命根据地，不仅是經历了两种地区，而是經历了两个历史时代"。象这样的运用方言，是必要的，是为深刻的文章內容所决定的。

普通話并不排斥方言里的优秀成分，相反，它还要吸收这些成分来丰富自己；但是若是濫用就反而不能达到丰富的目的。魯迅先生早在1930年就說过："若用方言，許多字是写不出的，即使用別字代出，也只为一处地方人所懂，閱讀的范圍反而收小了"。①一篇文章或一部著作如果因此而縮小影响范圍，实在并不符合多快好省的要求。毛主席的著作中使用方言的地方并不多，然而用了的却都是必需的，也都是非常妥貼而富有創造性的。毛主席使用方言为我們树立了典范。（西北民族学院）

① 见《魯迅全集》七卷，580頁。

## 西北大学中文系积极研究毛主席的語言理論和語言实踐

西北大学中文系語言教研組在党的八屆八中全会精神鼓舞下，为配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进一步研究毛主席的語言理論和实踐，在去年11月确定以《毛主席語言研究》为全組最重要的科研項目。

《毛主席語言研究》共分八部分：1）毛主席在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理論上的貢献；2）毛主席語言的邏輯力量；3）毛主席語言的生动性；4）毛主席語言的精練性；5）毛主席語言中文言成分的运用；6）毛主席語言中成語諺語的运用；7）毛主席的語言風格；8）毛主席的語言修养。現在这項科学研究已基本完成，并向我系一年級同学开了这門新課。在教学过程中，我們把这門課与同学們全面学习毛主席著作紧密地結合起来，同学們的反映都很好。

在研究过程中，从写作提綱的討論到写完全稿，始終貫徹了群众路綫，发揮了集体作用。原稿由草拟、修改到定稿，很难說哪一部分是誰写的了。这样的科学研究在我們教研組还是第一次。在研究过程中，我們除了仔細地学习毛主席已发表的全部著作外，还閱讀了許多与毛主席著作有关的文献以及有关毛主席的傳記、傳說、故事，等等。大家在思想上有很大的收获，分析問題，处理問題，教学和科学研究，都較过去有很大的提高。

最近我們响应党的号召，大力进行教学革命，重新檢查教材內容和教学方式，并已着手在各門課程和学术討論、科学研究中进一步貫徹毛澤东思想，要把毛澤东思想的紅旗在語言科学的領域里举得更高更高！（馬天祥）

# 关于助动詞

## ——兼評刘坚同志的《論助动詞》

梁式中

看了《中国語文》1960年1月号上刊載的刘坚同志的《論助动詞》一文(以下簡称“刘文”)以后，受到一些启发，但也有一些意見。現在就把对刘文的意見和自己对这个問題的看法都写出来，請大家指正。

### 一　对刘文的意見

**1.1** 刘文着重地論述了助动詞和副詞、助动詞和动詞的界限。归納起来，作者認为助动詞的語法特点大致如下：

1) 能單独作謂語;

2) 能受副詞“很”的修飾;

3) 可以說成“不X不”的格式;

4) “助动詞＋动詞”不是向心結构，后补結构或連动結构;

5) “助动詞＋动詞”也不是动宾結构，它只能用“X怎么样?”来提問，而不能用“X什么?”来提問;

6) 可以組成反复問句。

作者用1、2、3条表明助动詞和副詞的区別，用2、3、4、5条表明助动詞和动詞的区別。根据这些特点，作者認为下列各詞是助动詞：

能　会　要　敢　肯　配　該　爱　想　願意　能够　可以　可能　应該　应当　需要　喜欢　乐意　希望

其中“要、会、爱、想、該、需要、喜欢”兼屬两类：一类是动詞，一类是助动詞。

刘文的論点是有启发性的，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見解(如提出“不X不”格式作为区分手段)。但仍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

**1.2** 說助动詞能單独回答問題是可以的，說它能單独作謂語却有問題。“你肯来嗎? 肯。”不能以此証明“肯”具有單独作謂語的能力。这是有条件的，只有在对話或一定的語言环境中才有这样的表达方式。

**1.3** 是不是所有的助动詞(指刘文所列的助动詞)都能受“很”修飾呢? 看来有两种情况。有的能比較自由地受“很”修飾，如“想、可能”；有的則不受“很”修飾，如“会、要、敢”。

“会”兼屬动詞和助动詞两类，作为动詞它能受“很”修飾，作为助动詞則不能，如“它很会来的”就不象話。

不仅“会”是如此，作助动詞的“要”也不受“很”的修飾。例如，不存在“很要看書”“很要走了”“很要打球”之类的句子。

此外，“敢”这个詞也不受“很”修飾；“很敢走”“很敢看”都不行。

**1.4** 是不是所有的助动詞也都能用“不X不”格式表示呢? 就刘文所举的例子来看(所举的例是：“会、能、肯、該、敢、配、能够、可以、願意、应該”)，大部分通得过，但其中的“配”和被作者認为也是助动詞的“需要、喜欢、爱”就通不过了。“不喜欢不去”“不配不去”“不需要不去”“不爱不去”的格式，在汉語中是不存在的。

**1.5** 如果上面的叙述不錯的話，那末这就可以証明：認为助动詞都能受副詞“很”的修飾，都能用“不X不”格式表示的說法是不全面的。換句話說，这两条标准是沒有概括性的。

**1.6** 不是所有的动詞都不受“很”修飾，也不是所有的助动詞都能受“很”修飾；因此，以是否能受“很”修飾作为划分助动詞和动詞的标准，虽有一定的作用，却不能根本解决問題。

作者認为“助动詞＋动詞”能用“不X不＋动詞”来表示，而“动詞＋动詞(宾語)”則不能。可是被作者認为是“助动詞＋动詞”的“喜欢去”“爱去”“需要去”“配去”也同样不能用这个格式表示。問題出在什么地方呢? 問題主要不在标准本身，而在于作者沒有能够完全正确地运用它。

**1.7** 作者認为“怕去”“貪吃”是“动詞＋动詞”，“爱去”“喜欢去”“配去”“需要去”是“助动詞＋动詞”。作者說，前者可以用“X什么?”来提問，不能用“X怎么样?”来提問；后者却可以用“X怎么样?”来提問，可不能用“X什么?”来提問。根据这一点，作者認为“怕、貪”是动詞，“爱、喜欢、需要、配”是助动詞。

看来問題的关鍵是在提問的方式上。請比較：

1) 貪吃　爱吃　需要吃

2) 怕去　喜欢去　配去

說这两組在提問的方式上有区别，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又作者認为“喜欢去”和“喜欢他”的語法特点不一样。他是这样比較的(拼音字母是我加的):

1) 喜欢去$_a$　不喜欢去$_b$　喜欢不去$_c$　不喜欢不去$_d$
喜欢不喜欢去$_e$?　很喜欢去$_f$　喜欢去得很$_g$
喜欢怎么样?

2) 喜欢他$_a$　不喜欢他$_b$　——$_c$　——$_d$　喜欢不喜欢他$_e$?　很喜欢他$_f$　——$_g$　喜欢誰?

作者認为这两組除了提問方式不一样外，第二組还无“c、d、g”三式；因此第一組是“助动詞＋动詞”，第二組是“动詞＋动詞(宾語)”。不言而喻，第二組和“怕去、貪吃”則屬同一格式。

这个比較是不符合汉語的实际情况的。和2) 組一样，1) 組原本就不具有“c、d”两式；和1) 組一样，2) 組原本就具有“g”式。这也就是說，1) 2) 两組的語法特点是相同的，只是作者認为它們是不同的罢了。

作者把“怕去、貪吃”和“喜欢他”看成一类，把“喜欢去”看成是不同于它們的另一类，这是不可理解的。我們認为，“喜欢＋动詞”跟“怕＋动詞”“喜欢＋名詞”一样，都不用“X怎么样?”来提問，而都能用“X什么?”来提問。提問的方式既然相同，那么，为什么只承認“怕、貪”是动詞，而不承認“喜欢、爱、需要、配”也是动詞呢?是不是可以認为，“喜欢不去”等格式所以不能成立，就因为它是动詞呢? 我看可以这样認为。

以提問方式作为划分动詞和助动詞的标准，同用“不X不”作为标准一样，也是很有道理的。遺憾的是，这条标准同样沒能帮助作者正确地分出动詞和助动詞来。

## 二　几点补充意見

要解决助动詞类的問題，主要是需要解决：1) 跟副詞划清界限；2) 跟动詞划清界限。

**2.1** 助动詞和副詞的界限其实不难划分。可是刘坚同志用了三条标准还沒有分清楚，据我看来，問題就出在詞的归类上，具体地說，問題就出在“一定”这个詞的归类上。我覺得我們沒有理由不把“一定”看作助动詞。“一定”和“可能”是相对的两个詞，所不同的仅仅是一个不受“很”的修飾，一个能受“很”的修飾。那末“很”又能不能作为区分助动詞和副詞的标志呢? 事实証明，“很”作为区分助动詞和副詞的标准来說，并不具有概括性，因为被公認为助动詞的“会、要”也不能受“很”的修飾。

如果确定了“一定”是助动詞（在沒有新的証据之前只能这样認为），那么，只要用两条标准就可以把副詞和助动詞划分开来。一看能否單独回答問題，二看能否加否定詞“不”表否定。① 有个別副詞(如“也許”)虽也勉强能單独回答問題，但不受“不”限制；有个別副詞(如“再”)虽从形式上看似乎能用“不”表否定，但不能單独回答問題。

**2.2** 助动詞和动詞的界限比較难划，但也不是不可能。

刘坚同志用了四条标准还分不清楚其間的界限。若从刘文的体系来看，归根到底也是詞的归类問題。由于刘坚同志看錯了“喜欢、需要、配、爱”的語法特点，把这些詞也划为助动詞，于是发生了矛盾。

**2.3** 助动詞和动詞最重要的差別是什么呢? 我看有两点：

1) 助动詞不和名詞相組合，动詞則能。

所謂和名詞相組合应包括两种情况：a) 带名詞作宾語；b) 直接修飾名詞。

从意义上看，助动詞主要是表示意志、願望，或者表明发生某种情况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因此要它支配名詞、修飾名詞是不可能的(除非兼屬两类)。

用这条标准不仅可以跟一般的及物动詞区分开来，而且基本上也能跟不及物动詞区分开来。

2) 除單独回答問題外，助动詞总跟动詞、形容詞或以动詞形容詞为中心的偏正結构組合在一起。动詞也有能与动詞发生組合关系的，但“动詞＋动詞”不是偏正結构或連动結构，便是动宾結构，三者必居其一，正如刘坚同志所指出的，“助动詞＋动詞”則不是上述三种結构中的任何一种。关于“助动詞＋动詞”不是偏正結构和連动結构，刘文已作分析，我同意他的意見，这里不再重复。关鍵問題是如何区分“助动詞＋动詞”和是动宾結构的“动詞＋动詞”这两种格式。

**2.4** 为叙述方便起見，請以公式代替。設“A＋B”是一个主謂結构，謂語动詞叙述主語的行为、动作或变化。又設“X”是一个未知詞，即不知道它是动詞还是助动詞。

很明显，如果“X”是助动詞，那末构成“A＋X＋B”的格式时，“A＋B”仍然是主謂关系，只不过添上一些新的意义罢了。如果“X”是动詞，那末构成“A＋X

① 检驗一个詞是否能受“不”限制，应該看它在单独回答問題时是否能加“不”表否定。“不很好”“不馬上来”中的“很”和“馬上”似乎能受“不”限制，但这不算（这里的“不”其实是限制后面的詞組的），因为我們不能单說“不很”“不馬上”。“一定”却能，如“不一定”。

+B" 的格式时，就会出現下面两种情况：1) "B"受"X"支配，2) "B"失去謂語的性質，即失去对主語敍述的作用和能力，因此要确定"X"是什么时就要看：a) "X"能不能支配"B"，能，就是动詞，不能，就是助动詞；b) "A"和"B"能不能仍然保留主謂关系，能，就是助动詞，不能，就是动詞；c) "B"是不是仍然表示动态或变化的意义，是，就是助动詞，不是，就是动詞。

有人以是否能抽掉"X"作标准，認为抽掉后句子結构仍然完整，也能表达一定的意思的就是助动詞，否則就是动詞。其实这个标准只能解决"我希望下雨"这类句子，而不能解决"我喜欢看电影""我反对抽烟"这类句子。倒底"喜欢、反对"是什么詞呢？看来这个标准不仅不能帮助我們划清助动詞和动詞的界限，相反地却可能起模糊两者界限的作用。

**2.5** 那末，用什么来証明这三种情况呢？

1) 在"A+B"結构中，"B"是述敍"A"的，因此得用"A怎么样？"来提問。在"A+X+B"結构中，如果"X"是动詞，"A"和"B"不发生主謂关系，就得用"AX什么？"来提問；但如果"X"是"助动詞"，"A"和"B"仍然有主謂关系，那么就得用"AX怎么样？"来提問。因此，提問的方式就成为区别"动詞+动詞"和"助动詞+动詞"的第一个手段。关于这一点，刘坚同志已經作了說明；不过値得注意的是，提問的方式表明各部分之間的关系，只有在正确地理解了其間的意义关系以后，才能正确地提問。

2) 趋向动詞附在动詞后面具有表示动态和变化的作用。虽然不是所有的动詞都能加趋向动詞表趋向或情态，但大部分动詞都能直接地或間接地(被宾語隔开的，如"看电影去")带上趋向动詞。因此，如果在"A+X+B"結构中，"B"能直接地或間接地带上趋向动詞，那末这就表明这个"X"是助动詞；相反的，如果沒有例子証明"B"具有这一性能，那末这就表明"B"已失去了表示动态或变化的性能，从而可以肯定这个"X"是动詞。因此，"B"能否带趋向动詞就可以看作为区分"动詞+动詞"和"助动詞+动詞"的第二个手段。請比較：

| | | |
|---|---|---|
| 我要回家去 | 我要看电影去 | 我要去看电影 |
| 我想回家去 | 我想看电影去 | 我想去看电影 |
| 我喜欢回家— | 我喜欢看电影— | 我喜欢去看电影 |
| 我爱回家— | 我爱看电影— | 我爱去看电影 |

3) 刘坚同志提出"不X不B"格式作为辨别的标志，这是很有見地的，但还不够。看来要証明"B"是不是宾語，关鍵不在第一个"不"上，而是在第二个"不"上。第一个"不"是否定"X"的，这不重要；第二个"不"是否定"B"的，这就很重要了。"B"能不能用否定方式表示說明什么呢？这說明"X"与"B"是不是存在支配关系；不能加"不"表示存在支配关系，能加"不"表示不存在支配关系。这是因为"X"与"B"同屬于一个主語的緣故。如果"X"是动詞，它怎么可以支配自身反面的行为呢？当然不可以。

根据上述理由，我們認为，凡能用"不X不B"或"X不B"格式表示的，这个"X"都是助动詞。(当然这是在与副詞已划清界限的前提下說的。)因此，能否用这两种格式表示就可以作为区分"助动詞+动詞"和"动詞+动詞"的第三种手段。請比較：

| | |
|---|---|
| 不能不回家 | 不能不看电影 |
| 情願不回家 | 情願不看电影 |
| 不喜欢回家 | 不喜欢看电影 |
| 不爱回家 | 不爱看电影 |

**2.6** 提問方式作为一个区分的标志来說是不能动搖的，但不容易掌握。"XB+趋向动詞"和"X不B"或"不X不B"格式則是辨認助动詞的有效标志。这三个标志是統一的东西，是一个东西的几个方面，因此凡是助动詞都应該合乎这三个要求，就是旣能用"X怎么样？"来提問，又能有"XB+趋向动詞"和"X不B"或"不X不B"的表达方式。当然，这并不是說，在某一个具体的句子中两个格式能同时表示，也不是說任何具体的"助动詞+动詞"結构都能用两种格式中的一种来表示，这是要看具体句子的意义的。这里仅仅是要証明存在或不存在这两种表达方式而已。

**2.7** 根据上述原則，刘文所列助动詞表中的"喜欢、需要、爱、配"就不能認为是助动詞。"喜欢、爱、配"比較明显，"需要"得交待两句。无論从意思上或从語法上看，都沒有理由把"需要"列为助动詞。就拿提問的方式来說吧，就不会有人問"需要怎么样？"的。

**2.8** 根据上述原則，我們認为还有一些詞也是助动詞。这些詞有"打算、試图、企图、准备、表示、肯定、决定"。这些詞和那些經常带动詞(也有能带形容詞的)作宾語的"禁止、結束、进行、停止、怕、貪"等不一样。請比較：

| | | |
|---|---|---|
| 打算怎么样？ | 打算走 | 打算走过去 |
| | 打算不走了 | 打算积极起来 |
| 企图怎么样？ | 企图反对 | 企图反对下去 |
| | 企图不反对 | 企图消极下去 |

| | | |
|---|---|---|
| 禁止什么? | 禁止吸烟 | ———— |
| | ———— | ———— |
| 結束什么? | 結束討論 | ———— |
| | ———— | ———— |
| 进行什么? | 进行訪問 | ———— |
| | ———— | ———— |
| 怕什么? | 怕吃 | ———— |
| | ———— | ————① |

可見两者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助动詞，后者是动詞。

当然，这里只是就"助动詞＋动詞"这一特殊格式而言的。在"打算"等七个詞中，"打算"單用时能重叠(如"打算打算")，动作性較强；"表示、决定、准备、肯定"还能和名詞相組合，如"表示态度""决定命运""准备功課""肯定成績"。可見有两类"打算、表示、决定、准备、肯定"；一类是助动詞，一类則是动詞。至于"試图"和"企图"，它們既不能重迭，也不和名詞相組合，因此可認为是純粹的助动詞。

**2.9** 另外，我們認为，"开始、繼續"这两个詞也是助动詞。通常人們都把它們看作动詞("繼續"也有人說是副詞)，我們觉得，这种說法是沒有什么道理的。它們通常不和名詞相組合(包括动宾关系和修飾关系)，而总和动詞或形容詞相組合。这两个詞和"进行、停止、結束"等不一样，当它和动詞或形容詞組合在一起的时候(如"开始举行""繼續进行")，不能用"X什么?"提問，而能用"X怎么样?"提問；其間并不发生支配关系，"开始、繼續"只不过表示行为、变化的情态罢了。"开始(繼續)＋动詞(形容詞)"結构有下列的表达方式。

| | | |
|---|---|---|
| 开始怎么样? | 开始不同意 | 开始走过去 |
| | 开始积极起来 | 沒有开始 |
| 继續怎么样? | 继續不說話 | 继續走过去 |
| | 继續消极下去 | 不继續开下去 |

以上表达方式和动詞有区別，和副詞也有区別，但和助动詞却沒有什么区別。因此我們如果把"开始"和"繼續"划为助动詞，也許能更确切地反映它們的語法特征。

**2.10** 根据上面粗略的分析，大致上可以确定哪些詞是助动詞了。列助动詞表如下：

打算　准备　企图　試图　决定　肯定　表示
希望　想　要
願意　情願　乐意　敢　肯
应該　须要　应当　該　須
能够　可能　可以　一定　能　会
开始　继續

其中"决定、肯定、表示、准备、打算、希望②、該、要、想、会"屬两类；一类是动詞，一类是助动詞。

其中"可能、一定"屬两类；一类是助动詞，一类是形容詞(如："这是不可能的事""有一定水平")。

① "怕"有"不怕不吃""不怕不答应"等表达方式，但在这个格式中，"怕"和"吃"等已不同屬一个主語了，应与"助动詞＋动詞"的格式区分开来。应該认識到，正是由于"怕"和"吃"不同屬于一个主語(比較："我不答应"跟"我不怕不答应")，所以才能有跟"助动詞＋动詞"一样的表达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我們不能认为"怕"(即X)是助动詞，它同"助动詞＋动詞"完全是两回事。

② "希望"常要求兼語式，如"希望他来""希望你經常来信"，这时沒問題当然是动詞。兼語是常可省略的，如"希望来""希望經常来信"，这时，"希望"当然也是动詞。

# "聞"的轉义用法时代还要早

孟　倫

最近讀到張永言同志的《詞义演变二例》(見《中国語文》1960年1月号)，觉得很有趣味。文中搜例丰富，足以說明問題；但是談到"聞"的含义从听觉方面轉移到嗅觉方面的論証，举出《史記·滑稽列傳》中的"罗襦襟解，微聞薌澤"作例，因而把"聞"这个新的意义的产生断定不是六朝而是远在西汉。这当然比日人太田辰夫所說的六朝推早了，可是我認为还要推得早些，那就是在战国时代已經有这样的用例了。这个用例就是《韓非子·十过篇》的这段話：

…子反之为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于口，而醉。战既罢，共王欲复战，令人召司馬子反，子反辞以心疾。共王駕而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还…

把这个例証写下来，权作对張永言同志一文的补充吧。

# 也谈助动詞

王年一

讀了刘坚同志的«論助动詞»(«中国語文»1960年1月号),有一些想法,写在下面。

(一) 助动詞和副詞是有区别的。在这点上,我們同意刘坚同志的意見,补充几点理由。

(1) 請看下面两組例子:

甲組: 能 会 敢 肯 該 能够 可以 应該 可能

乙組: 很 太 极 都 全 一齐 常常 往往 也許 忽然 不 才 只 就 偏偏

比較一下两組例子,我們就会发現: 甲組里的詞,大都可以嵌在"是…的"之間,說成"是会的、是敢的、是可以的"…,只有"是能的"說法比較生硬;乙組詞都不能嵌在"是…的"之間。

我們可以說,助动詞一般可以說成"是×的"的格式,副詞不能說成"是×的"格式。

(2) 比較一下两組例子,我們还可以发現:甲組的詞可以联用,两个詞共同和一个动詞或者动詞性的結构相配搭,說成"×+×+动詞(动詞性結构)"的格式,①例如:

1) 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該也只能說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該也不可能机械地規定时日。(«毛澤东选集»第1卷,112頁)

2) 正規战爭虽然也应該而且能够采取袭击战,但是其出敌不意的程度比較小一些。(同上,第2卷,370頁)

3) 游击区能够和必須进行軍民的大規模的生产运动,一切問題都解决了。(同上,第3卷,1045頁)

显然,乙組的詞不能这样联用。从这儿我們也可以看出,助动詞和副詞是有区别的。

(3) 甲組詞都可以带动詞,乙組詞大都可以带动詞。甲組詞后边的动詞,往往不能带"了"和"着",因为从意义上来看,甲組詞是表示可能、意志或者必要的,它后面的动詞一般就不可能有时态的变化。②如"应該参加、能做、可以討論",这里的动詞后边都不能加"了"和"着",虽然原来是可以加的。乙組詞后边的动詞,有的能加"了"和"着",有的不能;能加与不能加,一般与动詞前边用了乙組的詞无关。如"都参观、也做、就討論",动詞后边能加"了"或"着";"都反对、也需要",动詞后边不能加"了"或"着",这与动詞前边有了"都、也"无关,去掉"都、也","反对"和"需要"的后边还是不能加"了"或"着"。

我們可以說,助动詞后边的动詞往往不能带"了"和"着",副詞对于它后边的动詞,一般没有这种影响。

(4) 我們研究一下,会发現甲組詞当中有几个是表示必要的,如"应、应該"。这些表示必要的詞,大都可以放在甲組其他詞的前边,說成"应該能、应該肯、应該敢、应該可以、应該肯",等等,可以單独說。乙組詞前边也能加"应該"这类的詞,可是"应該都、应該也、应該就"都不成話,要說成"应該都去、应該也来、应該就办"。"应該都去"等等,去掉"都""也"或"就"还成話。这就說明,和"应該"这类詞发生关系的主要是它后边的动詞。从这儿我們也可以看出,助动詞和副詞是有区别的。

(5) 研究一下甲乙两組詞,我們还可以发現,甲組的詞可以用乙組的詞来修飾。如"不該、才能够、只須、全会"等。

根据意义,乙組的詞大致可以归納为以下几类:表示程度的,表示范圍的,表示时間的,表示否定的,表示語气的。这五类詞都能修飾甲組詞。以"很、都、就、不、偏偏"为例,它們都能修飾"能、肯、該、能够、可以、应該"等詞。"不应該、都可以",等等,能够單說。

乙組詞不能用乙組詞来修飾。乙組詞可以放在乙組詞的前边,这并不能說明它們之間有修飾关系。"常常都去"里头的"常常",是修飾"都去"的,不是修飾"都"的。"常常都"不是偏正結构,也不能單說。"都不去、也都去、就不去、不再去、未曾都去、偏偏不去",等等,也有同样的情形。比較"不都去: 都不去","就不去: 不就去",可以看清这一点。比較"不能都去: 不都去","都应該不去: 都不去","就应当不去: 就不去""不敢就去: 不就去",更可以看清这一点。"偏偏不、不

① 参看丁勉哉«談助动詞的联用»,«語文教学»1956年12月号。

② 这是指句子里的主要动詞說的。"他可以照着办的",里头的"照"不是主要动詞,可以加"着"。主要动詞"办"后边就不能加"着"。见北大«现代汉語»(上)157頁。

一定”等等，似乎是例外。

上面这个意思，还可以这样来說明：刘坚同志的論文，2·2 里举了两組例子，甲組例子如果要加“都”或者“不”，一般只能放在动詞前边，不能放在副詞前边，乙組例子加“都”或者“不”，就可以加在助动詞前边。这說明助动詞可以受副詞修飾，副詞一般不受副詞的修飾。請看：

| 甲　組 | 乙　組 |
| --- | --- |
| 才都(不)去 | 都(不)能去 |
| 还都(不)去 | 都(不)会去 |
| 又都(不)去 | 都(不)肯去 |
| 也都(不)去 | 都(不)該去 |
| 刚都　去 | 都(不)敢去 |
| 再都(不)去 | 都(不)配去 |
| 或許都(不)去 | 都(不)能够去 |
| 必須都(不)去 | 都(不)可以去 |
| 必定都(不)去 | 都(不)应該去 |
| 一定都(不)去 | 都(不)願意去 |

这都說明，助动詞和副詞，有不同的語法特点。

(6) 研究一下甲乙两組詞，我們还可以发現：甲組詞能說成“×不×”的格式，即能用肯定与否定相迭的方式表示疑問，乙組詞显然不能这样；甲組詞是实詞，能單說，可以單独作謂語用，乙組詞是虛詞，一般不能單說，一般不能單独作謂語用。这些好多語法書和文章里都已提到，我們就不多說了。应該說明的是：助动詞可以單独作謂語用，副詞不能，刘坚同志認为这“不能用来区别助动詞和双音副詞，因为有的双音副詞也可以單独作謂語”。这話值得商榷。双音副詞也不能單独作謂語，“十分、非常、仅仅、一共、常常、渐渐、逐渐、已經、曾經、然后、仍然、終于、偏偏、簡直、索性、未免、究竟”，等等，都不能單独作謂語。“一定、未必”是例外。

(二) 助动詞和一般动詞确实也是有区別的。在这点上，我們同意刘坚同志的意見，但須补充几点理由。

(1) 請看下面两組例子：

**甲組：** 能　会　敢　肯　該　能够　可以　应該　可能

**乙組：** 看见　知道　討論　研究　确定　树立　交流　表示　反对　开始

比較一下，我們可以发現：乙組的詞前面一般可以加“所”；后面一般可以加“的”，构成“的”字結构；它可以嵌在“所…的”之間。例如：

所看见　所知道　所討論　所交流　所反对　所表示
看见的　知道的　討論的　交流的　反对的
表示的　所看见的　所知道的　所討論的　所交流的
所反对的　所表示的

甲組詞大都不能这样，“所該、所可以、該的、能的、所能够的、所可能的”都不成話。如果甲組詞后边有动詞，那么，甲組詞前边就能加“所”了，如“所能討論的”，可見同“所”发生关系的主要是后边的动詞。还应該說明：“能够的、可以的、应該的”等等是有的，但是这里头的“的”是表示肯定的語气詞，“能够的”等等并不相当于一个名詞，不能作主語，不是“的”字結构。

(2) 研究一下甲乙两組詞，我們可以发現：乙組詞当中有不少前边能加“被”或者“給”，如“被(給)討論、被(給)知道、被(給)研究”；甲組詞前边不能加“被”或者“給”，“被(給)能够、被(給)可以”都不成話。

(3) 研究一下甲乙两組詞，我們还可以看到这一点，乙組詞大都有名物化的用法，作句子的主語、宾語，如“小組的討論很热烈”，“他的表示遭到了同志們的反对”，“經驗的交流，推动了科学研究工作”。显然，甲組詞沒有名物化的用法（“可能”除外），不能作主語、宾語。

(4) 乙組詞可以作定語，如“討論的問題、知道的事情、看見的东西”；甲組詞不能作定語。乙組詞可以带补語，如“討論得很热烈、树立得很牢固、反对得很坚决”；甲組詞不能带补語。

(5) 乙組詞可以用形容詞修飾，如“坚决地反对，認真地研究、庄严地表示、清楚地知道”，甲組詞不能用形容詞修飾；乙組詞前边有甲組詞的时候，乙組詞要加形容詞修飾語也不能加在甲組詞的前边，我們只說“应該認眞地討論、可以詳細地研究”，不說“認眞地应該討論、詳細地可以研究”。

凡此种种，都說明助动詞和一般动詞是有区別的。

(6) 乙組詞有的可以带“了、着、过”，有的不能带；甲組詞統統不能带“了、着、过”。乙組詞有的能重迭，有的不能；甲組詞統統不能重迭。乙組詞大都表示动作、行为或者变化，少数表示静止的状态；甲組詞只表示静止的状态。乙組詞常放在名詞、代詞之前（有些表示动作的始終的是例外）；甲組詞只能放在动詞或形容詞之前。

这一些好多同志都談到过，我們就不詳說了。

(三) 用在动詞或动詞性詞組前边的“会、要”，不一定是助动詞。“会、要”既是动詞又是助动詞，这是事实。“会俄文、要一本書、該你啦”里头的“会、要、該”都是动詞，因为“俄文、一本書、你”都是回答“什么？”的問題的，都是宾語；“要去、会去、該去”里头的“会、要、該”都是助动詞，因为“去”是回答“怎么样？”的問題的，不是宾語。

不少同志認为：用在体詞前边的“会、要”是动詞，用在动詞前边的是助动詞。我們認为前半句話是对

的，后半句話不完全正确。①其实，用在动詞（或动詞性詞組）前边的“会、要”，也可能是动詞。下面句子里的“会”或“要”就是动詞，虽然它們是用在动詞（或动詞性詞組）前面的：

他会什么？　　他会唱歌，也会跳舞。
　　　　　　　他会扎風箏。
他要什么？　　他要喝水。
　　　　　　　他要找个人談談。

道理很簡單：“唱歌”等等，回答了“什么”的問題，自然就是宾語，“会、要”也就是动詞。刘坚同志認为助动詞后边的詞語是回答“怎么样？”的問題的，区別于动詞后边的詞語回答“什么？”的問題。②这話我們同意。上面这几句里“会、要”后边的詞語，沒有回答“怎么样？”的問題（有的則根本不能回答“怎么样？”的問題），回答了“什么？”的問題，“会、要”自然就不是助动詞。

再請比較下面这两句里头的“会”。

他会扎風箏。
他学会了扎風箏。

“学会”的“会”，大家都認为是动詞。我們看不出“学会”的“会”和“会扎風箏”的“会”有什么区別。

所以，我們的認識是：动詞或动詞性詞組前面的“会、要”，不一定是助动詞。

（四）不能認为动詞或动詞性詞組前面的“想、爱、喜欢、希望”等是助动詞。

基于以上的認識，我們不完全同意刘坚同志这样的說法：“要、会、該”等，“用在体詞宾語前面的时候跟用在动詞前面的时候相比，有的意义幷沒有明显的分別，但是語法特点已經很不一样。…由此可見，有两类‘要、会、該、想、爱、需要、喜欢’：一类‘要…’是助动詞，一类‘要…’是动詞。”

刘坚同志以“喜欢”为例作了比較。③說“喜欢$_1$”是助动詞，“喜欢$_2$”是动詞。

我們認为“想、爱、喜欢、希望”等等都是动詞。

（1）誠然，“喜欢不他”“不喜欢不他”的說法是沒有的，这不过因为代詞“他”的前面不能加副詞“不”，似乎不能从这儿得出“‘喜欢$_1$’是助动詞，‘喜欢$_2$’是动詞”的結論，更不能說“由此可見，有两类‘要、会、該、想、爱、需要、喜欢…’”。“喜欢他得很”說法比較生硬，正象“喜欢去得很”說法比較生硬一样。

（2）誠然，“助动詞都能回答‘×怎么样？’的問題”，但是“喜欢、想、爱、希望”后面的动詞（或动詞性詞組）幷不是不可以回答“什么？”的問題。例如：

他喜欢什么？　　他喜欢打籃球。
他想什么？　　他想散步。
他爱什么？　　他爱看书。
他希望什么？　　他希望下放。
他需要什么？　　他需要活动活动。

“他喜欢怎么样？”“他需要怎么样？”“他爱怎么样？”这些問法我們反而感到有点儿生硬。

再看下面例子：

他喜欢話剧。
他喜欢看話剧。
我喜欢他老实。
我喜欢下雨。

刘坚同志認为第二句里头的“喜欢”是助动詞，其余三句里的是动詞，我們感到难解。照我們看来，四句里的喜欢是一样的，都是动詞。

（3）前面講到，动詞大都可以嵌在“所…的”之間，助动詞不能。“喜欢”等等，都可以嵌在“所…的”之間。这也可以証明它們不是助动詞。

| 甲組 | 乙組 |
|---|---|
| 他所喜欢的是打籃球。 | 他所能的是去。 |
| 他所想的是看电影。 | 他所敢的是出去。 |
| 他所爱的是散步。 | 他所肯的是上街。 |
| 他所希望的是下放。 | 他所能够的是写。 |

显然，甲組詞的說法是通的，乙組的說法不通。

（4）动詞前面能加形容詞修飾語，助动詞不能，上文也已經提到过。用在动詞前边的“喜欢”等等，前边能加形容詞修飾語，这也可以証明它們不是助动詞。如：

他确实喜欢打籃球。
他痴痴想着看电影。
（“想”的后边还能加“着”！）
他殷切地希望下放。
他迫切需要活动活动。

（5）不少动詞可以用在如下格式里：“动詞＋宾語＋同一动詞＋补語”。如“看打球看迷了”“研究問題研究得忘記了吃飯”。助动詞不能这样。

动詞前边的“喜欢”等等，却可以用在上述格式里，可見他們不是助动詞。如：

他喜欢看电影喜欢得要命。
他想打球想得觉也睡不好。
他爱看球賽爱得入迷。

（6）有时候，“希望、需要”这些詞在前后几个分句里都出現，可能在前边带名詞、代詞或名詞性詞組，在后边带动詞或动詞性的詞組，如“他需要新鮮的空气，需要阳光，需要水，也需要活动活动。”我們就很难說后一个“需要”就不是动詞。

上面这一些肤浅的意見，似乎可以証明动詞前面的“喜欢、爱”等等不是助动詞。至少可以这么說，它們不一定是助动詞。④

---

① 参见安九《我对把“会”列入助动詞的一点意见》，《語文学习》1956年12月号。

② 洪心衡同志也有这看法，见《能願动詞、趋向动詞、判断詞》，新知識出版社出版，6—7頁。

③ 例子见《中国語文》1960年1月号，4頁。

④ 問題可能是复杂的，所以有些人碰到这类問題的时候并未表示肯定的意见。参见黎錦熙、刘世儒两位先生的《汉語語法教材》第一編，350—351頁，商务印书館出版；再见吕冀平《复杂謂語》12頁和42頁上的注，新知識出版社出版。

# 补《試論副动詞》

## ——并略談《汉語語法教材》論“介詞”的部分

陆志韋

《中国語文》1960年4月号发表了饒長溶同志的《試論副动詞》。正象作者說的，那篇論文只代表一种方法上的試探，希望为“副动詞”或是“介詞”这語法范疇找出跟它相应的語法形式。从意义方面說，“介詞”是“介紹‘名詞’或‘代名詞’到‘动詞’或述說的‘形容詞’上去”（黎錦熙：《国語文法》，11頁），或是更广义地說，“在單式句的主从結构中起介紹作用”（黎錦熙、刘世儒著《汉語語法教材》，第二編，1959年，315頁）。这里說的“介紹”应該是一种語法意义，不是詞汇意义。“介詞”是“介紹詞”。但是在研究方法上，教学过程中，我們憑什么結构形式来認識或是說明这“介紹”作用呢？怎么知道“介詞”結构是“主从結构”呢？語法学的第一任务就是要指出“介詞”結构是怎样的結构，然后能进一步研究这結构是（或者不是）主从結构。

不經过这一道分析手續，更无法肯定“介詞”是“虛詞”而不是“实詞”。并且也不能把“介詞”結构跟現在一般所謂“連动式”和“兼語式”区别开，因为不論所表示的“关系”是“时、地、方法、原因”或是别的，在連动式和兼語式的句子里同样能說得上有“介紹”作用。

不用“介詞”这名称，改称“副动詞”，“副动詞”仍然要求結合語法形式。近年来，語法著作里确实提出了一些用来鉴别“副动詞”的結构标志。很可能的，不改用名称，就不会发現有必要提出这一类的标志来。饒文分析了那些标志，單只选用了“副动詞＋宾語”能不能联着主語單說这一点来区别动詞和副动詞。他的工作只是在前人認識的基础上加以限制而同时加以补充而已，并沒有独出心裁，企图另成一家之說。当然有可能另选一个标志或者几个标志来肯定副动結构的語法形式。作者認为各家所提到的各种标志之中，唯有这一个最能在分析方法上发生作用。

在“介詞”这名称之下，黎、刘两位最近也列举了一些“語法特征”（饒文已引），《教材》更进一步把它們在語法分析上的功能衡量了一下。特征可以分为“形态上”的和“結构上”的。書里象是否定了“形态上”的特征（315頁），因为“不能單算是介詞的‘特点’”，但是后来（353頁）又把它們提了出来。“結构上”的特征是用来区别介詞和动詞、連詞的。

可惜的是，各家著作里，不論討論的对象是“介詞”还是“副动詞”，那些語法特征只能留給讀者一些模糊的印象；不知几个特征怎样配合起来使用，也不知哪一个特征是主要的。各家著作之所以难念，也許还因为沒有把“介詞”或是“副动詞”詳尽地列举出来。現代汉語，或是現代北方話，或是現代北京話，或是規范化的書面語，究竟有多少“介詞”或是“副动詞”呢？按理說，这一类詞，不比名、形、动，是可以在語法書里全部罗列的。有的著作，象《語法講話》，竟說副动詞是“很多”的，只举几个来談一談，不知葫蘆里还有什么藥。黎先生最注重列举，可是也从不肯定举尽了沒有。不論列举得多还是少，讀者总是难于看出，这个、那个“介詞”是憑哪一个或是哪几个条件挑选出来的。

这种情形叫人无法对各家的理論根据加以批判，評比、接受或是拒絕。在語法应用上，这也会叫人为难。例如教学上，假若有人不信某一个詞是“介詞”或是“副动詞”，憑什么跟他說理呢？回答了一个問題，怎么回答第二个呢？目前我們就有为詞典标明詞类的任务。一个詞是不是“介詞”（“副动詞”），确是时常引起爭論的。憑什么来辯論呢？

饒文企图解决这一类的問題，当然現在还不过是一种企图。他的論文定稿的时候，还沒有讀到《教材》的改訂本，所以我在上文代他加上几句补充的說明。

下文再提出两点来解釋一下，1）是关乎“副动詞”这名称的，2）是关乎副动詞結构的語法意义的。

1）《教材》說，“‘一般的’介詞大都是句中次要的‘动詞’轉成的‘虛字眼’，所以也可叫‘副动詞’”（34頁）。这很好，好象对于这語法范疇，名称上可以統一起来了。其实不然。《教材》承認介詞“都是动詞变来的”，“在現在詞义仍含有明显的动詞性”，“有时还可以作謂語”等等。“然而講現代汉語应該从現代汉語的实际出发，是什么就是什么，至于它是从什么詞来的，当然可以說說，但不宜据为建类定名的标准”（377頁）。那末，上文所引头一句話只是“說說”罢了。但是为什么要“說說”呢？下文又强調提出“現代的語法体系应該是

記述的(descriptive)而不是历史的(historical)…”，“那么汉語的介詞更应該靠‘句法組織’从动詞中分化出来，是沒有必要仍納入动詞中而名之曰‘副动詞，次动詞’的”。这里就有許多不容易了解的語詞。首先应該留意，“記述”的語法体系是結构形式的体系。專就所討論的問題来說，这样的体系該是严格的“句法結构”的体系；“記述”的目的并不是从“介紹”的意义来解釋“主从关系”，而是从結构上确定这“主从关系”。書里講“語法特征”好象只是不得已而拖上一个尾巴。整个說来，《教材》并沒有应用“記述法”。至于內容的龐杂，把不容許在同一平面上，或是在同一語法分析手續中处理的現象楞堆在一起，更不用說是不符合“記述法”的，因为这不是“从現代汉語的实际出发”。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作者为什么要“說說”？为什么要大談一起，提到“古汉語”、“旧白話”、“文言成語”，举了不少的例子，說到“发展”，并且还說有“返‘动’法”？实际上，我們只要严肃地处理現代汉語語法，就会发現除了在同一平面上描写之外，有时不得不“說說”历史。历史的发展是从严格分析現代話的手續上反映出来的。例如饒文严格地根据現代語里主語联着动詞（或副动詞、介詞）加宾語（或副位）能不能單說的标准来鉴别副动詞，就得出两种詞，A專門用作副动詞的，$B_1$副动詞又是动詞，因为有两种意义結合两种形式，$B_2$近乎上$B_1$，形式不同而意义上看不出有多大分別。能單說不能單說是根据現代北方話的（北京話为代表）。这种測驗的方法是“記述法”，虽然所得結果未必能叫人完全滿意。測驗的范圍也只限于《教材》所謂“一般介詞”的格式，并且排除了“后置”的格式，“介詞”結构后面不联动詞的格式（《教材》的“关于、因为”）等等。这也是分析手續上应該严格掌握的。由此可見，作为一个現代汉語的語法范疇，副动詞不能从动詞“分化出来”，“有必要仍納入动詞中”。談介詞的人以为历史并不必“說說”，但是仍然要大說特說，这是有道理的。动詞发展为副动詞是一个历史范疇，副动詞的发展并沒有停止，現在或許还在急遽变化之中。把副动詞看作动詞的一小类是“历史的”的看法；加上“副”字，說明它已經不是一般的动詞。沒有什么了不起的。

本来嘛，以上的一段話，在語法理論上应該是廢話。只要把“記述法”抓住了，踏踏实实地描写某一項語法結构，即便犯了錯誤，同行的人也不难給我們校正。“历史法”更能帮助我們認識一个語法結构的发展实質，并且在“記述法”上遇到叫人疑难的現象时，还能指导我們怎样处理它。例如饒文所举$B_2$类詞宜乎跟$B_1$类同样看待，据形式上的分別看作既是动詞又是副动詞，不宜乎只看成动詞。掌握了这样的相当簡單的手續，所得結果叫做什么，应該不是什么重要的問題。历史的看法教我們采用了“副动詞”。叫做“介詞”也未始不可，只要所談的是同一回事，用同一的研究手續得出同一的結果，就是說，要肯定現代汉語或是現代北方話有多少“介詞”，是哪些个。我們所急切要求的是把饒文提出的分析手續严格地批判一下，或者加以补充、推进，把所举的例子也詳細校对一下。

2）副动詞結构的語法意义是什么呢？《教材》說：“介詞是介紹实体詞給述說詞，以表示时、地、方法或因果等等关系的。”一些別的著作里也有类似的說明。大致說来，这已經概括地举出了“介詞結构”的語法意义。改称“副动詞”，情形不变。这种語法意义都需要跟形式标志互相結合，这是当然的。把“介詞”或是“副动詞”結构跟謂語的关系看作一种“主从結构”，也是說得通的；除了在少数特殊的例句里这么說有点牵强之外，副动詞＋宾語确是象后面的謂語的从屬部分。

《教材》又怕有人把“介詞結构”跟“連动式”混合起来。其实談“連动式”的人除了个別例外，一般并不把“介詞”或是“副动詞”結构計算在內，只是沒有把它們的形式分別說清楚罢了。問題又不在乎用了什么名称；并不是叫了“介詞”就跟“連动式”划清界限了，叫了“副动詞”就跟“連动式”的“动”混杂了。“連动式”本身并不是主从結构，至少不全然是主从結构（另題討論）。假若一部分的“連动式”例句能从形式上肯定是主从結构，那也跟副动詞結构的主从关系不是同一回事，是从另一种形式标志揭露出来的。所以，副动詞的用法和“連动式”是井水不犯河水的。

《教材》的介詞分为好些类，其中有一类是“介所由”，就是“被、叫、讓”之类。这一类的句子不会跟“兼語式”混合起来么？有的語法書上不把“被、叫、讓”句算做“兼語式”，那也許是因为先肯定了这一类詞是“介詞”，不屬于动詞范疇的，而“兼語”之前肯定得用动詞。其实副动詞的用法和“兼語式”是从不同的語法观点来看同一个語法現象。一則着重謂語里头头一个述說詞是副动詞还是一般动詞，一則着重这述說詞后面的宾語是否“兼語”。二者是不可能混淆的，尽可以有一种用副动詞构成的“兼語式”。把“副动詞”改称“介詞”，跟着又把后面的实体詞从“宾語”改称“副位”之类，說起来就不免嚕嗦些，因为“副位”又得“轉化”成“主語”，但是要这么說也未始不可，“副位”本来是实体詞嘛。

# 动詞后的"給"的詞性和双宾語問題

胡竹安

張滌华先生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現代汉語》(上册)中說:"双宾語的近宾語,連同它上面的介詞(当指"給、与"——笔者按),組成介詞結构(介詞虽有时省去,但可以补出),其实只是状語(应該說补語——笔者按),所以双宾語这个名目实际上是可以不立的。"① 这段話中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一)肯定动詞后的"給"(gei)是介詞;(二)动詞和近宾語之間如果沒有"給",那是由于省略,所以可以补出;(三)近宾語其实是补語,所以双宾語这个名目实际上可以不立。这三点我認为都值得商榷。为了說明方便起見,我先从第二点談起。

动詞和近宾語之間,如果沒有"給",是不是由于"省去"?能不能"补出"?且看下列的事实。

1)你得賠我两柄鋤头,三个紡錘。(魯迅:奔月)

2)我問他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这么一个怪名字。(魯迅:为了忘却的紀念)

3)我們在請教别人問題的时候,应当虛心。(初中《汉語》課本例)

例1的"賠"后边固然可以补出"給",說成"賠給…",可是例2、例3的"問"和"請教"就不同,不能說成"問給…"和"請教給…"。再看:

4)他如果借給你这鈔票,也就借給你真的銀元了。(魯迅:灯下漫笔)

5)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給我一包貝壳和几支好看鳥毛…(魯迅:故乡)

6)他扔給我一双破套鞋。

7)甲分給乙两份菜。

例4,如果去掉"給"就可能表达相反的意义。例5—7,"給"根本不能拿掉。

为什么有的动詞后边能补出"給",有的不能,有的又一定要带"給"呢?要知道,要带双宾語的动詞有三类:(一)表示"給"的,(二)表示"取"的,(三)借自一般他动詞的,这些动詞單用时看不出表示"給"还是"取"。凡屬于第一类的,如"送、教、傳、賞、贈、許、加、交、寄、告訴、托付"等,都可以补出个"給"来(只有动詞"給"例外:"給"有时可以带"与",但是不常見);凡屬于第二类的,如"問、賺、买、罰、偸、夺、請教"等,都不能;第三类,如"分、拿、踢、扔、拋、念、說、带、借、租"等就必定要"給"才行,或者才能正确表达意义。②

从以上分析来看,張滌华先生說的"介詞虽有时省去,但可以补出",只限于表示"給"这一类动詞,至于第三类,决不是"有时省去";第二类呢,也不是"可以补出"。因此,說法上是不够周密的。

再談第一点。張先生說动詞后紧跟着的"給"是介詞,这种見解,国內外一些汉語語法学家也有过。③动詞后的"給"是介詞还是复合詞詞素,这个問題到今天还沒有比較一致的看法。④根据以下的理由,我認为这个"給"不是介詞。

1)介詞后边不能带表示时态的助詞,但是"分給、卖給、寄給"等都可以带"了、过",而且明显地表示动作的完成或者过去。如:

三十六匹馬和騾子,分給了一百四十四戶无馬的小戶。(周立波:暴風驟雨,上册,249頁)

---

① 見张滌华《現代汉語》上册,1958年6月第一版,197頁。着重点是我加的。

② 可参看日本太田辰夫《說"給"》,譯文見中国語文丛书《語法論集》第二集。

③ 呂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42—43頁)把这个"給"說成"关系詞"(相当于介詞),把"近宾語"說成"受事补詞"(在《把字用法研究》一文中把"近宾語"說成补語)。黎錦熙的《新著国語文法》(1953年2月,34—35頁)一方面把"送給"的"給"列入介詞,另一方面又說"也可以和上面的'送'字結合而成一个'同义并行或者两动相属的复合动詞'",并且也提到"省略"和"可以添补"这两点。龙果夫和雅洪托夫(《現代汉語研究》114—115頁,《汉語的动詞范疇》89頁)管这个"給"叫做"动詞-前置詞"(有时叫"前置詞"。按:"前置詞"相当介詞),但又認为后边的成分是間接宾語(按:即近宾語)。日本太田辰夫在《說"給"》一文中一方面說"倒不如說是介詞",另一方面又說"又有些不妥当"。

④ 下列这些书就認为这个"給"是复合动詞的后一詞素,或者認为它是形态标志。(一)初中《汉語》課本第四册(見第17頁上的练习150),(二)初中《汉語》課本第四册教学参考书(見第11頁上的例子),(三)职工业余初中課本《汉語》(上海教育出版社)(見第44頁),(四)呂冀平《复杂謂語》(新知識版)(見第57頁),还有好多語法书避而不談,也不举动詞后带"給"的例句。《中国語文》1960年2月号向若認为可归入助詞。楊欣安虽然不同意"送給"之类是动詞,可是也沒明确說应屬哪一类。

去年，我們汇給过他們一些錢，他們也同意和我們挂上鈎，今年二月份还卖給过我們許多另件。（报紙）

这說明动詞后紧跟的"給"和前边的动詞已被看作为一个詞，这里"給"既沒有独立性，也不是介詞。

2）介詞一般不失去重音和声調，"給"却不然。因为"給"和前边的动詞已結合成一个复合詞，重音只在前一个音节上而"給"失去重音和声調，这是符合一般連动式或者动补式动詞的讀音規律的。

3）"×給"的"給"，从意义上講，还保留实义詞的身分，这一点 A. A. 龙果夫教授早已見到了（見《现代汉語語法研究》114頁），不过还得注意下边三点：（一）"給"并沒有虛化，从"分給"和"分"的意义差别中看得很清楚；（二）表示"取"义的动詞不能和"給"組合在一起，这說明"給"的"实义"相当明确；（三）汉語中有不少的复合动詞，无論从构詞形式或者語法作用来講，都和"借給""卖給""教給"等近似。这类复合动詞有"归还、傳授、賜予、褫夺、爭取、征求"等。以"爭取"和"征求"为例，"取"和"求"还保留"实义"，后边都可以带双宾語：一个回答誰，一个回答什么事物。如"爭取民族独立"和"征求群众意見"。由于"民族"和"群众"是"从那里拿来某种事物的人"，它們后边也就可以接有助詞"的"，形式上变成它后边的远宾語的定語，說成"爭取民族的独立"和"征求他的意見"。①既然"×給"的存在有这些复合动詞可类比，單把"給"說成介詞（我想誰也不会說"还、授、夺、取、求"等是介詞的），也就既无必要也不应該。

4）就句法分析来看，这个"給"要認为是介詞也很难解釋。假定說"給…"是介詞結构，作前边动詞的补語，那么这个补語就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介詞后的成分是动作的受动者，而又固定于动詞的后边；②（二）充当补語的介詞結构放在同一动詞的連带成分——宾語前边，构成"謂語（动詞）——补語（介詞結构）——宾語"的格式。先就第一点来論，介詞結构在动詞之后，在现代汉語中不能表示动作影响到某一受动的人〔古代語中象"千秋万岁后傳于王"（史記，梁孝王世家）这样的詞序在现代話中已不可能〕，而"借給你"中的"你"又恰好能在动詞后回答"誰"，这样，宾語和补語的鉴别法就有被推翻的危險。如"我教他技术"和"我教給他技术"两句，在給学生分析的时候，說前一句的"他"是动詞后边回答"誰"的，这是宾語；又說后一句的"給他"是动詞后边回答"怎么样"的，这是补語，这样的分析，对剛学习語法的人来說簡直是有点儿"故弄玄虛"。再談第二点。"謂語（动詞）——补語（介詞結构）——宾語"这样的詞序在现代汉語中是"独創一格"的。我們知道，如果补語宾語并見而补語又是介詞結构的时候，它們的位置只有两种可能：（一）宾語借"把、連、对"等介詞的帮助提到动詞前边；（二）当介詞表示动作达到某一处所或者"以"和前边动詞"給"連用的时候，可以构成"謂語（动詞）——宾語——补語（介詞結构）"的格式，如"推它到山頂上"和"給他以帮助"。从語法教学的角度来看，特殊的多了究竟不是好現象。一些汉語課本和教学参考書之所以不把这个"給"作介詞来处理（見前頁注④），除了理論上的根据，也可能考慮到上述两个理由。

5）从語言史来看，有四个事实可以帮助我們解决这个"給"的身分問題。

a）在唐宋元明口語文献中，和这个"給"相当而被广泛使用的是"与"。早在变文中已出现"与"用于动詞后边的情况。③如：

某等弟兄八人，别无报答，有一合龙膏，度与和尚。（敦煌变文集，146）

宋元白話小說中則大量出现，且有带双宾語的。如：

貴人見他說得孝順，便借与他魚去扑。（古今小說，15. 227）

我与他些銀两，回与我一把扑刀用如何？（水滸全传，46. 767）

言訖，告总管借与我馬…（薛仁貴征辽事略，10）

动詞和"与"怎样会紧連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复合詞呢？且看下边这些例句，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些演变的迹象。

1. 一个官人教我把三件物事与小娘子，不教把来与你。（清平山堂話本，10）
2. 你莫問，不教把与你。（同上）
3. …一个人送封簡帖儿来与他渾家。（同上，8）
4. 你見殿直不要送与他。（同上，10）
5. 你也借些出来与洒家。（水滸全传，3. 49）
6. 娘舅見說，又无見錢，遂将布二匹，絹一疋，借与董永。（清平，237）
7. 言訖，告总管借与我馬…（薛仁貴征辽事略，10）
8. 王婆便去点两盏茶来，递一盏与西門庆，一盏递与这妇人。（水滸，24. 977）

从上述例句中可以看到："与"本来是动詞，它和前边

① 参看雅洪托夫《汉語的动詞范疇》，43頁。

② 如"給他拿行李"和"拿給他行李"就不一样，前一句的"給他"說它是介詞結构是对的，但决不是后一句中抽出来移到动詞前边的。

③ 太田辰夫說："'与'用于动詞后边的情况，只有《清平山堂話本》的《簡帖和尚》…此外，在《西湖三塔記》看到一例是'說与'。"显然不尽符合事实。

那个动詞靠攏是在前一个动詞的宾語移动位置或者省略的情况下形成的。例1和例2，例3和例4屬于后一种情况；例5、例6和例7，以及例8的前后两句屬于前一种情况。这样看，“把(＝拿)与”“送給”等看作为連动式复合詞似乎比較合适。①認为“与”(現用“給”)是介詞的人，似乎沒有看到这一点。

b) 在早期白話小說中有用“×与”作句子煞尾的。如：

1) 教甲仗庫隨行官吏，取应用軍器給与，就叫牵我的战馬借与楊志騎。(水滸，13.190)

2) 仁貴附耳低言道与，士貴大喜。(薛仁貴征辽事略，14)

3) 判官謝恩，問书在何处，太宗卽向袖中取出递与。(西游記，11.116)

4) 却說王夫人喚他母亲上来，拿几件簪环，当面賞与。(紅楼梦，八十回校本，33.343)

这些作品的作者显然把“借与、道与、递与、賞与”看作复合詞。有人也許会認为是省略了介詞后边的成分。的确，古汉語中若干介詞后边的成分可以省略，但是，在近代語中动詞后作补語的介詞結构就根本不能省去这些成分〔省去介詞的倒有，如“把戒刀插放鞘內”(水滸，5.80)〕。这样看来应該說是省略宾語，如果硬說是省略介后成分怕是由于有个先驗的标准在作怪。

c) 自先秦迄六朝，有表示“給”义的动詞的双宾句为数极多，但未曾发現“与”一类的成分用于动詞后边的。下边略举数例：

降之百福。(詩經·閟宮)

賜卿大夫爵，而儐。(周礼·小宗伯)

叔向使詒子产书。(左传·昭公六年)

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孟子·公孙丑下)

王賜晏子酒。(晏子春秋·內篇杂下)

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史記·項羽本紀)

往有商人，貸他(＝他人)半錢，久不得償，卽便往債。(百喻經，14)

“賜”不說“賜与”“賜給”，“授”不說“授与”，其余类推。②这样看来，汉語史上表示“給”义的动詞單音节的出現在先，而意义又和后来双音节的一样。从單音到双音是汉語詞汇发展的規律之一，“×給”也是循这一道路形成的。張滌华先生既然認为“有时省去”，当然是假定以前本来是有介詞的。可是語言史上的事实恰巧和張先生的假定相反，因此“省去”之說是不妥当的。

d) 在早期白話文献中，我們还可以从“給”的前身的書写形式中找到某些作者对于这个“給”的理解，作为一个旁証。这些作者在选用音义相近的字来書写的时候，显然把它理解为有实义的。如：

您也不是个买剑人，咱这剑也不卖归您。(五代史平話，183)

你做饋我一副护膝。(朴通事諺解)③

且不說“归、饋”都是动詞，單以这两个字的意义来講也可以知道作者是从“实义”出发来使用的。“归、饋”和“給”一样，都表示使某一事物由甲归向乙，所以意义上是相通的。太田辰夫認为“‘归’字已非本义，而是虛詞化了”，④我却不敢这样肯定。所謂本义，似乎应該指这个詞在当时所含的意义(包括用法)，翻《广韵》一类的書幷不見得能解决問題。目前由于缺乏文献資料，“归”字在宋元明口語中的多种意义虽然还不能全部知道，可是从吳語区某些方言中却可以得到一些消息。以保留宋元口語詞汇較多的嘉兴(笔者的家乡)方言来說，在老一輩人的口里“归”在某些場合还能用如“給”(普通話的“給”一般都說“撥”)。如：“葛注銅鈿归傢用(这笔錢給你用)”，“傢旧年归伊傢(＝他)葛些(xin)飯米还(ai)勿曾动过(你去年給他这些米还沒有动过)”。总之，这些作者紀录口語，虽沒有用“給”这个字，但在选用音近字来代替“給”的根据还是从“实义”。

e) 在現代吳語里还可以找到个旁証。由于吳語里双宾句的两个宾語的詞序和普通話恰巧相反，“分給、带給”等的后边也就常常緊接直接宾語(远宾語)，間接宾語(近宾語)反而移向后边。如“傢分撥眼物事伊算了”(近年来說“傢分撥伊眼物事算了”的漸漸多起来了)。“分撥”离开間接宾語虽然与邏輯似乎有些抵触，但从这里我們可以看到，那里人們在运用口头語的时候幷不把这个“撥”当作一个独立的詞，更不把它作为介詞来看待，因为介后成分远离介詞是任何語言所不容許的。

談到这里，如果以上我提出来的一些論証可被認为“言之有理”的話，双宾語(术語該用“两个宾語”“双目的位”还是“双宾語”，不在論列)这个名目究竟要不要立就不是什么問題了。

本文的簡短結論是：(一)动詞后边的“給”有拿掉或者“补出”自由的只是一部分动詞的事情，不应以一概全；(二)从“教給、带給”等的形态变化、讀音現象、和近宾語的意义关系、在句中的位置、历史演变和“給”还保留实义这些方面来看，这个“給”不象是介詞，而象复合詞中的一个实詞素；(三)基于以上两点理由双宾語这个名目不仅可以立而且应該立。

---

① 現代汉語中带“給”的动詞，当它有双宾語时也能分开来。如“我带給他一支鋼笔”；也可以說“我带一支鋼笔給他”。这也可以証明“給”不是介詞。

② 黎錦熙先生認为“于”“与”“給”通用(見《新著国語文法》204頁)。其实在古代語中眞正有双宾語的句子，“于”也不能用于动詞之后〔可參看楊树达《高等国文法》(商务版)186-187頁〕。

③ 轉引自《說“給”》(《語法論集》第二集，129頁)。

④ 同注②。至于“饋”，他也認为跟“給”表达近似的意义(見130頁)。

# 关于語言学中的結构方法及数理語言学应用語言学問題的討論*

〔苏联〕Б.В.高尔农

語言学家从未否認为了应用和技术的目的而在語言学中运用数学和数理統計方法的作用。

近年来，在使用这些方法的基础上，无論在国外或在苏联，应用語言学中的一些新部門很快地发展起来了：

1. 改进旧的和制造新的通訊工具問題，該問題的提出是由于无綫电和电話学的最新发展所引起的；沒有語言学家参加便不能解决的任务之中有：制定清晰度测量表的任务，在設計过程中就根据所謂語言常数（該語言中被理解的組合数量和一切可能的組合数量的比例，一定長度的詞的相对数等等）估計仪器和綫路的特性；研究語言結构成分和言語声学参数的对比关系；言語压縮問題。

2. 机器翻譯的理論和实踐問題；同这問題有关的是創造媒介語，創立語言实驗类型学，制定語言的規則系統，等等。

3. 由于生产过程和运輸不断自动化而提出的言語信号化問題；創造能把信息輸送到控制性装置中去的代碼問題，这就要求对言語感知的特性和語言結构成分之間的对比关系的性質等問題进行复杂的分析。

这些以及其它許多同类的問題，沒有語言学家参加就不能解决，也就是說，只有数学家、物理声学專家、通訊工程师和控制性装置專家的力量，是不能解决的。

現在大家都明确地認識到，語言学家有必要参加綜合研究，有必要为此目的而培养适当的干部。大家也承認有必要把符合上面列举的实际任务的新問題及新方法納入理論語言学中，因为經驗表明，以目前語言仍在使用的那种分析方法所获得的有关語言結构及其成分的对比关系的材料，不能全部接受数学加工，因为确定和分出語言結构成分的标准不是严格形式的，而是形式-意义的，即在某种程度上是决定于研究者的主观主义态度。

許多有关在語言学中采用新方法的問題，曾經在1959年4月于列宁格勒举行的数理語言学会議上提出并討論过，在那次会議上听取了約六十个报告。

这些問題在拟定关于苏联語言学理論方面的問題报告書过程中，同样摆在苏联科学院文学与語言学部普通語言学委員会面前，而如何对待这些問題的态度已反映在报告書的“导論”草案中（已发表在《苏联科学院通报（文学与語言部分）》1959年第3期上）。該草案的作者（P.A.布达哥夫、B.B.維諾格拉多夫、Б.B.高尔农、M.M.古赫曼、A.B.捷斯尼茨卡婭和Б.A.謝列勃連尼柯夫）沒打算闡述上面提到的新問題，因为在报告書中已經規定有專門一章談这些問題。“导論”的任务是尽可能使人信服地認識到：新的应用語言学課題也可以在理論語言学面前提出新問題，但不能对語言科学的对象及語言本身的社会本質的理解起决定影响，也不能影响基本的語法学方法，即以內容（意义）方面为出发点，并将作为交际手段和思維工具的語言系統同其他所有具有假定代碼的符号系統严格区别开来的方法。

問題报告書《苏联語言学理論》的“导論”草案中所談到的基本原則，曾于1959年6月1—2日在有各加盟共和国語言学界代表参加的普通語言学委員会全会扩大会議上进行过討論。这些原則中有关强調語言学是屬于社会科学、語言学中采用其他科学方法与基本語言学方法的关系只能是从屬关系等无可爭辯的原則，受到全会扩大会議参加者的一致拥护。总的說来（虽然个别发言中尚有若干保留），“导論”草案作者对現代国外語言学中占統治地位的派别——結构主义、語言單位論——所持的立場受到支持，这种毫不妥协的立場是由于上述派別所提出的普通語言学观念的思

---

*編者按：苏联科学院文学与語言学部普通語言学委員会所編写的問題报告书（Проблемная записк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語言学方面的重大問題（討論問題报告书第一章的譯文见本刊1959年9月号）。报告书公布后，引起了苏联語言学家的热烈反响。1960年第一期《苏联科学院通报（文学与語言部分）》中刊登了四篇有关这方面的文章。現将其譯文刊載在这里，供大家参考。

想基础同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同語言学中运用馬克思主义方法不相容。“导論”草案的作者認为，把結构語言学同“傳統語言学”（被看成在某些方法上尙未完善的、甚至几乎被說成是不科学的）对立起来是錯誤的，这一論点也得到了支持。

同时，“导論”草案中的若干提法受到了批評。这些提法不够明确，有时甚至是不很成功的。如果願意的話，从这些提法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論，即对結构主义和語言單位論的理論原則所采取的不妥协态度，也扩展到語言学中使用数学及数理統計学方法上面，甚至还扩展到应用語言学方面。报告書的作者承認这个批評是正确的，并且同意有必要重新审查这些提法。

普通語言学委員会全会承認应用語言学問題的特殊重要性和迫切性，通过了編写应用語言学專題报告書的决議。（报告書中有关語言学理論問題的部分除外）委任 Л.Р. 岑捷尔和 Н.Д. 安德烈耶夫起草該报告書。

問題报告書“导論”草案公布后，引起許多反响。其中有下面刊登的格魯吉亞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院士 А.Е. 契科巴瓦的評論和語文科学副博士 С.К. 邵勉对草案的批判分析，后者是以«致苏联科学院通报（文学与語言学部）編輯部信»的形式寄來的。該分析中全盘否定草案中所陈述的一般原則的实际意义，認为它們“根本錯誤”。邵勉断言，只有在把現存語言科学变为結构語言学的条件下，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那些实际任务才能实現，結构語言学是和控制論紧密联系着，并且广泛利用数学方法。

邵勉利用替换法以“結构語言学”这一术語代替“結构主义”这一术語，力图以此推翻“导論”作者关于国外結构主义的唯心主义基础这一論断，并且还在作者的論断中找出邏輯矛盾：承認实际成就，却宣布它們所依据的基础是唯心主义的。邵勉也不能不指責結构主义和語言單位論的一般理論原則是唯心主义的，然而他却把这些原則只称为結构語言学的“唯心主义解釋”。邵勉認为不能允許把科学和“对科学的唯心主义解釋”混淆起来，号召站在辯証唯物主义立場，系統地解釋結构語言学。由于“导論”的作者无力进行这种解釋（因为有人認为，一切解釋都有其由被解釋的东西的特性所規定的界綫），因而邵勉下結論說，“他們对科学的一些原則性問題发表了反馬克思主义的言論…”，因为“他們尙未掌握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所以“他們未能担負起所提出的任务，即写出一份符合現代語言科学情况的問題报告書导論”。

討論报告書“导論”的同时，科学界提出把各地进行着的結构語言学、数理語言学和应用語言学研究工作联合起来和組織起来的問題，提出系統地和及时地刊載有关这方面題材的著作問題。前苏联科学院斯拉夫語言研究所所長、苏联科学院通訊院士 П.Н. 特列契亞科夫向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提出一个詳細的报告書，除了若干实际建議，內中論点有利于承認結构語言学是能够满足現代科学方法学要求的唯一派別，这同邵勉的文章、札記以及发言中的論点很相近。特列契亞科夫的报告書及附函中指責整个科学院文学与語言学部以虛无主义的态度对待語言学中的新方法，指責对这些新方法的实际意义估計不足。

与此同时，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收到了 А.И. 貝尔格院士的报告書、物理数学学部声学委員会所屬的应用語言学委員会的报告書和一些数学家的來函。这些文件都談到物理数学專家和技术科学專家与贊同結构語言学的語言学家联合起來的必要性，談到以符号学研究所的形式建立一个綜合研究中心的問題。

为了討論所有已成熟的問題，并因指責科学院文学与語言学部是虛无主义，文学与語言学部委員会于1959年7月7—8日召集了一次广泛的座談会，会上通訊院士 Б.А. 謝列勃連尼柯夫做了报告，分析了上面所提的文件并評論了統称为“結构主义”的現代語言学各流派。报告中揭露了国外結构主义者和他們在苏联的拥护者的眞正要求，并指出提倡縮小語言学課題以及把語言当做某种代碼来研究的絕对形式化的方法所潛伏着的那种危險。参加討論的有 В.В. 維諾格拉多夫院士、В.И. 柏尔科夫斯基通訊院士、Н.А. 安德烈耶夫、О.С. 阿赫曼諾娃、Б.В. 高尔农、М.М. 古赫曼、Е.D. 卡芙聶立森、Т.П. 罗姆切夫、А.А. 列弗尔瑪茨基、О.П. 苏尼克、В.П. 苏赫琴、Н.И. 托尔斯泰等。邵勉有两次陈述自己观点的机会，而且两次都是重复純粹宣言式的声明，这些声明包括在他的其它发言中，同时也是后面登載的批判分析苏联語言学理論問題报告書“导論”一文的特点。邵勉沒有回答向他提出的那些問題，即他認为現代国外結构主义和語言單位論的哪些基本原理是科学的，哪些是“对科学的唯心主义解釋”。

参加討論的人中，沒有一个人完全支持邵勉的观点。大多数坚决反对他的观点，在 Т.П. 罗姆切夫、А.А. 列弗尔瑪茨基和 Н.И. 托尔斯泰的发言中，仅仅包含有同現代結构主义所提出的个別原則一致的地方，而不是同它的全部主張一致。

討論的結果，委員会委托 С.Г. 巴尔呼达洛夫通

訊院士主持下的專門委員会，根据已經討論过的文件和Б. А. 謝列勃連尼柯夫通訊院士报告中所提出的問題，拟定对所有这些問題的决議草案。之后并通过了后面公布的决議。（常富英譯，米　尔校）

# 对«語言学中的一些理論問題(导論)»的意見

〔苏联〕А. С. 契科巴瓦

«語言学中的一些理論問題»的"导論"談到苏联語言科学的一些基本問題及其研究近况。①

"导論"包括一系列的正确論点(詳后)。但就通篇而言，它对所討論的問題缺乏一致的見解，各章节之間銜接得不好。由于缺少完整性和必要的明确性，因而会引起誤解，有时会使讀者迷失方向。

*　　　*　　　*

为說明上面的話，簡單提一提导論的个别地方。

1. "导論"提到，"1950年討論的結論为所有的苏联語言学家一致公認，不管他們在此之前的立場如何"，②而且列举"斯大林提出或强調的一系列一般社会学的和部分历史語言学的論点，例如：(1)語言不是上层建筑，不因社会經济基础的变更而发生根本变化；(2)語言(全民的)不是阶級性的，尽管社会分裂为阶級；(3)新語言的創立不是通过过去存在的語言之間发生融合的方式；(4)基本詞汇在許多世紀的过程中不发生重大变化；(5)語言构造不应看作是某一个时代的产物；(6)在語言发展中，找不到任何'飞跃'或'爆发'；(7)不应該濫用語义学…；(8)不能把思維和語言分裂开来；(9)概念不能离开它們的語言外壳在人的头脑中产生；(10)研究历史变化中的語言結构对認識'語言发展的内部規律'非常重要"。③

可以理解，"导論"之所以列举这些論点是因为它們已为苏联語言学家所接受。"导論"列举它們，做得对。

但是，"导論"列举这些論点时，旣沒有談到語法特点也沒有談到历史比較法，虽然它們的重要性不亚于語义学消极性質的論点("不能濫用語义学")。

对历史比較法的沉默更是惹人注目，这一点在上面(譯文439頁)曾十分肯定地談到，"…历史語言学的方法原則遭到了深刻的重新审查，并且在目前被西欧和美国頗多的語言学家(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也有一部分人)認为是陈旧了的…"④

不明白，究竟"导論"的作者本身是不是屬于認为历史語言学的方法原則已經陈旧的那些苏联語言学家的行列。由于沒把这些問題弄清楚，于是引起了混乱。

2. "斯大林的这些(和某些其他的)論点是以一般形式表达的，其正确性是无可爭辯的…"(442頁)。下面又把这些論点描写成十九世紀的"基本眞理"(同頁)，这些眞理曾被遺忘，和被殘踏，1950年討論以后才恢复权利…。

至于語言是交际和互相了解的工具，这句話是一般的老眞理，⑤它的确是被恢复了权利。但是，象这样一些論点，如"語言不是上层建筑"，"語言不是阶級性的"，"語言不是通过融合而产生…"，未必可以描写成那时的"基本眞理"，"被遺忘的眞理…"。

可能，"导論"指的不是这些論点而是另外一些論点，但是在"导論"的文字中，并未作任何区分。

其次，是不是可以把語言不是上层建筑，語言不是阶級性的等論点認为只在"一般形式上"是正确的呢?

3. 偶尔有人說，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的特点尙未明确。他們在发表这种意見时沒有意識到，这是同上面提到的那些对我們极不友好的現代外国科学界人士同唱一調。后者正是在"語言新学說"中看到了这一个特点，不惜恭維四十年代苏联語言学的阶段-类型研究的"一般精神"的傾向，而在馬尔主义完全崩潰之后又开始說，苏联科学家完全恢复了革命前俄国科学的思想和傳統。(442頁)

在我們看来，想法是正确的，措辞是清楚的。但是同一个"导論"的另外一个地方写道，"1950年語言学討

---

① 参加編写"导論"的人有：布达哥夫、維諾格拉多夫、高尔农、古赫曼、捷斯尼茨卡婭、謝列勃連尼柯夫。它已在«苏联科学院通报(文学与語言部分)»1959年第3期上发表。譯文见本刊1959年9月号。

② 原注见«苏联科学院通报(文学与語言部分)»，1959年第3期，215頁。譯文见本刊1959年9月号，442頁(下面只注本刊譯文頁数，原注略)

③ 见譯文442頁。

④ 着重号是我加的——契科巴瓦。

⑤ 这个老公式中加进了什么新东西，参看下面。

論后，苏联語言学脫离了馬尔理論，但时常有一种偏向伴随而来，即公然恢复无批判地接受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比較語言学派的一般理論观点”（440頁）。这两个論点如何协調呢？

在442頁（見譯文），截然否認苏联語言学那种“完全恢复老路”的現象，而在440頁（見譯文）又承認“公然恢复旧观点”的現象。叫讀者相信哪一种說法呢？

4. 語言学屬于社会历史科学（440頁），这一論点是完全无可爭辯的。語言学的对象——語言（它的社会职能）自然而然地决定了語言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

即使語言物質，它的声音表达能用自然历史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也不能把語言学隶屬于自然历史学科。这种研究的可能性是由这样的事实引起的：語言的符号就材料来說是物理的。（如果不是这样，它們就不能从听觉上和視觉上被接受，因而也就不能成为交际工具。）

語言学可能成为精密的科学，而不失其为社会科学。这說法是独特的，但（对苏联語言学）却是无可爭辯的；正如同說語言是社会現象，而它既不屬于基础，也不屬于上层建筑一样。

在440頁——关于語言科学的性質問題——写道：“…还沒有忘記上一世紀六十年代施来黑尔在达尔文主义初步成就的影响下曾經想把語言学列为自然科学而沒有成功这一事实。”令人遺憾的疏忽！施来黑尔第一次論証語言科学是自然历史科学是在1850年，比达尔文的基本著作的出現要早九年，而且他在别致地解釋历史本質的过程中是不依賴达尔文原则的。

5. “导論”認为，关于語言的“特殊符号性質”的論点，正如关于語言的社会性以及历史主义是語言学的基础等論点一样，是无可爭辯的…。（437頁）

“导論”說：“时常表現出害怕提語言的符号性这个問題，对待語言的符号性質，象对待一种同馬克思主义語言学格格不入的东西。‘符号理論’有时只了解为索緒尔的那种形式的符号理論，因而常被完全否定。結果，阻碍了对語言結构的性質这一基本問題进行理論研究，从而也阻碍了对語言表达形式的特殊性这一問題进行理論研究”（437頁）。这是十分正确的。

对符号理論作一簡短的历史回顧，不是多余的。

否認語言的符号性是从馬尔时代繼承下来的。有些捍卫語言新学說的哲学家把語言符号性的理論說成是語言学中的不可知論；同时，他們引証了語言和思維统一的理論：思想反映現实；語言和思想不能割裂；因而語言事实应該反映現实。据說，把語言看作与被表达者有約定关系的符号就是破坏語言和思維統一的理論，走上不可知論的認識論立場…这就是前提和結論的連鎖。

“害怕提語言的符号性这个問題，把它看作同馬克思主义語言学格格不入的东西”的根源就在于此。“导論”应該談到这一点。

“符号性”的反对者，在演繹地論証对“符号性”抱有否認态度时，在构成对不可知論的指責时，沒有注意到这一基本事实：即不同的語言可以用各种方法、用各种不同的符号表达同一个內容（同一种思想）。如果語言符号性反对者是对的，多語言的事实就是不可理解的了。

忽視語言的符号本質就是給那些認为語言学是自然历史科学的說法創造前提。

任务不在于把語言事实的符号性看作原则上不能为苏联語言学所接受的东西而摒弃它，任务在于探求唯物主义的語言符号性理論。

6. “…1950年的討論后，在个人崇拜的情况下，某些苏联語言学家很久沒有能够下决心从斯大林的«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一書所涉及的有限問題的圈子中走出来，他們不顧作者的声明（他不是語言学領域中的專家），极力（毫无足够根据地）‘发展’这个著作的每一个具体的，甚至是沒有方法学意义的論点”（440頁）。

在这里注意力集中到研究的是什么（有限的問題）。事实上，最有特征性的是如何研究的：在分析問題时，通常沒有超出«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著作中引証来的論据的范圍。（这不仅是“某些苏联語言学家”！）由此可見，极端缺乏独創精神，因而存在有过多引証的現象。

在«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一著作中，斥責了任意引証的現象，說道，“馬克思主义是一切教条主义的敌人”，而且要求根据創造性的馬克思主义的原则研究語言学問題。但这并未产生很大的效果，結果是陈辭烂調由引文来克服，而教条主义是用摘引“馬克思主义是一切教条主义的敌人”这一引文来克服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的人不檢查所提出的論点的意思，而是檢查，同論点有关的引文是不是充分利用了，在提出来的論点中是否有引文所沒有的某种細微差别。

只要脫离了引文的字面上的意义（不管語意如何明显），都会造成責难作者是“歪曲了斯大林的論点”（这个責难远比“他不承認馬尔的‘新学說’”为重）。

苛刻責难的行家拥有銳利的武器，并能巧妙地运

用它們。不依靠引文而思考，离开引文（«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就行不通。独立思考降到最低点。"創造性的馬克思主义"也变成了引文。关于这一点，应該直截了当地說出来。

7．"导論"正确地指出，"必須使苏联語言学家的工作轉向深刻批判修正主义和那些盛行在西方的唯心主义流派"（437頁）。

遺憾的是，沒有說出語言学的修正主义表現在哪里。缺少这一点，"深刻批判修正主义"这句話就沒有具体內容了。

苏联語言学由于是唯物主义的，自然就同外国語言学的唯心主义流派相对立。这是无需說明的。

有人以个人崇拜的禍害为口实，事实上却傾向于恢复"語言新学說"的个别的、科学上不正确的論点，这难道不应認为是修正主义的表現嗎？"导論"应該談到这一点，何况它号召"公开审查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一著作中那些未証实的論点"（441頁），并且認为有必要談到"傳統語言学的危机，苏联的傳統語言学无力…使語言学中历史主义原則的眞正論証对抗'語言新学說'的伪馬克思主义的詞句"（440頁）——这簡直是馬尔的反历史主义的口气了。

8．"导論"在談到苏联語言学的成就时，特别提到音位学的成就："理論方面的无可爭辯的成就还由这样一些苏联語言学家获得，他們在研究音位学問題时是繼承和发揚了俄国革命前的科学傳統。苏联这一領域內的大多数著作不同于国外許多音位学流派的，其特点是同极端丰富和多样的語言材料有不可分的联系——这种联系又是現实生活中的需要提示的…"（439頁）

沒有疑問，苏联語言学家的成就是值得特别指出的。

問題在于：如果說他們"繼承和发揚了俄国革命前的科学傳統"，如果說苏联音位学者的研究不同于国外許多音位学的研究是因为它們"与极端丰富和多样的語言材料有不可分的联系…"，①那末，能不能对这些成就給予应有的精細的描述呢？

革命前俄国音位学的心理学傳統，不仅是"繼承下来和加以发揚了"，而且被改造了。不能不談到这一点，因为結构主义正是溯源于音位学：音位学是語音学上的結构主义。

*　　　*　　　*

对"导論"本文所提的意見，是根据对苏联普通語言学任务的一定的理解而提出的。因此我們想对（苏联語言学的）普通語言学原則的特点，对历史語言学（对它的"危机"）的态度，对外国語言学流派的态度等問題提出一些看法：

語言（交际工具）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現象。苏联語言学按其职能确定語言是交际和互相了解的工具，因而也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作为这些职能的承担者的語言，是一个符号系統）：交际职能是主导的，表达（表达思想）职能是附屬的，因为語言如果不成其为交际工具，就逐漸丧失表达职能，即不再成为思想的工具而保存下来。符号系統，就物質上說是物理性的，就职能說是社会性的——这就是語言。

我們把語言看成是交际工具，因而把它看作是社会現象。

有人会問：这里有什么独特之处呢？人們老早就把語言看作是社会現象。有人說，当語言这个社会現象被看作是上层建筑范疇和取得語言"新学說"的阶級現象的資格时，事情就变了。但这些說法又垮了，显然回到早已为人熟悉的論点，因而特点就沒有了。

"語言——交际工具——社会現象"是一个老公式，但內容却不同了。这是因为我們所理解的"社会的"这个字眼儿有特殊意义。对苏联科学来說，社会現象或者屬于基础，或者屬于上层建筑。但語言既不屬于基础，也不屬于上层建筑；語言是不屬于某个基础的特殊的社会現象，因而远远比由基础所决定的任何上层建筑为重要。由此就产生了語言对人民生活对人类社会发展有无比重要性的論点。

否定因素（非上层建筑，非阶級現象）决定了作为社会現象的語言的特殊性，因而丰富了語言这个概念，丰富了平常的公式的含意。

能不能說，这种理解早已包含在那个"語言——交际工具——社会現象"的平常公式里面呢？当然不能。旧公式获得了新內容。

因此，拒絕了語言的上层建筑性質，拒絕了語言阶級性的論点后，苏联語言学并未丢掉語言定义的特点，并未使这定义貧乏化，相反地揭示了語言的眞特点，抛弃了假特点。

"新学說"提出"統一的語言起源过程""語言阶段发展論"的想法。有人曾認为（甚至今天也有人認为）："新学說"是从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現象的本質这个論点演繹地导出語言的上层建筑性和語言的阶級性来的，而"統一的語言起源过程""阶段发展"是"新学說"本身的語言学論点，这些論点証明了一般語言学思想的巨大气魄。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契科巴瓦。

不用說，这些論点如果是用語言学方法，通过語言发展史的具体事实的分析而加以闡明的話，就会是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的事件。然而，事情并不是这样。象語言的上层建筑性的論点一样，这些論点是演繹地推論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出发点是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經济結构的学說：語言阶段（馬尔的）——在观念上，是改变成为語言学范疇的社会經济結构，即作为上层建筑的語言应該反映社会发展上那些有区别的发展阶段。

划分語言阶段的尝試沒有成功，因为語言并不象上层建筑的現象那样发展（按照社会經济結构更替）。阶段性的格式便流产了。

要注意的不在于建立阶段更替史是不可能的。在“新学說”中并沒有阶段的定义（根本未能确定“語言阶段”的含义），这种情况所以能够发生，是由于“語言阶段”这一概念不是从語言事实的研究結果推論出来的，而是演繹地、公式化地从錯誤理解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經济結构学說和語言的上层建筑性推論出来的。

語言的上层建筑性的問題旣然不存在了，阶段学說也就不能成立。

苏联的普通語言学拋弃了杜撰的語言阶段的僵死格式，并沒有变得貧乏了。

“新学說”企图把語言的上层建筑性、語言的阶級性、統一的語言起源过程、語言的发展阶段論，論証为馬克思主义語言理論的特殊論点，但这些尝試都失敗了。因为它們沒有語言学上的論据，也沒有从馬克思主义方面得到証明。

假使沒有下面的情况，“新学說”的失敗可能只是創造这一学說的学者的失敗。

馬尔用尽一切方法把“新学說”及其錯誤論点强加于苏联語言学；这样，这个失敗就有成为全苏联語言科学的灾难的危險，因为——馬尔的那些科学上站不住脚的論点在这个学科中得到了傳播。

馬尔借以建立自己論点的方法是科学家不屑采用的。在書刊上，馬尔大言不慚地把不贊同他的学說的人称为“科学上的国内侨民”，而在演說中，竟敢对不贊同他的人說，“或者您贊成我們的观点，或者被推到深淵里去！”科学上站不住的东西是用不体面的方法树立的。

不能容忍任何專家以个人观点的專横偸換馬克思主义科学原則的論断。在苏联語言学中，树立“新学說”的痛苦經驗教导我們这一点。

*　　*　　*

关于历史主义和对待历史主义語言学的态度問題。苏联語言学主張历史主义原則，即在現象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对現象进行研究——这是方法学的原則，它对社会科学及自然历史科学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許多世紀以来，人們旣从語文学观点又从哲学观点研究語言。而历史主义观点是最有成效的，因为沒有这种观点，我們就不可能有語言科学。历史主义的观点是科学的。語文学語法不要求成为科学，它自称为“艺术”(ars, techne)，也就是經驗法則汇集。理性(哲学)語法(17—18世紀)繼續停留在“艺术”阶段。第一部科学語法是历史語法。語言科学的产生，象生物学和地質学一样，应归功于历史主义原則。以历史主义观点对待語言被認为是正确的，这不仅因为：語言是社会現象，只有了解社会历史，才能理解語言現象；另外，还因为它对分析語言事实和判断語言构造及其职能是必不可少的。

是否因此就可以說，倘保持着十九世紀形成时的状况及目前功能的历史（更确切地說，历史比較）語言学能够担負起摆在它面前的任务呢？不，当然不能这样說。历史語言学有两大缺陷。第一个缺陷，是它缺乏历史性，因为它只能研究語言历史发展的一面，即只能研究語言分化过程及其結果（亲屬語言），却不具备研究統一过程及其結果的方法。統一过程所占的比重越大（在語言的历史生活中），就越加感到历史比較語言学方法的缺点。对历史語言学抱批判态度的正是那些把注意力集中在語言相互影响过程上的語言学家（И. 博杜恩·德·庫尔特內、Г. 舒哈尔特、Н. 馬尔，后者是在其語言学研究活动中最有成就的时期，即1910—1916年），这种情况絕非偶然的。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历史語言学暂时还可以指望“語言地理学”（包括精确研究个别語言事实分布地区的方法）和底层理論的帮助，后者的作用是观察融合过程中已消失的語言的各别殘余。尽管有这种帮助，到如今历史語言学的缺陷尙未弥补上，結果历史語言学至今还是缺乏历史主义的，而这正是它的弱点。

第二个缺陷是历史語言学未能建立描写系統的科学基础；編写一部同历史語言学科学水平相适应的科学的描写語法問題，不仅沒有解决，而且尙未以应有的方式提出来。然而，在用历史比較法研究印欧語、閃語、芬兰-烏戈尔語、阿尔泰語、伊比利亞-高加索語过程中所完成的那些工作，已經为定出第一个原理提供了足够而有余的資料，而不顧及到这一原理，就不能建立科学的描写語法。这一原理大致可以表达如下：結构不决定于功能，同样的內容在各种語言中可用各种語法手段表达；在各种不同的語言中这些或那些語

法范疇可能有重复，但在各种語言中不可能有相同的語法結构；甚至在同一語言的历史生活中，語法結构可能起本質变化。因此，共同語法的想法在科学上是不合情理的。

历史語言学的各种可能性未完全被利用来制定科学描写語法的結构原則。描写語法已成为反历史主义意图的进攻基地(路易·叶姆斯列夫的語言單位論)。

由于这一点，需要談清对"历史語言学危机"的看法。我們已經指出历史語言学中存在两大缺陷。我們揭露两大缺陷的同时，是否就証明历史語言学經历着危机呢?

历史比較語言学曾經被馬尔的語言"新学說"所否定。

近三十年来，历史語言学的原則立場，它的基本概念，在国外語言学界的某些派別中：意大利的新語言学，美国的描写語言学，特別是丹麦的結构主义（叶姆斯列夫的語言單位論），爭論不休，而且党同伐异。

馬尔輕視历史比較語言学，把它看成是形式比較語言学，是反动的資产阶級語言学，这样便为四要素古生物学扫清了道路。

外国語言学各派別的反历史主义，并非源于历史語言学中存有缺陷，而是取决于共同的哲学原則：他們認为历史主义是实証主义的产物，而为了唯心主义应否定实証主义。

二十年前丹麦語言学家布龙达尔(V. Brøndal)在《結构主义語言学》中写道："比較語法是十九世紀的产儿。它的优缺点带有該世紀的烙印…它首先是历史主义的…它受該世紀的自然科学所鼓舞并在方法的精确方面同它們竞爭，比較語法逐渐成为合法的科学。它以自己的成就作成規律，也就是形成已确定的事物之間的固定联系…在比較語言学者的这种强調(而經常是夸大)历史的意义以及具体和規律的意义的企图中，不难認識实証主义所珍惜的思想。这些思想長期以来，毫无疑問，以至現在給实踐和科学带来很大益处…，但是它們給理論方面制造了很大、很不容易克服的困难和障碍。"①看来，"二十世紀著名的認識論者已經感觉到并揭露了实証主义观点的弱点。而且很显然，这个观点再不能促进現代科学进展。在語言学中，如其他某些部門一样，新的科学精神是明显表示反实証主义的。② 在以否定态度对待实証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著名認識論者中間，布龙达尔举出古塞尔(ЭДМ,Гусерль)，他是現代外国哲学中客观唯心主义最有名的代表。③

历史比較語言学和四要素古生物学是不相容的，因此它被馬尔所否定。历史主义被認为是实証主义的产物，因此布龙达尔不采納它。根据布龙达尔的观点，"对任何科学来說，最重要的是經常的、稳固的、相同的东西"。"多时性"和"历史的"对立，它进一步引向泛时性，也就是超时間性。

我們不滿意实証主义，因为它缺少唯物主义。布龙达尔不滿意实証主义，因为它缺少唯心主义。

在这方面不由得使人想起，国外語言学家的某些团体把我們这里恢复历史比較語言学理解为重新回到青年語法学派的原則上去。这当然是一种誤会，因为青年語法学派的普通語言学观念有特有的个人主义和心理主义，而这些是苏联語言学所不能接受的。但是青年語法学派的那种坚持历史主义原則重要性的实証主义(甚至通过这样极端的形式："語言研究中，科学的即是历史的!")比現代唯心主义語言学流派的反实証主义的反历史主义更显得科学。

因此，历史語言学不能使我們滿意是因其中尙有缺陷，是因它缺乏历史性。

正如我們所見到的，历史語言学成了国外語言学唯心主义各流派的批判对象，这种批判是根据我們所不能接受的、毫不相同的理由进行的。

应該估計到这种情况，即苏联語言科学不能引証現代国外語言学給予历史語言学的批判，如果不考虑到該批判的原則立場。④

在各种科学中，应把研究工作的实踐及它的具体成就同理論上領会这种实踐及其成就区分开。科学理論远远不能全部反映研究实踐。因为科学理論不可能經常表明成就的眞实意义。很难达到理論上的透徹理解；科学理論一般是落后于科学研究实踐。物理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現代物理学在研究实踐，在認識物質形成法則方面所获得的巨大成就是众所公認的。这些成就保証物理学在各种自然科学中占居首位。但是，我們也知道这种情况，即物理学成就的理論意义經常被曲解。研究实踐中的巨大成就和理論上的唯心主义解釋，这正是科学理論和研究实踐脫离的鮮明例証。

---

① 布龙达尔：《結构主义語言学》，见《語言学通报》1939 年第一卷。俄譯文載于 B. A. 兹維金采夫所編写的《19—20 世紀語言学史讀本》，1956 年，412 頁。

② 同上，413 頁。

③ 死于 1939 年。他是著名的《邏輯研究》(第 1 卷，1900 年；第 2 卷，1913 年)的作者。

④ 我們在"导論"中看到："…世界語言学在最近 15—20 年經历着一个严重的危机…"而作为这点的証明："历史語言学的方法学原則… 遭到深刻的重新审查，目前美国和西欧大部分語言学家认为它过时了…"(见譯文 439 頁)全部問題在于："认为它們已經过时"是正确的嗎?

历史語言学是否有危机的問題，首先应根据研究实踐的証据来判断。

历史語言学及其研究方法在今天同过去(例如在上世紀末叶)一样，是同样可靠的。对研究亲屬語言的历史来說，現在还沒有比历史比較分析更加有效的方法。每当新語言材料列入研究范圍时，不管是印歐語系的涅西特-黑特語也好，或格魯吉亞語及其对山区伊比利亞-高加索諸語言的历史关系也好，都証实了这一点。

无疑的，分化过程的結果保存得越好，历史相互关系的情景因整化过程的影响而模糊得越少，历史語言学的方法就越加有成效，因为历史語言学由最初产生的时候起就建立在研究分化过程(和結果)的基础上，所以它不能强求更多的东西。

不能不估計到，比較不是永远为历史目的服务，而有时变成了为比較而比較的情况，这对分析語言历史的結果是很不利的(历史比較分析方法須进一步精确化)。

根据上面談的，可得出結論，即研究实踐并未証明历史語言学的危机。

历史語言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为历史所証明的使用范圍，所以那里沒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代替它。例如，历史比較語言学最先建立了科学的語源学，除历史比較分析外，直到現在还沒有其他方法可以确定詞源。科学的詞源学可以作为一个标准：凡能用比历史比較分析更可靠的方法去确定詞源，将被認为是了解詞的历史的更为有效的手段。

談到历史比較分析的認識价值时，自然涉及到类型比較研究的科学价值。应用它的范圍很广(也用它研究非亲屬語言)，可靠性不稳定，研究目的是闡明在不同起源的各語言中某些过程(現象)形成的历史。类型比較研究是研究历史的方法之一，不能同历史比較研究相对立，在亲屬語言的历史研究中更不能代替它。

研究实踐沒有証明在历史語言学中存在着危机。可以断言历史語言学已用尽一切可能性，已成为历史遺产的說法，是沒有客观基础的。历史語言学缺乏历史性，这便是它的根本缺点，但絕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認为可以低估它对历史的貢献。当然，原則上不能同意：人們在否定历史語言学时，認为它的主要缺点正是它的历史性，認为它不应該是历时性而应該是多时性和泛时性的。

常談論历史語言学危机的是那些不同意历史主义原則的各語言学思想派別的代表們(請看上面談到的布龙达尔的言論)。在这种情况下，他們不是依据历史語言学的实际研究成果，而是根据一般方法論和世界观方面的动机去判断历史語言学(及它的危机)的。在这些論断的基础上为苏联語言科学作出某些关于語言学危机的結論，是不合理的。

不是要否認历史主义原則，而是要发揚发展它，訂正和补充那些实現它的現存方法，制訂研究各語言历史发展过程的更加完善的方法——这便是我們的任务。

上面曾談到，研究語言的历史并不意味着拒絕語言的描写研究，因为闡明語言現行系統的規律是語言科学的一个合理的重要任务。

語言的系統性以独特形式表現在語言的历史中此外，在語言系統共时性的断面中也显露出語言发展各阶段的沉淀物，这一点对語言史有重大意义。

結构主义的注意中心是对語言系統进行描写。

在談到結构主义时，我們首先注意到叶姆斯列夫的語言單位論，其次是美国的描写語言学。

我們对結构主义的估价，也同对其它国外語言学派的估价一样，曾經存在并还存在着搖摆，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的現象。在"新学說"統治时期內和在1950年的討論后，常常一下子抛弃了国外語言学所有的一切，結果是評价了但未分析，否定了但未克服。近些年来又出現了无批判地全部接受国外語言学的一切的傾向。

无論是籠統的否定，或是无批判地接受国外現代語言学所有的一切的做法，都是不符合苏联普通語言学发展的利益的。

語言單位論的唯心主义假定和描写語言学的机械原則不应成为辯論的对象，因为它們是不能被接受的。

不能同意这样划分語言学，即語音方面(物質)的研究和意义研究都不屬于語言学本身范圍內：把語音学列入原始語言学(prelinguistics)內，語义学列入广义語言学(metalinguistics)，而語言学本身却是微語言学(microlinguistics)(Trager 的話①)；正因为有意义，語言才成为思維工具，正因为語音有物質本質，語言事实在言語交际过程中才会被感覺到。

微語言学排除了語音和意义，因而也就由語言学本身范圍內排除了那些沒有它語言就不能成为語言本質，語言就不能成其为思維工具和交际工具的东西。

---

① 按 G. L. Trager(1906—)是現代美国語言学者，任耶魯大学教授。他在所著《The Field of Linguistics》一书(1949)中說："microlinguistics, wh ichfrom now on will be refiered to simply as ling istics, its practitioners being ling ists(=linguistic scientists), deals with the analysis of language systems."——譯者

結論：把語言学实体排除于語言学本身范圍之外并把全部語言縮減到关系系統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不給予語法結构中的关系以应有地位也是不对的。当我們說 карандаша、пера、травы、воды、пламени 是單数屬格时，我們对詞汇意义和語音形态表现（变格的詞尾）完全不同的詞进行了評定。問題決定于詞的結构成分。語法实践自古以来認为这些詞在結构上是相同的。但語法理論一般对它注意得很不够。

苏联語言学必須制訂自己的結构（詞的，句的）理論，自然它不能庵盖整个語言科学，但它将适当地查清所研究的那种现象的特点。不估計到語法现象的特点，就不能制訂苏联的詞、句結构理論。

现在談一談数理語言学。

数理語言学不仅有实用意义，并具有重大的理論意义。为了实用目的把語言事实看作物理现象的观点不应视为把語言学归屬于自然-历史科学的根据。但这种解釋的可能性本身有着一定的理論意义，因它强調指出語言事实按其职能（用途）是社会性符号，而按其材料是物理性的符号。

因而語言定义获得了間接的証明，由苏联語言学原則性立場上看，它的科学合理是不容置疑的：語言是一个符号系統，其材料是物理性的，其职能是社会性的（因为它是交际工具）。

如果語言事实按材料看不是物理的，就不能使进行交际的人們感受到，也就不能成为交际工具。（"'精神'这个东西自始就为物質所'糾纏'着，这里所說的物質是以运动着的气层和声音的形式，簡言之即以語言的形式而出现的。"見《德意志意識形态》。）

如果語言事实不是符号，那末按材料是物理性的語言事实将是自然-历史研究对象，而語言学将成为自然-历史科学。但是，符号具有意义，而自然历史科学沒有意义。

有人說"傳統語言学"对机器翻譯的发展沒有什么帮助。但是机器翻譯所使用的語言分析沒有傳統語言学的知識就不行。

經常可听到一种說法，似乎数理語言学将导致建立新的語言科学，似乎数理語言学与"傳統語言学"是互不相容的。应該認为，这种見解是过于夸張了。应用語言学不可能代替語言科学。普通語言学能理解应用語言学所获得的那些成就的本質，即能从理論上掌握这方面所获得的全部有益的东西。数理語言学是必要的和重要的。它与唯物主义的語言科学是完全可以并存的。

* * *

我們依据的見解包括着一系列苏联語言学界所公認的論点，但也包含着反映作者个人見解的論点，这些論点不仅是批判分析各种观点的結果，而且也是根据多年对各种有文字和无文字語言进行研究的結果。

对苏联語言科学基本原則和論点的共同理解团結着苏联語言学家。它不仅不排除，而且还意味着容許对某些具体語言学問題有自己的有事实根据的看法。

苏联語言学，如苏联数学、物理或化学一样，同样可以把各个派別包含在内。

**（苏华、郑福同譯，白水校）**

# 关于問題报告書《語言学中的一些理論問題》

〔苏联〕C. K. 邵勉

苏联科学院文学与語言学部普通語言学委員会，在維諾格拉多夫院士領导下，編写了問題报告書的导論部分《語言学的一些理論問題》，刊登在1959年第三期《苏联科学院通报〔文学与語言部分〕》（5月—6月）上，供大家討論。

报告書的导論部分是值得苏联語言学者們特别注意的，因为它，按其作者的意見，闡述了将要决定苏联語言学进一步发展的原則性意見。应該特別仔細地討論这些原則性意見，因为苏联語言学界对它的态度将决定未来七年中苏联語言学的命运。

应該着重指出，由于控制論和自动化的蓬勃发展，形成了象自动翻譯和科技文献摘要自动化等新技术部門，語言問題在这里面起着主导作用。所以，苏联語言学将要沿什么道路繼續发展，这問題现在就具有全国性的重大意义。

遺憾的是，起草报告書导論的作者所提出的原則性意見并不能滿足我們的要求。下面我們将証明，这些原則性意見是根本錯誤的，虽然作者企图用馬克思

历史語言学是否有危机的間題，首先应根据研究实踐的証据来判断。

历史語言学及其研究方法在今天同过去（例如在上世紀末叶）一样，是同样可靠的。对研究亲屬語言的历史来說，現在还沒有比历史比較分析更加有效的方法。每当新語言材料列入研究范圍时，不管是印歐語系的涅西特-黑特語也好，或格魯吉亞語及其对山区伊比利亞-高加索諸語言的历史关系也好，都証实了这一点。

无疑的，分化过程的結果保存得越好，历史相互关系的情景因整化过程的影响而模糊得越少，历史語言学的方法就越加有成效，因为历史語言学由最初产生的时候起就建立在研究分化过程（和結果）的基础上，所以它不能强求更多的东西。

不能不估計到，比較不是永远为历史目的服务，而有时变成了为比較而比較的情况，这对分析語言历史的結果是很不利的（历史比較分析方法須进一步精确化）。

根据上面談的，可得出結論，即研究实踐并未証明历史語言学的危机。

历史語言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为历史所証明的使用范圍，所以那里沒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代替它。例如，历史比較語言学最先建立了科学的語源学，除历史比較分析外，直到現在还沒有其他方法可以确定詞源。科学的詞源学可以作为一个标准：凡能用比历史比較分析更可靠的方法去确定詞源，将被認为是了解詞的历史的更为有效的手段。

談到历史比較分析的認識价值时，自然涉及到类型比較研究的科学价值。应用它的范圍很广（也用它研究非亲屬語言），可靠性不稳定，研究目的是闡明在不同起源的各語言中某些过程（現象）形成的历史。类型比較研究是研究历史的方法之一，不能同历史比較研究相对立，在亲屬語言的历史研究中更不能代替它。

研究实踐沒有証明在历史語言学中存在着危机。可以断言历史語言学已用尽一切可能性，已成为历史遺产的說法，是沒有客观基础的。历史語言学缺乏历史性，这便是它的根本缺点，但絕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認为可以低估它对历史的貢献。当然，原則上不能同意：人們在否定历史語言学时，認为它的主要缺点正是它的历史性，認为它不应該是历时性而应該是多时性和泛时性的。

常談論历史語言学危机的是那些不同意历史主义原則的各語言学思想派别的代表們（請看上面談到的布龙达尔的言論）。在这种情况下，他們不是依据历史語言学的实际研究成果，而是根据一般方法論和世界观方面的动机去判断历史語言学（及它的危机）的。在这些論断的基础上为苏联語言科学作出某些关于語言学危机的結論，是不合理的。

不是要否認历史主义原則，而是要发揚发展它，訂正和补充那些实現它的現存方法，制訂研究各語言历史发展过程的更加完善的方法——这便是我們的任务。

上面曾談到，研究語言的历史并不意味着拒絕語言的描写研究，因为闡明語言現行系統的規律是語言科学的一个合理的重要任务。

語言的系統性以独特形式表現在語言的历史中此外，在語言系統共时性的断面中也显露出語言发展各阶段的沉淀物，这一点对語言史有重大意义。

結构主义的注意中心是对語言系統进行描写。

在談到結构主义时，我們首先注意到叶姆斯列夫的語言單位論，其次是美国的描写語言学。

我們对結构主义的估价，也同对其它国外語言学派的估价一样，曾經存在并还存在着搖摆，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的現象。在"新学說"統治时期内和在1950年的討論后，常常一下子拋弃了国外語言学所有的一切，結果是評价了但未分析，否定了但未克服。近些年来又出現了无批判地全部接受国外語言学的一切的傾向。

无論是籠統的否定，或是无批判地接受国外現代語言学所有的一切的做法，都是不符合苏联普通語言学发展的利益的。

語言單位論的唯心主义假定和描写語言学的机械原則不应成为辯論的对象，因为它們是不能被接受的。

不能同意这样划分語言学，即語音方面（物質）的研究和意义研究都不屬于語言学本身范圍内：把語音学列入原始語言学（prelinguistics）内，語义学列入广义語言学（metalinguistics），而語言学本身却是微語言学（microlinguistics）（Trager 的話①）。正因为有意义，語言才成为思維工具，正因为語音有物質本質，語言事实在言語交际过程中才会被感覚到。

微語言学排除了語音和意义，因而也就由語言学本身范圍內排除了那些沒有它語言就不能成为語言本質，語言就不能成其为思維工具和交际工具的东西。

---

① 按 G.L. Trager（1906—）是現代美国語言学者，任耶魯大学教授。他在所著《The Field of Linguistics》一书（1949）中說："microlinguistics, wh ichfrom now on will be reflered to simply as linguistics, its practitioners being linguists（=linguistic scientists），deals with the analysis of language systems."——譯者

結論：把語言学实体排除于語言学本身范圍之外并把全部語言縮減到关系系統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不給予語法結构中的关系以应有地位也是不对的。当我們說 карандаша、пера、травы、воды、пламени 是單数屬格时，我們对詞汇意义和語音形态表現(变格的詞尾)完全不同的詞进行了評定。問題决定于詞的結构成分。語法实践自古以来認为这些詞在結构上是相同的。但語法理論一般对它注意得很不够。

苏联語言学必須制訂自己的結构(詞的，句的)理論，自然它不能掩盖整个語言科学，但它将适当地查清所研究的那种現象的特点。不估計到語法現象的特点，就不能制訂苏联的詞、句結构理論。

現在談一談数理語言学。

数理語言学不仅有实用意义，并具有重大的理論意义。为了实用目的把語言事实看作物理現象的观点不应視为把語言学归屬于自然-历史科学的根据。但这种解釋的可能性本身有着一定的理論意义，因它强調指出語言事实按其职能(用途)是社会性符号，而按其材料是物理性的符号。

因而語言定义获得了間接的証明，由苏联語言学原則性立場上看，它的科学合理是不容置疑的：語言是一个符号系統，其材料是物理性的，其职能是社会性的(因为它是交际工具)。

如果語言事实按材料看不是物理的，就不能使进行交际的人們感受到，也就不能成为交际工具。(“‘精神’这个东西自始就为物質所‘糾纏’着，这里所說的物質是以运动着的气层和声音的形式，簡言之即以語言的形式而出現的。”見《德意志意識形态》。)

如果語言事实不是符号，那末按材料是物理性的語言事实将是自然-历史研究对象，而語言学将成为自然-历史科学。但是，符号具有意义，而自然历史科学沒有意义。

有人說“傳統語言学”对机器翻譯的发展沒有什么帮助。但是机器翻譯所使用的語言分析沒有傳統語言学的知識就不行。

經常可听到一种說法，似乎数理語言学将导致建立新的語言科学，似乎数理語言学与“傳統語言学”是互不相容的。应該認为，这种見解是过于夸張了。应用語言学不可能代替語言科学。普通語言学能理解应用語言学所获得的那些成就的本質，即能从理論上掌握这方面所获得的全部有益的东西。数理語言学是必要的和重要的。它与唯物主义的語言科学是完全可以并存的。

*　　　*　　　*

我們依据的見解包括着一系列苏联語言学界所公認的論点，但也包含着反映作者个人見解的論点，这些論点不仅是批判分析各种观点的結果，而且也是根据多年对各种有文字和无文字語言进行研究的結果。

对苏联語言科学基本原則和論点的共同理解团結着苏联語言学家。它不仅不排除，而且还意味着容許对某些具体語言学問題有自己的有事实根据的看法。

苏联語言学，如苏联数学、物理或化学一样，同样可以把各个派別包含在內。

**(苏华、郑福同譯，白水校)**

# 关于問題报告書《語言学中的一些理論問題》

〔苏联〕C. K. 邵　　勉

苏联科学院文学与語言学部普通語言学委員会，在維諾格拉多夫院士領导下，編写了問題报告書的导論部分《語言学的一些理論問題》，刊登在1959年第三期《苏联科学院通报〔文学与語言部分〕》(5月—6月)上，供大家討論。

报告書的导論部分是值得苏联語言学者們特別注意的，因为它，按其作者的意見，闡述了将要决定苏联語言学进一步发展的原則性意見。应該特別仔細地討論这些原則性意見，因为苏联語言学界对它的态度将决定未来七年中苏联語言学的命运。

应該着重指出，由于控制論和自动化的蓬勃发展，形成了象自动翻譯和科技文獻摘要自动化等新技术部門，語言問題在这里面起着主导作用。所以，苏联語言学将要沿什么道路繼續发展，这問題現在就具有全国性的重大意义。

遺憾的是，起草报告書导論的作者所提出的原則性意見并不能滿足我們的要求。下面我們将証明，这些原則性意見是根本錯誤的，虽然作者企图用馬克思

主义的引文去証実它們。事实上，作者的引証应該說是任意的，因为作者所提出的錯誤論点不可能和馬克思主义有共同之点。

为了确定苏联語言学进一步发展的道路，結构語言学問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大家知道，結构語言学是一門理論科学，是現代語言科学一切部門的基础。結构語言学由于与控制論有密切連系和广泛地使用各种数学研究方法，因而不仅在理論上是很重要的，而且还具有重大的国民經济和国防意义。結构語言学的研究将是解决翻譯和科技文献摘要自动化方面的应用語言学問題（制造自动翻譯机和信息机）的理論基础，并且是設計自讀机和自动速記机，設計种种言語控制机器和生产对象的自动装置，以及通过对所傳信息的节約編碼以提高有綫和无綫电路的通过能力等方面的理論基础；同时应該注意到結构語言学研究与制訂暗碼記法和暗碼分析問題之間的联系。由于結构語言学的这些应用部門不仅在国民經济上而且在解决具有国防意义的特殊任务上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所以在美国不仅理論中心而且許多工业集团和軍事部門都撥款供結构語言学的研究之用。

由結构語言学的重大理論、国民經济和国防意义来看，每一个了解語言科学現状的苏联語言学家都应該明确一点，即苏联語言学发展的总的道路应該是：用辯証唯物主义的立場研究結构語言学。对苏联語言学来說，沒有也不可能有其它的道路。

可能有人問：报告書导論的作者是怎样对待結构語言学的呢？

使我們困惑的是，在213頁上有这种論断，說結构語言学有着唯心主义的基础。

如果承認作者的論断，說什么結构語言学有着唯心主义基础，即結构語言学所依据的原則是唯心主义的，自然也就是錯誤的，則这种論断的邏輯推論必然是：作为現代語言学基础的一个理論学科的結构語言学是与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苏联語言学应該把它当作唯心主义的伪科学扔掉。

这便产生了一个問題：如果說結构語言学是唯心主义的伪科学，那么怎样来解釋依据結构語言学而获得的那些卓越的实际成就（而这些成就連报告書的作者也是承認的）呢？

事实上，結构語言学的基础不是唯心主义，不是唯心主义的原則，而是反映着客观現实的極科学的原則，正因为这个緣故，結构語言学可以經受实踐的考驗。唯心主义的說法不适用于結构語言学，而适用于对結构語言学进行哲学解釋的某些企图。大家知道，任何科学，任何科学理論，不管它是量子力学、控制論或結构語言学，都可从不同哲学立場去解釋，但决不能把对这門或那門科学的哲学解釋与科学本身混为一談。唯心主义哲学家或是还沒有很好掌握哲学的学者可能企图根据科学原理得出唯心主义的、甚至是宗教性的結論。但是这些錯誤的結論不仅不是科学的基础，恰恰相反，它們同科学是絕对矛盾的。在闡述慣性定律时牛頓写道："运动着的物体沒有遇到永存上帝的反抗。"这是否表明关于永存上帝的論点成为牛頓所創的力学基础？这一論点不仅不是力学的基础，而恰恰相反，它是同力学这門科学直接相抵触的。馬克思主义教导說，当每个科学家致力于眞正的科学研究的时候，他不可能不是自发的唯物主义者，因为科学的客观內容永远是唯物主义的。恩格斯直接指出了这一点，在《自然辯証法》一書中写道，有着"許許多多自然科学家就給我們証明了，他們在自己那門科学的范圍內是不屈不撓的唯物論者，但在这以外就不仅是唯心主义者，而且甚至是最虔誠的正教教徒"（見恩格斯：《自然辯証法》，中譯本，1955年，163頁）。

应該把量子力学同对量子力学的唯心主义的解釋区分开，把物理学相对論同对物理学相对論的唯心主义的解釋区分开，把控制論同对控制論的唯心主义的解釋区分开。

同样应該把結构語言学同对結构語言学的唯心主义的解釋区分开。对結构語言学的唯心主义的解釋同結构語言学本身毫无共同之处。認为結构語言学的基础是唯心主义的說法与認为量子力学和控制論的基础是唯心主义的說法，是同样荒謬的。

不应該把科学和对科学的唯心主义的解釋混淆起来。

苏联語言学家們在哲学方面的任务应該是，从辯証唯物主义的立場上去系統地闡述結构語言学，并同結构語言学的唯心主义解釋的企图作斗爭。

馬克思主义語言学不是別的，而正是从辯証唯物主义立場出发，对語言学的成果，首先对現代語言学的最偉大的成果——結构語言学，进行系統的哲学的闡述。

报告書导論的作者在企图貶低結构語言学时碰到了极大的困难。这是由于上面所談到的翻譯自动化技术和其它技术部門正是有賴于結构語言学。可以任意咒罵誹謗結构語言学，但結构語言学对机器翻譯和其他技术部門的效用是如此明显，甚至报告書导論的作者們也不敢否認它。

报告書导論的作者是怎样避开这个困难的呢？

由212頁至213頁的論断中可明显看出，他們准备承認結构語言学的实踐价值，但否認它有任何的理論意义。他們說，結构語言学对实踐来說是必需的，而理論完全是另一回事，应該到傳統語言学里去找理論。

应該說明，这种論証方法完全不是独創的。如果我們研究一下科学史，就会看到，哥白尼理論的敌人正是使用了这种論証方法。由科学史中可以了解到，哥白尼太阳系学說的实踐意义由創立时起是这样的明显，以致任何人都不敢否認。但是，哥白尼太阳系学說的敌人曾断言，它只对計算行星的运轉和其它实踐性的目的有用，可是不能描繪出世界的眞实面目，只有普托列米（Птолемей）的太阳系学說才能描繪出世界的眞实面目。这样一来，由哥白尼敌人的观点出发得出的結論是，从实踐上說地球繞太阳旋轉，从理論上說却相反：是太阳繞地球旋轉。在反对哥白尼理論的斗争中，普托列米的捍卫者曾根据中世紀煩瑣哲学家阿克文斯基（Ф. Аквинский）所提出的眞理的两重性学說。根据阿克文斯基在其宗教哲学論文《神学的本質》（Summa Theologiae）中所闡述的学說，存在着两个互不相涉的眞理标准：实踐标准和理論标准。理論上的眞理可能与实踐上的眞理相矛盾，但只有理論上的眞理才能描繪出現实的眞实面目。正如科学史所証明的，阿克文斯基的眞理两重性学說曾經是反革命分子和蒙昧主义者在反对科学发展斗争中的主要武器之一。

报告書导論作者所使用的眞理两重性与馬克思主义对实踐是眞理准則的理解，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每一个站在馬克思主义立場上的語言学家应明确，如果說結构語言学产生了实际效果，这就是因为它是一种能够描繪出現实的正确面目的科学理論。誰使实踐脱离理論和使理論脱离实踐，他就是站在完全反馬克思主义的立場上。

作者在貶低結构語言学的时候断言，好象組成結构語言学基础的內在原則同馬克思主义把語言理解为社会現象的原則是相互矛盾的。因此作者們指責邵勉，說他在自己的小册子《結构語言学是一种內在的語言理論》中公开捍卫內在原則。

为了說明对內在原則的攻击是毫无根据的，略談一下結构語言学的对象和它与語言科学其它部門的关系。大家知道，結构語言学的对象是研究純相关性的語言成分（所謂語言学的結构成分），这些語言成分的本体是語音和意义。語音和意义不是由結构語言学来研究，而是由根据結构語言学的一些專門学科——語音学和語义学来研究。根据內在原則，我們在研究語言的語音和意义以前，应分析出內在的，即語言內部特征所具有的、組成語言形式結构的相关性成分。分析出語言的形式結构以后，我們从語音学和語义学的高度去闡述它，然后再从社会学的高度根据历史，考古学和人类学方面的有关資料进一步去闡述它。傳統語言学把屬于語言內在交际机构和語言的各社会方面的各种事实混为一談，因而它既不能了解語言的交际机构，又不能了解語言的各社会方面。与傳統語言学相反，結构語言学分析出語言的形式結构，以便根据历史、考古学和人类学方面的資料进一步去闡述它，这样便使我們能深刻地認識語言的各个方面——既包括它的內在交际机构，又包括它的各社会方面。

結构語言学的反对者在內在原則問題上的根本錯誤在于，他們一开始便把結构語言学和全部現代語言学混淆在一起，然后得出結論說，內在原則阻碍了对作为社会現象的語言的研究。事实上結构語言学絕不等于現代語言学：它只是現代語言学的核心，而在它的周圍集聚着其它語言学科。显而易見，作为結构語言学基础的內在原則不但不与馬克思主义把語言看作社会現象的理解相矛盾，而且正与此相反，它为更有成效地研究作为社会現象的語言創造了必要的条件。

报告書的作者断言說，似乎結构語言学家把語言学归屬于自然科学，而不归屬于社会科学，这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直到現在沒有一个結构語言学者想把語言学不看作是社会科学，而看作是自然科学。至于作者为了証实自己的論断所引証的法国語言学家本溫尼斯特（É. Benveniste），我們应說明，他們根本沒有搞清楚本溫尼斯特对美国語言学家瓦特摩（J. Whatmough）一書的評論談論的是什么。評論幷沒有談到，現代語言学按其对象来說已不再是社会科学了；所談的是，由使用数学方法（这正是各自然科学所具有的）的角度而不是由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現代語言学由于广泛应用了数学、数理邏輯、信息論，結果与自然科学相接近了。

最后作者們强調指出，我們的青年語言学工作者所热衷的一些理論是被輸入进来的，幷号召苏联語言学工作者深刻地批判修正主义；显而易見，象苏联語言学的总的发展路綫应以研究結构語言学問題为方向的这类論点，当然是被理解为修正主义的了。

至于被輸入进来的理論这个問題，我們应感謝作者們发現了眞理的新标准：至今我們只知道，根据理論是否与实际相适应，来判断理論是眞还是假；現在我們将知道，为了确定理論的眞实性必須考虑到，这些理

論是否是被輸入进来的。

关于修正主义問題再指出一点，作者要当心，千万可别有人讀了我們在上面所談的有关他們的反馬克思主义的議論后指責他們犯了修正主义錯誤。但我們認为，說报告書的作者有修正主义是不公正的。即使問題报告書导論的作者对科学的一些原則性問題发表了反馬克思主义的言論，这只不过說明他們尚未掌握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

### 結 論

1）报告書导論的作者不了解苏联語言学发展的总道路应該說是：朝着研究作为理論学科的結构語言学（从辯証唯物主义立場上看，它是現代語言科学的基础）方向前进。

2）作者未理解到这一点的原因，是他們落后于現代語言科学，未掌握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

3）作者暴露出科学和哲学上的无能，未能担負起所提出的任务，即写出一分符合現代語言科学情况的問題报告書导論。（苏华譯，白水校）

# 关于語言結构分析工作的决議

## 苏联科学院文学与語言学部委員会1959年7月7—8日，第16号記录

現代語言学的发展具有两个极明显的特点。

特点之一，就是出現了研究語言材料的一些新方法，它們的目的是，在最大限度地縮小研究面的条件下分析語言系統各成份間的純关系。这种分析通常是由具体語言材料中抽象出来的。語言系統的断代性描写完全脫离了这些系統的发展。这些方法畸形发展的結果，在語言科学中产生了一个名为結构主义的特殊学派，早年产生的美国描写語言学近些年来实际上已与它汇合到一起。

結构主义者采用了邏輯实証主义头子卡尔納普（Р.Карнап）提出的那种把結构看作純形式和純关系的理論，并采用了索緒尔所理解的那种語言符号理論，这些理論認为，最主要的不是符号本身，而是符号間的关系。由于采用了这些理論，結构主义者便宣称，研究語言的主要任务是确定語言系統各成分間的相互关系，而把其它語言学問題置于次要地位。他們認为，使某一語言区别于其它語言的全部語言系統都可归結于这些关系；同时認为，如果語音（或文字符号）間的关系沒有变动，則語音（或文字符号）的改变无損于系統。

某些語言学家斷言，結构主义只是力求在某一方面的范圍內（研究系統各成分間的关系）找到研究語言材料的新方法，而决不否認其它研究方面和其它方法。但对这一科学派別的这种了解是与事实不符的。現代結构主义已具有新的性質。結构主义是現代国外語言学中占統治地位的学派，有其哲学基础，有其对語言本質的观点，并妄图自己成为独一无二的語言科学。結构主义和与它相近的語言單位論的首脑們認为，他們所采用的方法是正确的，足够闡明語言的一切方面和各語言現象的本質。这一学派积极地侵入語言認識論基础的范圍內，力图以結构主义方法替換其它方法，把自己的方法万能化。在散播各种結构主义思想的总背景上，企图用下列方法重新确定語言科学的本質：即把整个語言学与結构主义分析混为一談，把所有其它語言研究方面置于語言学范圍之外，使其归屬于所謂广义語言学。

在国外，特别是美国，随結构主义广泛傳播的是它的拥护者所宣称的那种“傳統語言学”已过时的論調。現在，語言科学的一般方法論被結构主义的方法暗中替換着。語言学問題被縮小到极限：从其中抹去了有关語言的社会本質，語言与社会发展相联系的所有問題，語言与思維的相互关系問題，文学語言及其風格的問題，由社会功能所决定的語言形式問題以及許多其他問題。

現代世界語言科学发展的另一特点，是应用語言学获得了蓬勃发展。通訊、电話、无綫电技术的发展，測試和鉴别通訊管道質量的需要，为此目的測試材料和清晰度表的制訂，与广泛应用控制机械有关的言語信号化問題，机器翻譯和制造各种信息机任务的提出，由此引起的要研究大量与言語信息改造和加工有关的問題（創制各种信息語言、各种代碼系統及其变換的方法，建立和試驗适合于机器运轉的数理語言模型等）——这些問題向語言科学提出了一系列新任务和新課題。为了顺利地解决这一系列的新問題，必須仔細研究語言結构和所謂通訊技术。

这些任务的迫切性和实际意义是无容置疑的。但某些苏联語言学工作者由此得出結論：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必須把結构主义广泛地灌輸到苏联語言学中去，根本改变它的方法論，把“傳統”語言学当作过时的东西放到档案庫中去。他們指責苏联科学院語言文学部說，当語文学部进行反結构主义的斗爭时，似乎对制造具有巨大国民經济意义的信息控制机和翻譯机的事业起了阻碍作用。

必须指出，这种指責是混淆两类本質不同的問題，而把这两类問題分开是完全必要的，这就是：

1）語言結构分析的合理性和使語言系統的描写方法更加精确的必要性的問題，以及为滿足应用語言学新部門（創造信息語，机器翻譯技术，提高通訊綫路的傳导能力；自动操縱复合机組所需的言語信号化，等等）发展的特殊目的而必須使用数学、数理統計的方法去分析語言的問題。

2）結构主义的眞正的理論本質問題，由此而产生的与一系列其他問題相联系的苏联語言学方法論的問題（所謂“傳統”語言学作用的問題，語言学在科学体系中所占地位的問題等），这些問題的研究应有明确的目标，即深刻理解語言的社会本質，語言与思維的相互关系和語言与社会发展的联系。

文学与語言学部在反对以結构主义暗中替換語言学一般方法論时，从未否認語言結构分析的必要性。

語言結构分析的各种方法的目的是，指出最典型的語言模型，由大量語音色彩和具体形式中划分那些对語言理解具有决定意义而区别于其它色彩和形式的模型，利用語言的符号特性和代碼特性去編制人造代碼，确定詞的使用频率，研究音节結构等問題——这些分析方法不仅对改善通訊技术和制造信息机有巨大作用，而且对改进各具体語言的語音和語法的描写工作也有很大的作用，然而，我們这方面的方法却为大落后了。

但是，文学与語言学部不能走上把結构主义分析方法和語言学一般方法論混为一談的道路，理由很簡單，作为結构主义方法基础的是极其窄小的方面（研究語言結构各成分內的純关系），而苏联語言学的方法論却利用全部方法，最全面地揭示語言的各种特質和它多方面的联系。說什么这一方面的研究有可能保証作为社会历史現象的語言其它方面的研究（如邵勉的論断），这是一种毫无事实根据的和无法証实的說法。

根据苏联科学院1959年3月27日通过的关于苏联科学院活动的主要方向的决議精神，苏联語言学的理論被确定为馬克思主义的語言学，即把語言視为社会現象及其历史发展規律的科学。根据决議精神必須强調指出，苏联語言学不能离开这种立場，只有在結构分析方法有助于語言表达特点的分析和在更广泛的（社会历史的）方面可以作为研究語言的材料时才能利用。

文学与語言学部委員会考虑到由于研究各种符号系統，这信号化系統和約定代碼的发展而把語言作为符号結构去研究的科学和实踐主义，完全同意別尔格（А. И. Берг）院士关于在科学院系統內成立独立的符号研究所的建議。它将与苏联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应用語言学組（莫斯科）和該所列宁格勒分院应用-数理語言学小組密切配合，研究普通符号学的理論基础以及应用語言学的一些問題。

2. 为了使苏联科学院与共和国科学院的各部門和各大学所进行的应用語言学工作能协調一致，必須成立应用語言学科学委員会，它将与苏联語言学理論科学委員会和控制論科学委員会配合进行工作。因此，应用語言学各部門与数学、电子学、电声学、生理学、通訊技术，自动化和远距离自动控制有关的工作也应与苏联科学院各部門（語言文学学部、物理数学学部、技术科学学部、生物学学部）相联系。把該科学委員会直屬于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是恰当的；自該科学委員会組成后，現存的并附屬于物理数学学部声学委員会的应用語言学委員会的职权应轉交給它。

3. 学部委員会認为，必須在以下各方面对以新結构方法研究語言的工作予以重大注意：

1）在討論問題报告書《苏联語言学理論》中；

2）在苏联科学院語言研究所（普通語言学小組）和俄罗斯語言研究所的七年远景計划中；

3）在《語言学問題》和《苏联科学院通报〔文学与語言部分〕》被志中。

4. 学部委員会同意在苏联科学院，俄罗斯語言研究所內成立俄語結构研究方法小組（領导人是語文学庫兹涅錯夫），并認为有必要在苏联科学院斯拉夫学研究所（語言学組）內不仅进行各斯拉夫語言的历史比較研究，并且进行各斯拉夫語言的結构类型研究。

5. 学部委員会認为，必須保証将現在进行的有关語言結构类型分析和数理語言学与应用語言学的研究的成果以專門丛書的形式用油印迅速发表。

6. 同时語文学部委員会特別强調指出，实行上面所确定的实际措施和承認新結构方法的实际意义絲毫不应减弱对国外現代結构主义和語言單位論的理論基础的唯心主义实質进行批評，因它們重新修改了作为

（下轉242頁）

# 电子学和語音学家*

## ——言語分析与合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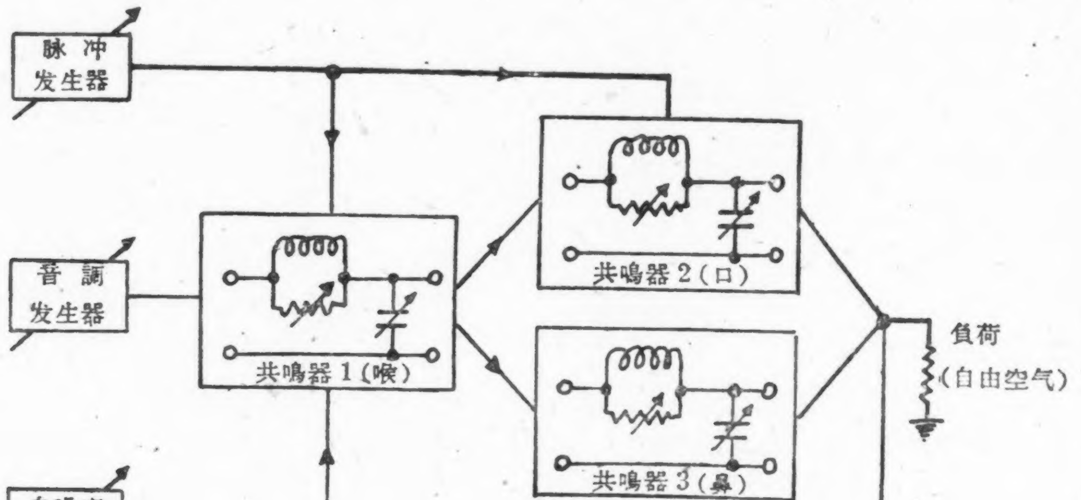
〔英国〕H.J.F.克拉貝

近代实驗語音学，由于它致力于全面地闡明人类言語机制的功能，很快就成为一門包罗万象的学科了。言語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現象，牽涉到語言学、有意識和无意識的心理过程、大脑和神經系統、声腔、声波、以及听話人的听官和理解器官。从这种动力的意义来了解言語性質的企图，包括了許多研究和一些論战，就使得更加用得着去設計許多言語机制各部分的电子模型了。而且言語的物理声学方面的研究还包括許多电工測量仪器。

这样的結果，使一个陌生人偶然来到一間近代語音实驗室，会誤認为是走进了一間物理或电工的部門。电留声机和磁带录音机，仍旧是語音学家的日用工具，但还增添了許多相当复杂的电子仪器。本文目的就是要从一个电子技术工作者的观点来談談这个領域中所用的設备和技术。

发音机制的性質——語音学家的一个目的是，要把言語声学作更詳細的了解，因此最好从基本发音器官的簡明叙述开始。

有一种簡單的摹拟語音的电声仪器，是和人类发音声腔相似的模型。不过綫路还是相当复杂，因为每一因素都是連續着調节的。现在用簡图来說明。如图1：一套頻率和振幅都可变动的声源发生器的輸出，經过




【图 1】 言語机制电模拟示意图

一連串的可变Q值①和頻率共振的調节綫路，饋入②到一个負荷，③同时白噪声④可以直接地或通过上述綫路向同一地点饋入，最后这些共振綫路可由不同寬度的單波瞬态脉冲⑤所激发。

这个声源发生器有諧頻丰富的波形，相当于具有声带的喉部。喉部阻碍了来自肺部的气流，于是产生

* 著者H. J. F. Crabbe原文載《无綫电世界》(Wireless World)1959年6月号。本文虽是为无綫电爱好者而写，但这些新的工具，一方面需要运用語音学知識来設計，一方面又丰富了語音学的研究。关于言語分析和言語合成的設备，已广泛应用于各近代語音实驗室中了，所以很有介紹的必要。原文中有許多比較专門的叙述，譯者已酌予删改，并擇要加注，本文的注釋全部是譯者所加的，原文所引参考书均从略。——譯者

① Q值，无綫电学名詞，感应綫圈的电抗和电阻的比值。

② 饋入，无綫电学名詞，就是把电能从仪器的一部分饋送到另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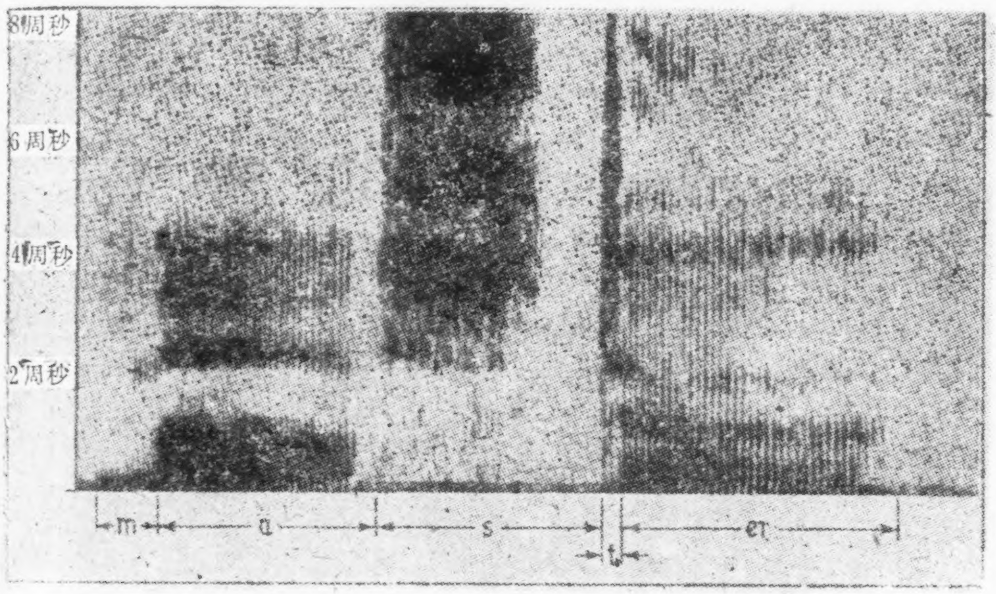
③ 負荷，电工学名詞，就是电机的輸出部分。

④ 白噪声，电声学名詞，是一种包含連續的而且均匀分布的頻譜的声音。

⑤ 脉冲，无綫电学名詞，极短的信号。

一个音，响度和声调可任意控制。信号首先通过咽头或喉共鳴腔，經过口鼻通道而进入自由空气的散射阻力①中。在說話时，这三个共鳴腔不自覚地連續在調节，送出一群群諧音或共振峰，②結果成为我們能辨別的元音。白噪声模仿各种高頻率噝音或擦音，这些音是由舌后、齿間或唇間产生的。白噪声在通过喉和口腔时也加上了“色彩”，③这很象一張每分鐘78轉的旧唱片在老式唱机上唱出的沙沙声的道理，[ʂ][s][θ]和[f]音在綫路里是逐渐变强的噝音，根据所要的音質的口腔形状而定出相应减弱的程度。脉冲的产生相当于各种短促音或破裂音的产生，例如[k][t][p]，这些是冲出来的短而有力的气流。

这些由于复杂过渡音接連地忽断忽續地变化着而




【图2】英語 master（主人）的声图。表现三种輔音和两种元音所分配的势能(迹象較浓部分)各不相同。

几乎无法分析的过程，从声学观点看来，却构成語音学的原料。

**言語分析器**　語音学家費了許多时間来把上述图样的細节加以补充。最有价值的是声譜仪。现在市場上流通的一种叫“声图仪”(sonagraph)，它把三度形象④的声图画在感电紙上。图2是一張典型的声图(sonagram)。时間和頻率分别以水平座标和垂直座标表示，而强度是由图迹的濃淡表示。这个音例描画出一个詞 master（主人），其中两个元音的特性共振峰表示得很清楚，还表示了一長一短的两个高頻噪音的輔音 s 和 t。只是 m 不太显著，許多輔音也很难用声学来下定义，因为它們几乎要全靠听者的主观判断和語言的上下关系来辨别的。

这类仪器（图3）通常每次只能分析一定限度的材料。把要分析的詞句在一个磁性圓鼓上录音，再改用較高速度放音。录音鼓每轉一圈就使記录笔在紙上循着时間坐标划过，同时放音头的信号通过一組調节滤波器，以它的輸出强度来控制图迹的濃度。一根螺旋杆使記录笔在紙面上还循着頻率座标向上慢慢移动，同时也移动了电位器的滑杆来变换滤波器的共振頻率值。因此录音鼓每轉动一圈，記录笔就画出一条和这个頻率相当的声能的痕迹，而逐渐完成了整幅图形。这意味着要分析一段仅仅几秒鐘的音，就需要好几分鐘的时間。因此这方面的技术家希望再設計一种快速分析的声图仪，可以把由受話器或磁带录音机直接送来的材料，作連續不断的分析。要做到这样，或者是使記录紙循頻率座标方向（垂直地）作高速移动，这在电工和机械技术上都是难題，或者是在时間座标(水平地)上同时就画出大批图迹来，按照图2的容量每吋約有五十多条綫，要同时画出来，现有的記录笔也是办不到的。有一个解决办法是用阴极示波管来表现图形，而用活动影片連續攝影。但每种方法各有其实用意义，所以这个問題还待人們繼續研究。

在各种語言或方言中，除了分析个别語音的波形，有时还須要观察其声級分配于各頻率的情况。用此法就可能在某些語言和它們声譜之間找出一些共同关系。例如德語中特别强的擦音，或法語中的鼻音，在响应曲綫上会产生各个相当的强峰。不过这些結果需要大量的統計，因为許多发音人还可能被个人的特征所影响。

---

① 散射阻力，声学名詞。声音从口腔送到空气中，立刻散开，而受到一定的阻力，以一定面积的声压与声速的比值来計算。

② 共振峰 formant，声学名詞。一般专指构成元音的特征的較強頻率区。声带的发声經过喉腔口腔等共鳴器而使某几个諧頻振幅加大形成两个以上的共振峰，成为元音。每个元音都有它特征的共振峰，一般由两个共振峰就可以辨别出元音来。

③ 白噪声不具有共振峰，但通过喉或口腔时，受了共鳴腔影响，也形成了一些較強頻率区，也好象元音似的有了“色彩”。在耳語中声带完全不顫动，声源是一种白噪声的擦音，但也能辨出音色来，因此也能听得懂，这也可以說是有了“色彩”的原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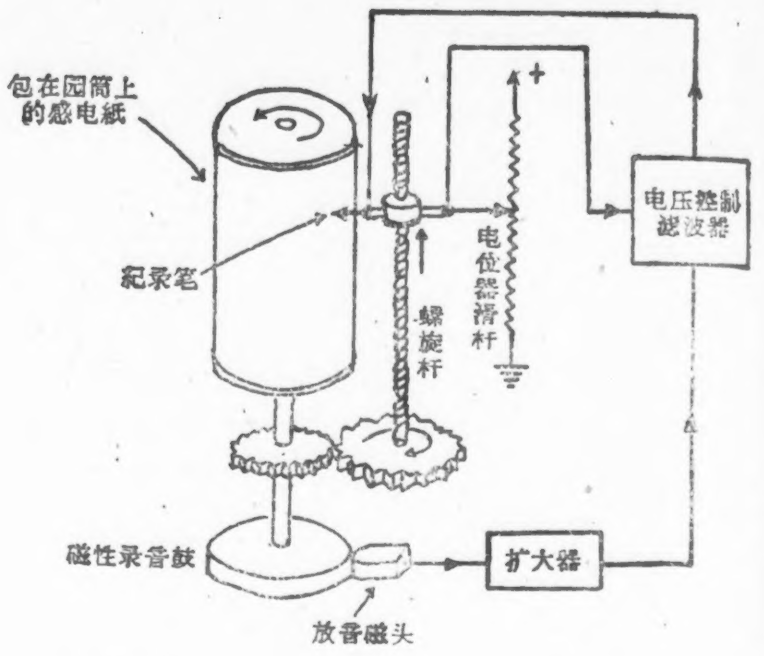
④ 三度 3-dimension，也可譯作三个象限。在这里是指能表示音高、音长和音強三个方面的形象。

**言語打字机**　有一种分析仪器，比这里所談的更为引人注意并有普及性，它能把言語直接轉成打字机打出的文字，宛如理想的速記打字員。这类机器已試制过多次，有一种比較完善的設計現在倫敦大学院語音学系使用。

参看图4，言語的輸入信号饋送到一組滤波器中，它的許多輸出都經过了整流，①就获得許多隨語言递变的直流电压。对多数的言語單元或音位来說，至少在两个频率上有声能集中現象，相当于上面所介紹的共振峰，每个频率都有一个連接着的整流滤波輸出。在机器的辞汇里的每一个音，都有相应的两个电压在一个电子管乘积綫路中彼此倍乘。而在任何一瞬間总有一个乘积数值比其余的大些，也就代表了所說的語音音位。这个一瞬間的“冠軍”被一个最大电压檢出綫路所选擇，而用来控制一架电动打字机上的一个字鍵。因此当这最大电压在一个語詞的过程中从一对滤波器轉移到另一对时，打字机上相应的字鍵就挨次按下。但这种选擇音位方法不适用于擦音和塞音，因为它們的声譜大都相同，因此机器就倚靠信号的長短和强弱来作决定。为完成这任务，在每一擦音的声压开始时，有一些定时的反复綫路②被它触发，要使得它們的操作时間和要选擇的音的長度相适应。当一音終了，在这个时間之內的綫路就被接通，而使一个相应的字母打出来。同样地，强弱的不同也能由“史密特”触发綫路所选擇。在詞与詞之間的間歇由另一观察言語輸入的綫路所檢出。当信号停止的时間超过一个特定的最短时間，它就記下一个間歇。

这个机器在目前效率并不高，主要是由于言語的非常不稳定，很难遵从假定的語音模式，而且經常出錯。人类对于无論是有方言歧异或频率畸变的言詞，都能很容易辨識，但是在純粹的物理学分析上是完全无法解决的。憑着我們对于語言的和对于音素和詞的組合規律的知識，就使它成为可能。我們听到一句言語，下意識地就憑着这些知識能从把一堆杂乱的音提煉出意义来。

在图4中注有“記忆”和“語言的知識”的方格，是代表那些摹拟言語辨識过程的主要心理方面的綫路，虽然这还只是个初步。“語言的知識”形式如一个具有許多电位器的样板。③在上面排定相当于机器詞汇中一音和一音相接的概率的电压。当一个字母例如“m”要打出来时，机器用一个自控繼电器来“記忆”它是个什么音。同时有一个电压作用到样板中的一排电位器，和紧跟着“m”的音相应。用于和这些一对对的整流滤波器輸出相倍乘的綫路，实际是个三級裝置，第三級就輸入到来自电位器的电压。这意味着要打出的次一个字母将依靠三个电压来工作，两个从輸入波形的频率分析产生，而一个指示出跟隨前一音的概率。因此每一个連下去的音都被机器的“知識”所影响，它能知道哪些音位是經常跟着已經确認的音，也知道哪些在这种地位是不可能的。




【圖3】“声图仪”主要部分。磁性鼓录着音，圓筒带着感电紙与螺旋杆同时旋轉，把輸入信号轉換到滤波器，而使紀录笔在分析进行中在紙面慢慢向上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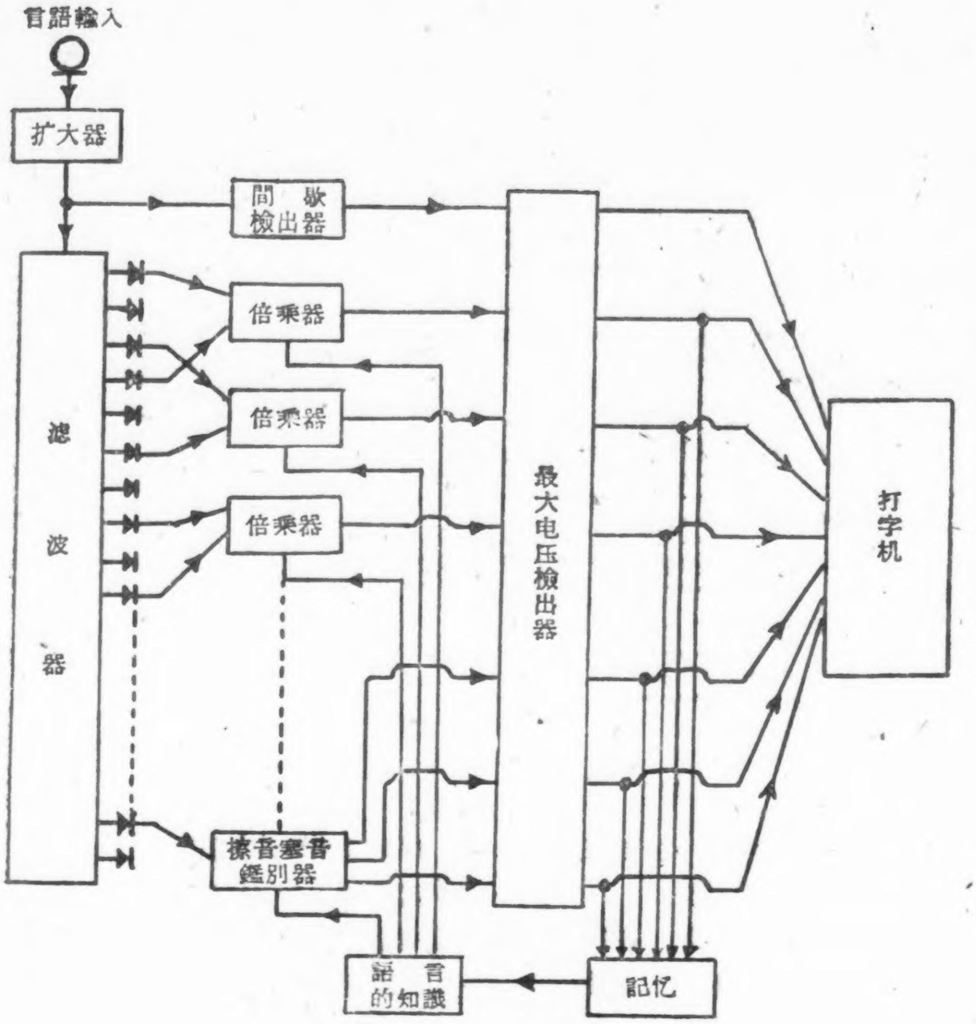
这个很簡單的單級記忆裝置，大大改进了机器的功用，而使其不局限于只能接收一种口音。它能打出44%正确的詞和72%正确的單音；不过在目前它还只能有十三个音位(这是英語語音的三分之一)，并供給几百个詞。如把这个附裝的“語言的知識”的原理再加扩充，使机器能根据前两三个字母的基础得出音的序列概率，这就更增进了功能，但这需要加裝一套大的电子計算机。要想叫这样一个机器能滿意地为浩如淵海的辞汇服务是不現实的。它只能应用于一套选擇过的有限度的詞。如果有一种能把复杂的言語声波分解为

---

① 整流，把交流电流經过整流器变成直流电流。

② 反复綫路 flip-flop，用一对电子管連接成交替綫路，每次只有一个电子管受到外来电流而接通。

③ 可以把电位器配成不同的組合，好象排字的样板。




【圖 4】言語打字机示意图。信号从受話器逐步送到打字机，回输綫路引进了"語言的知識"来調节此机的节目。

四十个英語所使用的音位單元的機器，用于言語通訊能使通訊綫路中的頻帶寬度大为縮小，而且假如在接收的一端推动一个适当的言語合成器，則將給"分析——合成电話方法"带来一个极有价值的改革。

**言語合成器** 現在談到合成器，有一两种型式已应用了好几年。虽然詳細的綫路装置大有不同，但已建立了某些一般設計的原理。为了方便，可把这个系統分为作用不同的两部分：一个是一套控制綫路，它能产生不断的有正确时間和次序的开关电压；而另一个是和图1相似的声源发生綫路，它的輸出送到一个揚声器。在許多合成器里，控制电压是由一套成型的图样被光綫扫描而产生的。另一种控制方法的設計現在应用于倫敦大学院，基本示意图見图5。

这个序列定时器有一套十个反复綫路，它們依次彼此触发。操作时間都能分別調节。而每一个在时間上各相当于一个短句中的一个言語單元的長短。当一个特定的音在这个序列中出現，相应的一排就有一个直流电压起了作用，而把一套信号送到合成器的发生部分那一半去。信号的形状可根据所要发生的声音的类型而先予安排，各种会变动参数就在面板①上标志出来（参看图5）。喉音发生器是一个諧頻丰富的振蕩器，能用一个直流电压在正常言語声調范圍內变动它的基頻。共振峰滤波器是一个有适当帶寬的簡單調节的綫路，它的中心頻率也能用直流电压来变动。饋輸到每个滤波器的信号的强度由閘門②元件来决定。根据所加的电压，它可通过从滿負荷到零的任何信号。这个噝音发生器产生連續不断的具有适当声譜的噪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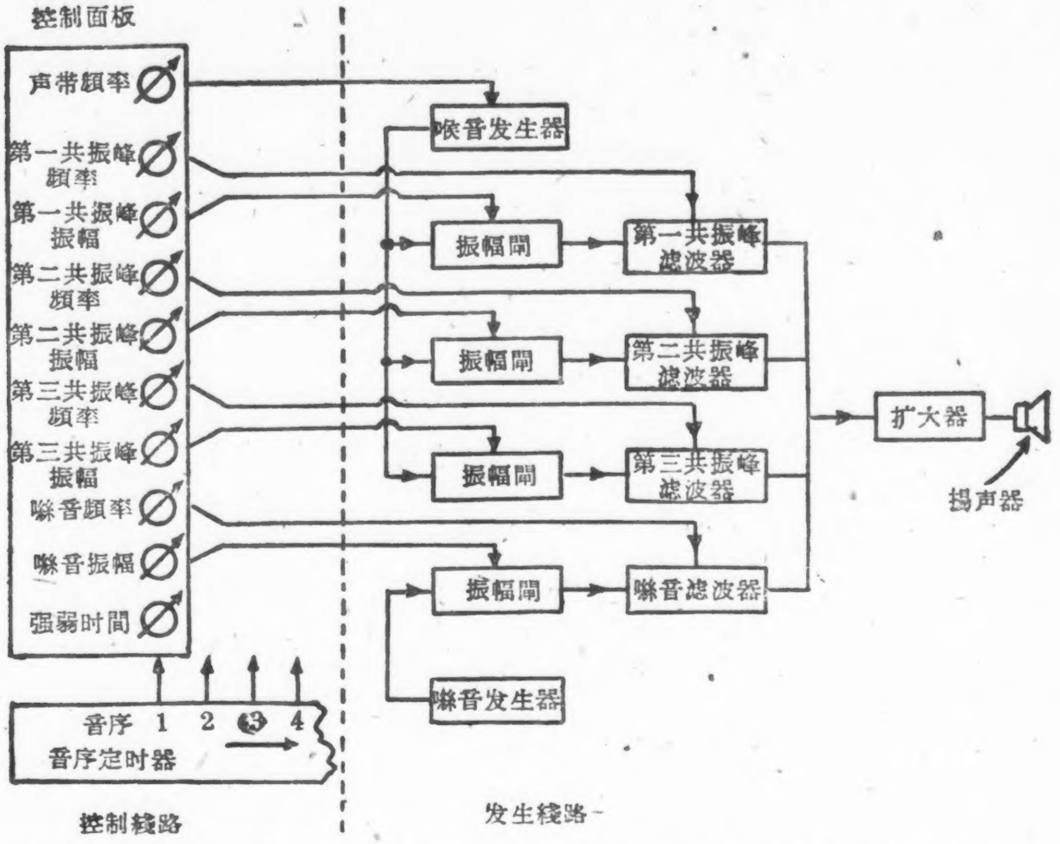
例如要想产生一个象普通男子的[iː]音，参考已有的数据，知道喉音頻率(即声带顫动的基頻)为136周秒，而三个共振峰为270、2300和3000周秒。所以它們的相对强度是0、－20和－24分貝。于是調节七个旋鈕，很快就能合成这个音。音强和頻率变动的程度能由一个可变时間常数的綫路来調节，但这里条件是要根据所求音位的前一音和后一音的性質。如需要一个擦音，这个噝音信号中的强度和頻率就也用同样方法調节。如要一个塞音，短爆发的噝音正常地产生会得到滿意的結果。

这个机器虽由于經济观点还只限于十个音序，但它已能拼出有意义的短句子象"娃娃，你好嗎？"和"先生，你在哪里？"它既能从言語分析中产生实驗数据，又能定出关于使語音明确的最小必要的信息，所以作为一个研究工具，是有价值的。

---

① 仪器的控制板，許多調节鈕和电流电压表、开关等都装在同一板上，便于控制。

② 閘門 gate，一般用两极电子管来做，具有定量开关的作用，可以隨所需要而規定它所能通过的电压。




【圖 5】言語合成器示意图，指出怎样用九个控制电压来調节发音机制終点模拟器的特性。

**言語干扰** 語音学家有时覺得，在連續語音图型中，不变动別的参数而只把基頻或喉音單独調节，是会更便于研究。一个方法是采用有时用于电話系統中的一种仪器——“自动語音合成器”(vocoder)。它主要有一个分析器，很象上面所說的言語打字机的滤波和整流部件，經过一个通信綫路把一些漸变的控制电压饋送到一个相配的合成器里。傳輸的信息和声譜中的势能变动分布有关。比起和找出实际音位有关的方法来，这是一个不大可靠的方法，因此带寬中遞減率幷不大

在这仪器的适当部分，由实驗者控制，能截断相当于瞬时音高的电信号而代以一个人工信号。这样当发音人对着它說話，不管他本人的語調怎样，輸出会根据轉一个旋鈕或压一下开关鍵而改变了音調。在歌唱中也可加进一些言語中所沒有的共振峰，結果使音色变得很特別。

这种音調控制方法很有用处，例如心理学家有时需要研究語調在富于感情的詞句中的影响。

另外一种有趣的言語干扰方法是，当一个人說話时，把磁带录音所放的音反饋①到神經系統。也就是一面录音，一面把声音放大，在磁带上延迟四分之一秒，再通过一个耳机很响地反饋到說話人的耳中。我們通常說話时，总是一面說着一面不自覺地在改正。但用了这个方法，我們就根据錯誤的信息来改正所說的話，于是变成了結結巴巴的口吃音。只有聾子能經受这实驗而不致受它干扰，因为沒有集中注意力会使人說話更自然些。所以这也是一个相当可靠的方法来檢驗一个有裝聾嫌疑的人是否眞聾。

这篇短短的介紹只是根据一个大学語音学系的工作写的，幷不認为都包括齐全。显然还有許多該注意的窍門和方法沒有提到。不过应該知道的是，在近代語音实驗室里，旧式的簡陋的声学仪器，已經完全为电子仪器所代替了。 **（齐 水譯）**

① 反饋(feedback)是无綫电学名詞，这里是指自己所发的音，又听回来而灌輸到神經系統中。

（上接 237 頁）

社会科学的語言学的主要原則（关于語言的社会本質，关于語言和思維的相互关系，关于語言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密切联系等）。所以在存在着《苏联語言学理論》所提出的方針的情况下，結构語言学不应被划分出来作为苏联科学院活动的方針。应在《苏联語言学理論》所提出的方針的范圍內，进行語言結构分析問題的理論研究，同时对資本主义国家中占統治地位的語言学派的唯心主义曲解进行批判。

7．学部委員会認为，应用語言学科学委員会和語言研究所应与高等教育部各机构和个別大学建立密切連系，以保証培养出数理語言学和应用語言学方面的專业干部。 **（苏华譯，米尔校）**

# 傳注訓詁例述略

蔣礼鸿

讀古書，尤其是讀先秦两汉的古書，得看些解釋字义的書，就是所謂訓詁書。訓詁書有两种，一种是訓詁專書，如《尔雅》《小尔雅》《广雅》等；一种就是"傳注"——首先是从汉儒訓釋經籍搞起来的，如毛公的《詩故訓傳》，郑玄的《三礼注》，后来也延展到哲学、文学的著作，如高誘注《吕氏春秋》《淮南子》，王逸注《楚辞》。訓詁專書和傳注，解釋字义的大原則虽然相同，方法却是不尽相同的。这就是說，專書是脫离了某一具体的解釋对象而作总括性的訓釋的，因此它的訓釋比較一般，不可能照顧到某一詞某一字在某一句子、篇章、乃至整部書里的"有个性"的用法，《尔雅·釋訓》算是能委曲說明具体的对象里的比喻义之类的，但究竟不多。傳注則依附它所訓釋的对象而进行解釋，就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而解釋得比較深入細致，所以傳注書里所用的术語就比專書为多，而这些术語，也正是它的訓詁方法条例之所在。了解这些条例，可以帮助我們依靠傳注去讀懂古書，有时也使我們能衡量这些訓詁是否正确。这好比靠白話翻譯去讀古書，你得先了解他是怎样譯的，是直譯还是意譯，是用普通話的詞儿譯还是用方言詞儿譯，等等，你才能知道这譯笔中哪些比較确切，哪些比較粗疏，哪些又是似疏而实密。

古来傳注很多，有些傳注又各自有它的特色，下面叙述的仅仅是一些通常見到的傳注訓詁的例，給需要憑借傳注去讀古書的同志参考。

**1. 曰、謂之、为**　这个講法用来分别事物名称所包含的意义之間的細微差別，所分別的都是近义詞。格式是"甲曰乙、甲謂之乙、甲为乙"。例如：

> 《論語》："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說乎？"郑玄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
>
> 《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毛传》："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尔雅·释器》："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
>
> 《楚辞·离騷》："各兴心而嫉妒。"王逸注："害賢为嫉，害色为妒。"

拿《論語注》的例来說，"朋"和"友"是近义詞，而郑玄用两个"曰"来区别它們的意义，說明"朋"只是形迹上的接近，而"友"是思想上的接近。《毛詩傳》和《釋器》的例子也一样，"切、磋、琢、磨"同是治物成器的名称，由于所治的材料不同，就分成四个不同的名称，傳注家就用"曰、謂之"来表示这些不同。

**2. 謂**　格式是"甲謂乙也"，用以說明这个詞儿專指或影射某一特定的事物。很多地方，这个詞儿在表面上是一个范圍較大的"通名"，而实际上却是指某一更确定更具体的"别名"。例如：

> 《离騷》："众女嫉余之娥眉兮。"王逸注："众女謂众臣。"又："恐美人之迟暮。"王逸注："美人謂怀王也。"

这两个"謂"的例子說明："众女"在篇中專指特定的人物——"众臣"，不能把"女"簡單地解釋为女子；"美人"是通名，实际上是指楚怀王一个人，这就是别名了。

**3. 皃(貌)**　"皃"用在动詞或形容詞之后，說明所釋的詞儿是表示动作、性質的状态的，所釋的詞都是形容詞。例如：

> 《离騷》："老冉冉其将至兮。"王逸注："冉冉，行皃。"又："时曖曖其将罷兮。"王逸注："曖曖，昏昧皃。"

**4. 犹**　格式是"甲犹乙也"。有两种用例，一种是用意义相近的詞来解釋本詞。例如：

> 《离騷》："宁溘死以流亡兮。"王逸注："溘犹奄也。"

这就是說"溘"和"奄"的意义是差不多的，都是快速的意思。

一种是用这个詞的引申义来解釋它。例如：

> 《周礼》："体国經野。"郑玄注："体犹分也。"賈公彦疏："謂若人之手足分为四体，得为分也。"

"体"本身沒有"分"的意义，但由于"四体"是全体中的部分，所以"体"也有了"分"的意义。《墨子》中常把"体"和"兼"对起来說，也是用"体"来指部分的，可見"体"可以引申作"分"講。用一个"犹"字，就表明"体""分"原来并不是同义詞，而在"体国經野"这句里則"体"有"分"的意思。

**5. 之言、之为言**　格式是"甲之言乙也、甲之为言乙也"。用这个格式的必然是"声訓"，即用与本詞是同音或双声迭韵的字来解釋它。所解釋的詞是名詞，用来解釋的詞則常是动詞或形容詞，用来說明这个名詞所表示的事物的"德"(性質)和"业"(动作、作用)。例如：

(下轉247頁)

# 讀《金元戏曲方言考》質疑

潘　庚

《金元戏曲方言考》是徐嘉瑞先生的旧作，書成于1944年，1948年由商务印書舘出版。1956年重印时，徐先生作了一次修訂，增加了“补遺”部分。1957年第二次印刷。这种“冷門”書，前后能印行三次，可見是为讀者所需要的。

元代戏剧在我国文学遗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它的台詞都是十三世紀的北方官話，現在看来，或与雅詁旧义相違甚远，或于辞書求之而不得，无論是研究文学的还是研究語言的人都感到一定的困难。徐先生首先下工夫解釋一些难懂的詞語，这对于我們是有帮助的。从語言学的角度来看，徐先生那种“以曲釋曲，参以有关文献，証諸隋唐韵書和現代方言，相与揣摩印証，反复質难，然后定其訓詁，明其詞义”的方法，也的确是比古人迈进了一步。所以罗常培先生在序文中贊許道：“則嘉瑞之功不减子云，詎忼世駿，戴震，程际盛，徐乃昌，程先甲，張愼仪之流，所能望其項背耶？”罗先生的話虽然不无溢美之处，但徐先生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可以肯定的。近年来，張相先生的《詩詞曲語辞汇釋》問世以后，引起人們的广泛注意。張書征引广博，断义严謹。較《金元戏曲方言考》(以下簡称《方言考》)有极大的进展。朱居易先生借鏡徐、張两書，著成《元剧俗語方言例釋》，对《方言考》的訛誤也頗多訂正。尽管張、朱两書不論在条目上、詮釋上都比《方言考》广博愜当，但是我們也还不宜就此否認徐先生的篳路藍縷之功。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們重讀了一遍《方言考》，覚得書中所收不到四百六十条詞語中，除去与張、朱两書所釋不同，而应从張、朱說法的数十条外，还有一些詞語的疏証，我們不敢同意。現在把它提出，求教于徐先生。

## 一、屬于解釋錯誤的

(1)**口磣**　(4頁)①釋作害羞。　按磣，《广韵》注云“食有沙磣。”今江苏銅山、新沂、睢宁等县方言还保存着这种說法，如“飯里有沙子，眞磣！”銅山等县又引申此义，借以喻人說話不自量，如食中有沙石之令人不受用。“亏你不嫌牙磣，說这样話！”“这話眞叫人磣得慌。”元剧《漁樵記》第二折有一段話說得很清楚：“你沙子地里放屁，不害你那口磣！动不动便說做官！”可見用銅山等县的方言的含义来釋“口磣”。要比“害羞”恰当。

(2)**二四**　(2頁)　釋作“失信”。書中三个例句都引自《董西廂》。也許是因为老夫人賴婚的关系吧，徐先生断定“二四”是“失信”的意思。这里不妨另举一个例子来看一看，元剧《气英布》第四折：“今日个鳴金收士馬，奏凱見君王，提防，只怕他放二四，又做那濯足踞胡床。”英布怕汉王失信嗎？汉王事前并未許下諾言，何“失信”之有？我們再看看同剧第三折就可以明白了。隨何云：“英布降汉时，汉王濯足見英布，非是故意輕他，使这嫚罵的科段…以此折挫其銳气。”可見“二四”是指“嫚罵”而言。江苏邳县方言，“二四”是指人順嘴胡說。例如：“你說話別二二四四［sɿ˥］的，說話要負責任啊！”也可以做为旁証。

(3)**員外**　(25頁)釋作“土財主”。　徐先生是根据“俺們这里有几貫錢的人，都称他做員外，无过是土財主，沒品职的”来解釋的。我們認为用这話来考察元代所謂“員外”的一部分实質則可，用来作为解釋“員外”的根据則嫌不足。这句話是說：俺們这里有几貫錢的人，都称他做員外，其实那里配称員外，只不过是土財主，沒品职的人而已。所以，“員外”并不是“土財主”。《通俗編》釋“員外”云：“时所云員外者，謂在正員之外，大率依权納賄所为，与今部曹不同，故有財势之徒，皆得假借其称。”这个解釋是正确的。

(4)**叔待**　(18頁)釋作“叔台”。称“台”是旧时上层阶級的习慣語，劳苦人民口头上是不用的，尤其是面称；但称自己亲屬虽从前上层阶級也不加“台”。我們还沒有見到称自己父亲叫“父台”“爹台”“爸台”的例子。(旧有“父台”一詞是恭維县知事的，与此无关。)今江苏新海連一带面称父亲叫“爹待”［tɛ˥˩·］，称叔父叫“叔待”。新海連“爹待”、“叔待”的“待”是不是“台”呢？新海連人願不願对自己亲屬这样客气而台長台短呢？当然不是的。“待”是語助詞。徐先生所引的例句是《黑旋風》杂剧里李逵的話，李逵是个粗綫条的汉子，

① 指原书第4頁，以下皆同。

不会文謅謅地称起"台"来的。

(5)狗沁歌 (19頁)釋作"狗吠之声"。例句只一个:狗沁声嚎了几声。据韵書,沁与吣、唚都是七鴆切。都是深攝开口三等上声沁韵清母字。沁应是吣的同音假借字。吣,复元泰定本《广韵》云"犬吐也"。《玉篇》同。今江苏邳县一带犹有猫吣、狗吣一語。邳县又引申为詈人順嘴胡說不干不淨的話叫"胡吣"。例如:"别信他胡吣,淨造謠。"《紅楼梦》第七回,宝玉听到焦大酒后揭发賈家阴私事时,轉問凤姐是什么回事,凤姐答道:"少胡說,那是醉汉嘴里胡唚!"所以我們說"狗沁歌"是指歌声象狗沁一样的难听。用到例句里,是說象狗沁(唱)歌一样的嚎了几声。恐怕徐先生沒有看到这一点,所以他解釋"撒沁"(44頁)时,又誤解作"装腔作势,不睬,驕傲。"撒沁,現代邳县方言还經常使用。意思是說,說村話,要調皮。《蕭淑兰》劇第三折:"都是俺忒輕浮,欠檢束,正好教他撒沁。"意思是:因为我輕浮,欠檢束,所以給他留下說村話、要調皮(撒沁)的話柄。如果把"撒沁"作"装腔作势、不睬、驕傲"解釋,就显得勉强了。

(6)掀騰 (31頁)釋作"反抗"。"掀騰"在現在徐州、丰、沛等县方言里都作"翻騰"用。揭人阴私也可以叫"掀騰",例如:"你別神气,你的事掀騰出来可不得了。"把事物弄得非常杂乱也可以叫"掀騰"。例如:"他把房間掀騰得乱七八糟。"元劇中用"掀騰"的地方很多,《陈州糶米》第一折:"他若是将咱刁蹬,休道我不敢掀騰。"《盆儿鬼》第二折:"我着这厮吃我一会掀騰,遭我一会磨难。"《气英布》第二折:"不由咱不叛反,不由咱不掀騰。"《刘行首》第四折:"風月所掀騰翡翠幃,烟花陣攪散了鴛鴦会。"《玉壶春》第二折:"这厮待搠断了俺風月佳期,掀騰了花烛洞房。"用"反抗"来解釋前三个例子还勉强說得通,若用来解釋后两例就行不通了。

(7)獾兒 (补33頁)① 釋作"嘴臉丑恶"。在"權儿"条下(52頁)釋作"兽名,權为獾字之誤。"两个条目都是引的同一例句,"怎覷那向日头權(獾)儿的嘴臉。"一个詞在同一个例句中有两种解釋,一会儿是"嘴臉丑恶",一会儿是"兽名",这就不妥当了。其实,这里是在打比方,是說"象向日头獾儿似的嘴臉。"据我們了解,苏北一带尚有这类野兽,邳县、睢宁一带称做獾[xuan]狗子、人脚獾。夜行晝伏,身似猪,臉似狐。由于它习于夜間活动,捕获后置日光中,多作呲牙咧嘴状。我們不敢說元劇中所說的獾儿都是指的苏北的獾狗子或人脚獾,但指的是獾屬野兽是可以肯定的。邳县人現在还說,"長着个獾狗臉,不知丑!"元劇《烟花梦》也說:"獾儿似腌势"可証。

(8)鋪持 (46頁)釋作"或系补釘"。徐州一带做鞋底时,先用旧布碎布按底样大小层层放匀,然后蒙以新布,用麻綫穿納。这种旧布碎布,徐州人叫"鋪持"。旧布碎布用来补衣服的,叫做"补綻"或"补头"。不叫做"鋪持"。"鋪持"只指做鞋底的碎布。

(9)抹泪揉眵 (补10頁)釋作"抹泪眼,眵眼也。"眵,《广韵》"目汁凝也。"韓愈《短檠歌》"两目眵昏头雪白"。今徐州、揚州、南京还把"眼屎"說成"眼眵"。

(10)紕 (补16頁)釋作"劣也"。紕,《广韵》注云:"繒欲坏也。"《增韵》"繒疏也。"《元典章》"禁治紕薄段疋。今戶律,器用布絹不如法,工律,造作不如法"俱有"紕薄"字。可見"紕"是指布帛疏薄。例句云"全无半縷紕,密实,十分耐洗。"紕与密实为对文可証。

## 二、屬于音釋上可怀疑的

(1)苫 (20頁)釋(一)音煽,动也。例証1)一家儿努眼苫眉。2)袖稍搵住牙儿苫。3)眼札眉苫。釋(二)同沾。例句4)長出些苫唇的髭髯。5)俺娘将財礼忙苫。按苫《广韵》有两讀。一讀平声,一讀去声。讀平声作失廉切,在盐韵,注云草复屋。讀去声在艳韵,舒贍切,注云以草复屋。江苏新沂一带方言中仍有"苫[ʂã˥]屋"一語。新沂方言不惟可說"苫屋",凡把物复盖起来,都可用"苫"。如"把院子里牛草苫好,别淋雨"。釋(一)用于1、3两例句,确甚吻合,用于例句2就講不通。釋(二)望文生訓,其实例句2、4、5的苫,都应取"复"义。

(2)門桯 (20頁) 釋云"桯音形,門檻。"桯有两讀,其中一讀乎經切,可以音形;但那指的是"床前几",与此无关。桯,《广韵》他丁切,小韵是汀。《周礼冬官考工記》:"輪人为盖达常圍三寸,桯圍倍之六寸。"注云:"达常盖斗柄下入杠中也…足以含达常。桯盖杠也。"今江苏睢宁犹称旧式榨油时所加横木曰桯[꜀tʻiəŋɯ]。又称頂門横杠为門桯。原釋作門檻似无不可,但音作形,欠妥。

(3)挑茶斡刺 (补11頁)釋云"音訛为'調三窩四'"。"挑茶斡刺"是否就是"調三窩四",目前我們不能断定。如果眞如徐先生所說的話,那末异文可就很多了。《貨郎旦》四折作"挑茶斡刺",《嬌紅記》上作"斡刺挑茶",《看錢奴》一折作"剜刺挑茶",《貨郎旦》四折又作"調三斡四",《紅楼梦》十回作"調三窩四。"这五种异文究竟哪个是本字,哪些是"音訛"呢?我們不知道。徐先生既然認为"調三窩四"是"挑茶斡刺"的音訛,看来

---

① 表示补遺部分的33頁,下同。

是認定“挑茶斡刺”为正写的。不知徐先生有无根据。

(4)沒彈剁 (补7頁)釋云“又轉为无包彈，包即剁也。”《野客丛書》用包拯善彈劾故事来解說“包彈”是很牵强的。这个詞的写法也很多，《董西廂》中就有五种写法。如一折：“德行文章沒包彈”，又：“放二四，不拘束，尽人团剁”，又二折：“或肥或瘦，一个个精神沒彈包”，又：“一个个精神，俏沒彈剁”，又三折：“是則冤家沒彈剁。此外，《蕭淑兰》四折作：“沒褒彈，忘丰韵，表正形端”，《雍熙乐府》《夜行船》套：“想嬌姝无半点儿褒談处”，《太平乐府》王和卿小令醉中天作：“俊的是龐儿，俏的是心，更待保彈甚”。很难断定这八种哪个是本文，因此也就不好說“包”是“剁”轉来的了。

(5)傖头 (补18頁)注云“傖即孱也。《汉書·張耳傳》：‘吾王孱王也’。孟康曰：‘冀州人謂懦为孱。今謂下劣怯懦为孱头’。”从原書的全部論証里，我們很难窺見“傖”即“孱”的必然联系。是不是因为这两个字音近呢？也不是。傖、千剛切，屬宕攝一等唐韵清母；孱、士山切，屬山攝二等山韵崇母。音既不同，意义上又无必然的联系，一个很容易解釋的詞，反而被搞得玄奥了。

(6)做小伏低 (补15頁)釋云：“昆明語‘撮小伏低’。”我們不了解昆明方言，但我們可以相信“做小伏低”昆明今語讀音頗近“撮小伏貼”。使我們怀疑的是“撮十”，(补25頁)，書中注云：“昆明称么四五为錐子。即‘撮十’之音轉。”做可以音轉为撮，撮又可以音轉为錐，是会增人迷惘的。

象以上这样的音釋还很多，例如“獰”(47頁)徐先生断为即“泥儿两音合音”。“笊籬”(补10頁)音“找粒”，凡此种种，都有讓人摸不着头脑之感。

### 三、屬于注釋不精审的

(1)見風 (16頁)釋作“犯人告便”。如以徐州方言来看，釋义似嫌籠統。徐州方言：放犯人出牢房見見阳光，吹吹風叫“放風”，犯人自称叫“見風”。

(2)� (48頁)釋作“用头鑽入”。按魯南苏北一带，猪嘴掘地叫劊地。徐州琴書有《猪八戒劊地》段子。用針粗縫叫劊起来。釋作“鑽入”即足，加上“用头”似嫌把范圍縮得太小。

(3)丁一确二 (补1頁)謂即“丁一卯二”。“丁一卯二”条下，釋作“确实”。但如用“确实”来講“封裹的丁一确二”就勉强一些。似应在“丁一卯二”条下增“密实”一义。

(4)滮滮 (补29頁)釋云“飲酒声”。《方言》云：“滮，激水也。”韓愈《藍田厅壁記》“水滮滮循除鳴”。可見“滮滮”非單指飲酒。

(5)甌摳 (47頁)釋作“凸凹不平、奇象”。例句引《董西廂》：“生得眼脑甌摳、人才猛浪。”用解釋来看例句不免不合事理。眼睛如何凸凹不平呢？“甌摳”即“瞘瞜”。《广韵》侯韵瞘，深目貌，与甌同屬謳小韵，烏侯切。瞜与摳亦在侯部同屬瞘小韵，俱恪侯切。瞜，注云目深，瞘瞜。今邳县犹有“瞘瞜眼”之說。

此外，还有一些解釋不够明确的条目，如“攛卷”釋作“及第”，“張智”釋作“張楊其智”，“头錢”釋作“賭博錢”，“搶”(补20頁)釋“撑”，“撑”再釋“美”(43頁)，等等。至于一些象声詞，有的解釋也嫌太呆板。例如：“乞留恶濫”因例句中有“驢臥”两字，就釋作“驢入水臥下之声”。“赤刀刀”因为例句中有“風”字，就釋作“風声”。“忒楞楞騰”因例句有“鳥穿”两字，就釋作“鳥飞声”。“吸里忽剌”因原句中有“朔風儿”，就解为“風声”。“希留合剌”原句中說明是“扯布”，就釋作“扯布声”。这些詞語抽出来都很面生，其实，若放在原句中，不“考”也能揣知其意。

### (四)屬于設立条目缺乏标准而造成的混乱的

(1)头口 (48頁)釋作“牲口”。这个解釋是正确的。《元典章》“刑例有偷头口条，凡达达汗儿人，偷头口一个，賠九个”。《元彰德上清正一宮圣旨碑(一)》“鋪头口只应休要者”，在《元彰德上清正一宮圣旨碑(二)》《盩厔太清宗圣宮圣旨碑(一)(二)》均作“鋪馬祗应休要者”，可見“头口”即“牛馬”。但是在补遺28頁，徐先生却只以“头”标目，而例句中又有“头口”字样。

(2)攙葱 (45頁)釋云“折葱。攙，疽且切”。到底“攙葱”是不是一个詞呢？这还要用《方言考》自身的例句来說明。补遺25頁“攙葱”条下，書中又引了两个例句，1)“我敢各支支攙折你的脑。”2)“攙花枝头上插。”可見“攙葱”并不是一个詞。如果說“攙葱是个詞，那末“攙折”“攙花”也都算作詞了，我們不明白为什么补25頁例句中沒有“攙葱”两字，也用“攙葱”标目。

(3)該 (39頁)釋作“值班”。例句有二：1)“当該司吏，大人呼喚”；2)“蕭令史該房”。看来書中是以“該”当作詞的，可是在补遺21頁又用上1)例举出“該房”一条，解釋亦作“值班”。更令人迷惑的是补遺25頁用上1)例举出“当該”一条，解釋又由“值班”复为“当班”。

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如“放二四”(补10頁)应改为“二四”，“沒巴臂”(补7頁)应改为“巴臂”，“沒彈剁”(补7頁)应改为“彈剁”，“沒乱杀”(16頁)应改为“乱杀”，“到大来”(补9頁)应改为“大来”，“不争你”(7頁)应改为“不争”。此外，因前后解釋不同而造成的混乱也还很多。如“沒梁桶”(16頁)釋为“无据”，“无梁

揣"(35頁)釋作"不必提"; "撒沁"(44頁)釋作"装腔作势,不睬、驕傲",但在补24頁"撒沁"条下又釋作"昆明語謂爽快为撒沁";"胎孩"(23頁)釋作"揚眉吐气","台孩"却又釋成"驕傲"。

所引例句錯漏重复和标点使用上的混乱也有二十处左右,这里就不列举了。

徐先生治金元戏曲多年,《方言考》又經过修訂,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的瑕疵呢?恐怕这与徐先生当初掌握的資料过少有关。徐先生希望拥有大量材料,他在序言中說:"因此随讀随写…共得約六百余条,每条所引例証,或五六条,或十条,連例証算起来,也大約有数十条。"如果眞是如此,我們想,至少書中可商榷的地方不会有这么多。可惜,事实并不眞是这样。書中只有四百五十余条詞語。如仅就書中所举例証来統計,其中只有一个例証的有二百五十条,两个例証的共一百零一条,三四例的六十二条,五到九例的三十一条,"或十条"的仅三条而已!这些数字說明《方言考》在材料上存在着很大的"危險性"。

令人不能不引以为憾的,是徐先生对前人研究成果所采取的一笔抹杀态度。徐先生在自序中劈头就說:"关于中国方言的搜集和保存,如服虔的《俗文字》,揚雄的《方言》,杭世駿的《續方言》,程际盛的《續方言补正》,章太炎的《新方言》等,都是已經死了的語言。"这話很不科学。我想誰也不会相信汉語詞的死亡率会如此高。且不論杭、程、章諸書,即以两汉时揚雄的《方言》而論,其中語言还活着的也还不少。仅以《方言》第一卷第一条,"党、曉、哲、知也"为例。罗常培先生在《方言校箋及通檢》序中說:"'党'就是現在的'懂'字。""懂"字在普通話里不是还活着嗎?咱們再来看一看"曉"字,普通話里不是还有"曉得"嗎?象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們怎好說都死了呢?"已經死了的語言"并不足病子云。如果有人一定要以此来責怪揚雄,那就請看《方言考》吧,《方言考》所收詞語中,在"云南昆明一县"还活着的,也只才"数十条"而已。

徐先生对前人詮解元曲工作的評价,也是欠公允的。他批評《五本解証》"有些并非俗語,不必解釋的,他也加以解釋。"批評《五剧箋疑》說:"其中方言,不过十分之三四,…不必詮釋的,他也收入里面,…就是解釋俗語,也是望文生訓,謬誤百出。"批評《南詞叙录》所附俗語七十条中有三十条并非方言。其实以上諸書主旨并不純在考証方言,徐先生拿《方言考》的尺度来进行批評,就显得未免高而不当了。

---

(上接243頁)

《論衡·卜筮篇》:"夫蓍之为言耆也,龟之为言旧也。"

《尔雅·释訓》:"鬼之言归也。"

"蓍、龟"是事物,而"耆、旧"是它們的"德"。古人用蓍龟卜問吉凶,因为他們認为蓍龟是"耆旧",寿命長,經驗多,能推測未来。"鬼"也是事物,"归"是它的"业"。古人以为"鬼"是人死归于幽阴不見的地方,所以"鬼"就是"归"。

用来作声訓的"耆、旧、归"当然也不是"蓍、龟、鬼"的本身意义,而是它們的引申义。但是这种例子和"犹"不同。"犹"例的說明引申义的字可以代替本詞,如"体国經野"可以說"分国經野","之言、之为言"后面的声訓字却不能代替本詞,如"命龟"不能說"命旧","鬼神"不能說"归神"。

**6. 讀为、讀曰、讀若、讀如** 格式是"甲讀为乙、甲讀曰乙、甲讀若乙、甲讀如乙"。"讀为、讀曰",經师或称之为"破讀",就是用本字、本义来說明假借字。例如:

《詩·卫風》:"淇則有泮。"郑玄笺:"泮讀为畔。"

《书·尧典》:"播时百谷。"郑玄注:"时讀曰莳。"

"泮"的意义本来是冰裂,"时"的意义本来是时日,这里当作畔岸、种植,"泮"和"时"都是假借字;而"讀为、讀曰"下面的"畔莳"就是用本字来"破"假借字。

"讀若、讀如",或者用本字来解釋假借字,或者用假借字来釋本字。前者如:

《礼記·儒行》:"竟信其志。"郑玄注:"信讀若屈伸之伸,假借也。"

"信"是假借字,"伸"是本字。

后者如:

《說文》:"勼,聚也。从勹,九声。讀若鳩。"

《書·堯典》有"方鳩僝工"的話。"鳩聚、鳩合"的"鳩",本字应該是"勼"。《說文》的"勼…讀若鳩",正是用《堯典》里的"方鳩"来說明这个不經見的"勼"字的意义的。

"讀为、讀曰"和"讀若、讀如"的分别就在这里:前者必然是用本字破假借字;后者不一定,可以用本字破假借字,也可以用假借字来解釋本字。

在一般訓詁專書里,沒有"讀曰、讀为"之类的說法,"体犹分也"的講法如果出現在《尔雅·釋詁》里,就会变成"体,分也"而沒有"犹"字,这些都說明傳注的解釋比較細密(《尔雅·釋訓》是例外,已經是傳注的体例了)。然而如果我們不了解这些术語的含意,讀起傳注来还是不知所云的。

# 语文短评

## 关联詞語使用不当

**749** 本書的“修辞部分”不仅仅拘泥于“几种修辞格”的分析，而是对文章的主題思想、全篇布局結构、句式的选擇等等皆予以全面的論述…（光明日报 1960年1月5日4版）

“不仅仅…而且”、“不是…而是”各自成对，意义不同，不能交錯着用。前一对：两层都承认，不过強調后一层；后一对：否认前一层，承认后一层。从全句看来，作者并不承认这本书“拘泥于…的分析”，应改用后一对。“皆予以”改成“作了”更好些。（余 磊）

**750** 我和周明坐在跑道上，背靠着起动車拉起呱来。虽然有时一两陣冷風刮过，象刀子一样刺人臉皮，和阳光晒到身上却很暖和舒适。（北京文学 1959年10月号，96頁）

表示轉折的連詞的格式是“虽然…但是…”，沒有“虽然…和…”的格式。本句中的两个分句，显然是表轉折关系的，应将后一个分句中的“和”改为“但”，或者删去“和”字。（何振中）

**751** 这一篇四千多字的小說，我們从中不仅看到了两个生动、活潑、有性格的一老一少的形象，字里行間也感到了作者所流露出来的可貴的革命激情。（北方文学 1960年2月号，82頁）

这句話的毛病有两处：1）“两个”和“一老一少的”应該換一下位置；2）“不仅”后面需要一个“而且”之类的連詞跟它呼应。要在“字里行間”前面加上“而且”，另外在“字里行間”前还要加一个“从”构成介詞結构作状語。（小 禾）

**752** 不仅是他們的演出条件好，…不仅是他們剛从中国戏曲学校毕业后，党就給安排了工作…而最重要的，他們更大的幸福，却是党在政治上对他們的关怀…（新观察 1960年第3期，17頁）

“不仅”的后面要用“而且”，不能用“而”；“而”的前面可以用“不”，不能用“不仅”。这里的“而”应改为“而且”。“却”也应删，要有轉折意味才能用“却”。（年 一）

**753** 只有运用“图解法”作分析的武器，就可使人一目了然。（中国語法教程〔上〕，49頁）

沒有“只有…就…”的格式，可把“就”改为“才”。（流 波）

**754** 首先我們認为提出这个問題的同学显然是出于盲目地对方块汉字的留恋不舍，但他們对于这个問題的理解是不明确的。（中国語文 1959年11月号，525頁）

正因为“对于这个問題的理解是不明确的”，所以才“盲目地对方块汉字”“留恋不舍”。前后两分句沒有意思的轉折，可将“但”删去。（刘明綱）

**755** 然而，正因为敌人是“丧家之犬”，則“鷄死”都要“扑翅”，“狗急”更要“跳牆”。（紅旗飄飄 第13集，94頁）

“正因为”与“則”搭配不上，而且这两个分句之間是轉折的关系，并不是因果的关系。試改为：“然而，敌人虽然是‘丧家之犬’，但是‘鷄死’都要‘扑翅’，‘狗急’更要‘跳牆’。”（苏以鳳）

**756** 你知道我也爱吹笛子，而且吹得很蹩脚；我不因为吹得不好而不吹，但也永远不爭取登台独奏（在家自然只能“独奏”）。（初中語文課本第三册 1959年第二版，36頁）

“我也爱吹笛子”和“吹得很蹩脚”是轉折关系，不能用表示遞进关系的連詞“而且”。“吹得很蹩脚”和“不因为吹得不好而不吹”之間也是轉折关系。如果要突出“爱吹笛子”和“吹得很蹩脚”之間的轉折关系，可把“而且”改为“但是”“只是”等；如果要突出“吹得很蹩脚”和“不因为吹得不好而不吹”之間的轉折关系，可把“而且”改为“虽然”，“蹩脚”后的分号改为逗号，再在“不因为”前添个“却”。（張正寰）

**757** 談到伪省長，那是另一回事，不論他口头怎样表示，沒有把握之前，就是不能輕信。因此跟我們談話的是敌人，跟敌人打交道，要提高警惕，不能簡單化…（野火春風斗古城 189頁）

从上下文看来，不是因果关系，所以“因此”用得不妥当，可改“因此”为“因为”。（陈民城）

758 倒不一定因为北京話儿音綴甜脆生动，非常漂亮才能表示爱的感情，倒是因为要表示爱的感情，才使这个詞"儿化"。（楊欣安等：现代汉語　第四册，161 頁）

"倒不一定因为…倒是因为…"嫌重复，可把"倒是"改成"而是"。（刘新友）

## 褒詞貶用

759 这里包含着两条做人之道的分岐：一条是劳动人民忘我的英勇斗爭的精神，一条是孜孜計較个人利害得失的所謂"士君子明哲保身"之道。（光明日报　1959 年 8 月 5 日 3 版）

"孜孜"有勤勉、勤謹的意思，是一个褒义詞，如"孜孜不倦地学习"。不是在特定的語言环境下，褒詞最好不要貶用。可以把"孜孜計較"改为"斤斤計較"。（吳劍揚）

760 在遵义召开了历史上有名的遵义会議，糾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軍事上組織上的錯誤，确立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新的領导。（中国教师　1959 年 6 期，13 頁）

通常我們說"具有决定意义"的事物，都是指正面的、肯定的，这里用于說明"錯誤"，不妥当，可去掉或換用"极不利于革命的"之类。（刘凱鳴）

761 美国侵略者在朝中人民軍队的联合反击下，牺牲了三十九万人。（时事手册　1959 年 16 期，37 頁）

这里用"牺牲"不妥当。应改为："…被消灭了三十九万人"。（沈偉民）

762 著名的丧权辱国条約"塘沽协定"，承認日寇占領东北热河，承認冀东为日寇"自由行动"的非武裝区，就是在这年五月三十一日簽訂的。（語文教学　1960 年 2 期，1 頁）

"著名的"这个詞有褒义，用在这里不妥当，应去掉；或改为"臭名昭著的"。"条約"前可加个"的"。（徐若冰）

763 如叛徒托洛茨基当他加入布尔什維克党的时候，对他过去肮脏的历史，只含糊其詞地声明說…。他的这个声明，眞是"含糊不清"的典范！（学什么，怎样学　141 頁）

"典范"是指可以供人学习的标准榜样，总是用在好的一面的，在本句，显然应改用中性詞"典型"。（何振中）

## 貶詞褒用

764 在男子 100 米蛙泳預賽中，戚烈云将和穆祥雄火拼，他俩都有打破世界記录的希望。（文汇报　1959 年 9 月 14 日 3 版）

"火拼"是貶义詞，一般有自相残杀的意思。这里指的是友誼的竞賽，要用比較和平的詞語，如"一比高下"，"展开激烈的竞賽"等。（仲　和）

765 只差几个月就要毕业了，瑪丽亚和她女友們都迫不及待地盼望着結业的那天。領上証書，走出学徒車間，成为一个正式的制鞋工人——这就是她們的梦想！（中国青年报　1959 年 12 月 4 日 4 版）

1）"梦想"是絕对不可能实现的想象，这里用"梦想"不妥，改用"理想"或"想象"。2）"結业那天"后应用冒号，表明提示作用。（朱泳燚）

766 有些人的身上并且开始滋長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品質的萌芽。（文艺报　1959 年 19-20 期，35 頁）

"滋长"含有貶意，一般用在表达不好的东西初出现的时候，如"滋长了自满情緒"等。"社会主义道德品质"不該用"滋长"，可以改为"出现"。（宋玉柱）

767 战友們許多杰出的英勇事迹常常在激动着他，对中国古典小說的爱好助長了他善于繪影繪声的才能…（文艺报　1959 年 19-20 期，80 頁）

"助长"的习惯用法有貶意，用在这里不很妥当。（宋玉柱）

768 她沒发覺变工队的女伴們傾窠圍上来，…立刻从她們怀抱里站起来。（收获　1959 年 4 期，118 頁）

"傾窠"是"傾巢"之誤。"傾巢"含有貶义，用在这里不对头。可換用"一齐"。（刘凱鳴）

769 文件上用精彩的文字所表达的战斗語言，具有强烈的煽动力量。（紅日　136 頁）

"煽动"通常是有貶意的。这里如果改用"鼓动"，既現成又貼切。（王金彥）

770 楊曉冬想：姓赵的同金环多日不見也許要拦留她多待一会。他輕輕冷笑一下，仍在耐心地等着。（野火春風斗古城　273 頁）

"冷笑"一詞，一般是含有貶义的，表示一种蔑視的思想行为。姓赵的和金环都是革命同志，楊晓冬对他們的爱情也是贊成的，因此用"冷笑"就有損原意，不如删去"冷"，在"笑"后面加一个"了"。（張文斌）

# 湖南师范学院語言教研組的教学和科学研究

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語言教研組在党总支的領导下，現在正按照新的跃进規划，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

（一）教学方面：本期开設了四門課：現代汉語（一、二年級）、古汉語（三年級）、語言学概論（中文系一年級和外語系二年級）以及專为中文系四年級开設的馬克思主义語言学專題講座。这些課程同过去比較有下列几个特点：

1）貫徹以毛主席的語言理論和党的語言政策为綱的精神进行教学。去年暑假以来，語言教研組的教师們开始了毛主席語言理論的学习和研究，初步認識到毛主席的語言理論在帮助我們怎样运用語言和怎样学习語言方面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体系，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語言学的巨大发展。毛主席的語言实踐印証并丰富了他自己的語言理論，树立了运用汉語的最高典范。这个学习和研究大大地提高了教师們的語言理論水平和語言教学水平。这期将进一步系統地具体地貫徹到教学內容、方法、实习各个方面去。如“馬克思主义語言理論專題講座”是系統地講授毛主席的語言理論和党的語文政策的。在“語言学概論”中也有專門講授的章节，現代汉語的各篇則是認眞貫徹推广普通話、文字改革、汉語規范化和建立新文風等政策的。

2）进一步貫徹理論联系实际的原則。教育革命以来，語言課的教学徹底改变了理論脫离实际的毛病，如語音教师备課前先了解学生发音情况，然后备課，針对实际情况进行方音辨正，并結合教学組織学生推广普通話，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学生发音和講普通話的水平。語法修辞加强了作业实习，每周至少作一次練习，而且方式多种多样，有分析詞句、改正病句、写短文和批改中学生作文等，改变了学生对現代汉語課感到枯燥无味、見而生厭的状况。本期准备再进一步加强作品語言分析，分析它的詞汇、語法、修辞以及篇章結构的特点，以提高学生分析、运用、欣賞語言的水平。

（二）科学研究方面：在全系規划的指导下，本期仍以教材建設为重点，結合进行其他方面的研究。

1）教材建設：本期在修改現代汉語教学大綱的基础上，修訂《現代汉語》講义（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分四册出版，湖南新华書店发行），完成《古汉語》講义的編写。并新編《現代汉語函授講义》（以前函授同常設制学生共用，为了更适合函授特点，所以另編一套），新編《語言学概論》講义。《馬克思主义語言学專題講座》的講稿也决定整理印发給四年級学生。

2）方言調查和普通話手册：全省方言普查已于去年全部完成。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編写普通話学习手册，今年“五一”以前完成全省四十八本学話手册（有些是两个接近的点共写一本），并写出湖南全省方言調查总結报告。还要編写一本适合全省人民学习普通話和全省各大中学教学普通話需要的《湖南人怎样学习普通話》和《湖南方言和北京語音对应規律》。这两个項目将在“七一”以前完成。

3）專題論文：已經写成或将在本期写成的論文有：《評北大“現代汉語”中册》、《毛主席对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的巨大貢献》、《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的語言研究》、《毛主席的“矛盾論”和“实踐論”对語言研究的巨大指导意义》。此外，还将經常为本系主編的《中文函授教学》（月刊）写些指导中学汉語教学的文章。

（三）推广普通話方面：在党总支領导下，团总支和語言教研組成立了普通話促进委員会，定出了詳細規划，規定“五一”以前全系基本改变方言面貌，全系各班都举行了跃进誓师大会，把推广普通話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現在語言組正負責統一訓練普通話輔导員，以及其他方面的指导工作。（秦旭卿）

## 征集語法分析的例句

汉語造句法非常灵活，很多句子的結构分析起来比較为难，对于語法研究富有启发性，可是一般語法書里对这类句子談得不多。我們知道很多語文工作者，特別是語文教师，經常留心乃至搜集这类句子，我們希望能抄录下来寄給我們作研究資料。請在每句之后注明出处，包括版本和頁碼。随便用什么紙，但請横写，一行不超过10厘米，以便剪貼。請寄：北京，西城，端王府夹道七号，語言研究所現代汉語小組。